

# 新遊記彙刊

第四

中華書局印行



# 新遊記彙刊卷之十九

## 陽羨遊覽記

我一

江南佳山水。陽羨其一也。昔人以買田陽羨爲韻事。形諸吟詠。讀者輒神往不置。吾家陽湖相距百里而羨耳。民國五年二月廿四日。應宜興縣教育會演講之招。乘便游覽。卽晚七時。由東門外附新商輪船局小輪赴蜀山。八時半抵埠。卽登湖汊航船。十一時始達。宿於船中。宜興至此。陸行三十六里。水程五十四里。航船每人僅收費六十文。央熟人李士嘉菊生二君爲嚮導。翌晨早餐畢。游磬山海會寺。磬山在宜興縣東南五十餘里。距湖汊十八里。海會寺距湖汊二十二里。游人或先至海會寺。後至磬山。或由磬山而至海會寺。道路均也。是日九時半乘輿登山。自市街十三里至橋亭菴。途皆石砌。騾馬及小車轉運山產。輿夫肩挑手挾。耶許而下者絡繹。產品竹爲大宗。木材石灰燒炭松枝竹筍之屬次之。

李君言斯山出品。每年值銀幣百數十萬云。旣登山。無處無竹。碧幹參天。濃蔭蔽地。人行其間。蕭然意遠。自橋亭菴至崇恩寺五里。寺居山之主峯。前有石坊。題曰勅建崇恩寺。其背有第一祖庭。蓋因昔有天隱和尚爲開山始祖。其徒四人。第四徒名玉林。乾隆時封爲國師。江南各寺多臨濟宗。系出天隱。如武進天寧寺。丹徒之金山寺皆是也。過石坊。一小阜。左右亂石齒齒。樹木繁茂。及門。和尚印品者出迎。客導入大殿。凡三楹。建於清宣統元年。至今尙未竣工。左入爲法堂。後爲廚房。自此出循山坡行。修篁萬千。前隔一澗。澗水汨汨作聲。四面峯巒擁翠。日光隱約於叢竹間。極清幽之致。有池曰洗鉢。寬不五尺。水澄碧。深尺許。終歲不增減。相傳爲天隱和尚洗鉢處。故名。殿後爲佛堂。上爲御書樓。樓三間。清康熙帝賜書藏此。現藏明版經冊七十餘卷。完整可誦。右屋三間爲禪堂。又三間爲天祖堂。余等茗談御書樓下。印品留飯。素餐頗佳。

出崇恩寺由間道行叢竹中。不半里得大路。過土地堂。達海會寺。寺居平地。右倚西川嶺。左扼鳳凰山。林木蔥鬱。山光上衣。寺內有屋百餘。大殿五間。工垂竣。後爲藏經樓。亦新建。左爲煦嫗堂。妙參方丈居之。陳設整潔。妙參深究佛學。吐屬風雅。書法亦佳。三十餘歲時。自常州天寧寺遣主是山。今六十餘矣。大殿及藏經樓。皆其募款建築。洵僧界之佼佼者。香積厨出素餐四碟。四碗。清且腴。吾尤愛其春筍。蓋甫掘於土中。視市買者風味殊也。

五時下山。菊生君導至自營之信康南貨號。適微雨。聞附近有窰。游興未闌。復往參觀。石灰窰圓形。累磚和土爲壁。高出地面數丈。底有門。所燒柴料。由門送入。灰亦由門出。柴取之山中。松杉枝幹價甚廉。石灰一窰。燒四日夜始成。窰頂無覆被。燃料如不甚乾。或陰雨。則成灰。時間須延長。用柴亦較多。大窰成灰千餘斤。小者數百斤。凡青石均可製灰。山民以石供給窰戶。俟出灰後。視

灰之斤數。價石之值。千斤灰之石。價不過三四十千。加以鑿石之工價。約六七十千。故成本並不爲巨。灰之在窰中者。大半成塊。惟至窰底。多爲碎灰。價較廉。炭窰製略異。窰口較小。而有頂。松枝或小樹或竹梢。均可爲燒炭之材料。宜興灰炭。運銷江北及上海者爲多。宜興山中多竹。種竹之法。冬季下根於土。其梢必削去。根卽自由發育。第一年生產不茂。第二年則一根產七八株。但有大年小年之別。大年出筍。小年產竹。隔年爲之。熟地之竹。必用肥料。以豆餅爲最佳。灰次之。施肥若干。卽出筍若干。並須翻土。三年不用肥料。則熟地等於荒山矣。荒山之生產地較廣。故不用肥料。筍之售價。以二十五斤爲一石。每石百數十文。但斤數無定。有以十八斤爲一石者。有以二十斤爲一石者。用充燃料之竹梢。每石僅值二百餘錢。且須足斤數云。竹之種類不一。毛竹最繁。產於荒山者極肥大。產於熟地者不大。色微紅。無論何產。均生毛筍。運售各地。爲春

時唯一之食品。其他名稱不必與學名相符。所爲胖竹。

可作筐筥籃邊之屬。苦竹可作筆桿烟管曬衣竿之屬。淡竹可作管簍。其葉可爲藥材及泡飲之料。此外如江竹、蓬條竹、夾竹、大山犒、架竹、稻扞、水竹、厚竹、金竹、銀竹、紫竹、羅漢竹、方竹等。不可勝數。且各地互有異同也。

宜興養業家各有專長。蜀山以茶壺名。種類形式多至千數。丁山以缸盆之屬名。粗細均有之。其泥亦分多種。紅泥價最昂。紫沙泥日漸缺少。以現狀觀之。更越若干年。將致告罄。嫩泥富有黏力。無論製作何器。必用少許。以收凝合之效。夾泥最劣。僅可製作粗器。白泥用製罐。鹹之屬。天青泥亦稱綠泥。產量亦少。豆沙泥則常品也。製器既成。必加以釉。分青黃赤白黑五種。上釉之手術頗有優劣。視其器之精美粗惡。量爲注意。余嘗參觀利用養器公司。在城內大街。有工人十餘。視其所長。各製一物。所用器具。不甚精密。矩車規車。以別大小方圓。篋子明針。以事剔括範律。絕無模型。故器之形狀大小。欲

求一律。全恃手勢之適當。幸歷久諳練。旋轉自如。雖百十具無絲毫差誤。各種泥坯。燒於蜀山窰內。公司中設一燒釉爐。用土搏築成圓形。四周有孔。俾通空氣。皿置其中。小者可數百件。大者亦數十件。積炭於上。凡燒四小時而器成矣。爐之中心有孔。自頂直貫爐底。善別火候者。立而俯視之。卽知器之成否。非老於此者不能。茶壺之製。發明於明代吳氏。婢名供春者。見其遺製。頗爲古雅。今則王玉林最有名。一器之成。全用手指捏製。不下千餘種。近亦有用模型者。然不如手製之精美。工人無養成之所。自幼實習。以迄成材。工資不等。視貨之精粗爲準。論件不論日。泥產於蜀丁二山。每石不過二角左右云。

間嘗於春秋佳日。游覽禹甸名勝。西湖幽秀。秦岱嶢嶸。中心羨之。不能或忘。驅車而北。循京張鐵道。出居庸關。攬長城之勝。形勢雄傑。駘宕歎觀。止焉。以磬山較之。直峭巖耳。乃吾游陽羨於其一邱一壑。獨徘徊留戀何哉。

太史公傳貨殖曰。得勢益彰。無他。以有資生者也。

### 陽羨紀遊

#### 一 澄

蘇文忠嘗云。我來陽羨。船入荆谿。意思豁然。似慳平生之願。文忠深愛宜興山水。故嘗在宜購置田產。並奏乞常州居住。殊有終老是鄉之意。山水之移人。亦盛矣哉。余往來宜深間。屢過荆谿。泛西沔而迄未一入城市。亦不暇搜巖探穴。過事深密之行。惟龍池善權洞諸勝。芒鞋竹杖。偶一隨緣。並載舊日記中。摘抄數則。以供世之好游者。爲先導焉。宜興於常州無錫。均日有小輪往返。可稱百里內之名區。聞者曷一蹤跡之乎。

#### 棲雲寺之石觀音

乙卯二月三日晨起。山溼陽埭頭村雇小舟。泛入長蕩湖。約十餘里。東至宜興界之黃家山停泊。登山進棲雲禪寺。繞寺之後。拾級直上。瞻禮石觀音像。像就石壁雕刻而成。身立鰲魚頭上。高約丈許。凌空竦立。神采奕然。

惟魚頭連在石壁。翹然而出。菩薩之身。則離壁約懸空尺許也。兩旁善財龍女像較小。亦離壁突出。惜上半身被毀。現以泥塑接續。相傳此石壁雕刻之工人。輪迴三世。繼續來此作工。始完成其事。雖未可盡信。而其堅忍不拔。能成此艱難之雕刻工程。則固可以不朽也。如吳中龍壽山房所藏元善繼法師血書華嚴經。成八十卷。轉生爲明相宋濂。後到茲寺。補寫告成。事同一例。蓋不昧前因。完成勝果。亦未始非精勤之一念充之耳。遂攀登山頂。西風甚大。湖光浩渺。來往帆船。飄搖湖上。小如飛燕。大浮山四面凌空。其圓如盂。憑眺移時。依徑而下。行三里許。南至周山村。有祠山廟。香火正盛。祈禱者絡繹於道。神忌豬肉。故該村人民自元旦起。至二月八日止。無敢食肉者。犯之輒病云。

#### 龍池山觀龍

久聞宜興龍池山水之勝。擬往游覽。友人某氏有典肆在張渚鎮。鎮距山祇十八里。願作東道主人。約游焉。二

月二十一日。午前十一時登舟。同游共三人。張渚屬宜

興境。去溧陽宜興各六十里。離戴埠祇三十里。午後三

時抵鎮。張渚出產。以竹木石灰及各山貨爲大宗。兼有

冶坊紙廠。全鎮商業甚盛。有市街數條。亦極熱鬧。駐有

警備隊一連。又有縣警民團。近山多盜。尙不得逞。志於

此。二十二日午前九時。肩輿行十餘里。入山。一路松林

繁密。綠陰幽翳。再約二三里。至龍池山。過從雲亭。古松

脩竹。蒼翠夾道。髣髴雲栖風景。又數轉折而上。至寺門。

曰澄光寺。在宋爲禹門禪院。康熙間始錫今名。週覽殿

宇巍然。叢林規制。晤住持悟深和尚。留午飯。午後登山

觀龍池。石徑直上。距寺約五里餘。余飯飽登山。胃病大

作。行不二里。嘔吐狼藉。目眩腿痠。然仍得步進步。匍匐

攀躋。終至山頂。有松數株。下陰六角石池。中有龍無數。

方首扁尾。黑身赤腹。腹有黑點。四足。前二足四爪。後二

足五爪。友人命輿夫捉取四尾。攜之而下。余因已力竭。

遂乘輿下坡。尤覺陡絕難行。回至寺中小憩。風雨驟至。

愛看山色。未忍垂放輿簾也。

### 善權洞

二十三日午後。往游善權寺。寺距張渚七里。四山環抱。

水竹縈迴。在昔蓋一巨剎焉。僧隱山。導游善權洞。越山

岡約一二里。至洞。洞寬約三畝。巖頂鍾乳垂滴。如掛瓔

珞。四壁石形。刻畫皴漏。洞口立石如峯。聳然獨立。有橫

石巨額。上有「慾界仙都」四字。洞壁上有崇禎間之留

題。及乾隆間唐邑令七律四首。復燔柴而進。內容縱廣。

與前洞相若。熱氣薈騰。如入浴鍋。滴水注地。滑濕不易

再進。遂退出。高郵李叟獨居此洞。約三年餘。訖不知內

通若干里也。出口緣山行。見洞下復有水洞。亦寬廣相

若。兩洞上下。如樓房。近洞山巖。有懸崖倒峽之勢。奇花

雜樹。點綴其間。飛泉噴湧。歎爲仙境。游竟回寺。寺後一

洞。亦幽絕可觀。此行有一感念。則善權洞之近旁。爲土

人開山取石。倘鑿伐不止。日益逼近。必將名蹟損傷。宜

請邑人加意。稍加限制。劃定開採之線。亦保護名勝之

盛事也。嘗見董文敏公有善權洞五律四首。其第一首之峽隱十字。尤曲盡該洞之勝。倘得善書者爲之補書。勒石洞中。亦足爲名山生色。是有望於當地之官紳耳。

附錄董文敏遊善權洞五律四首

神功開混沌。水府吐氤氳。峽隱將飛石。巖垂欲墮雲。龍腥陰壑迴。鳥道亂雲分。今日磨崖記。知同臧史羣。

西風撥雲盡。萬象劃然殊。地軸連離墨。仙宮闕藥珠。微明天有漏。大巧谷非愚。爲問探奇者。曾逢石髓無。

石徑幽無際。金堂永不扃。丹爐猶傍月。仙掌故捫星。駕鶴探雲笈。燃犀遁水靈。如聞淙響外。歷歷詠黃庭。

山霽氣初澄。攀蘿下復登。千峯攢積鐵。百仞矗層冰。澣雪看廬阜。隨花得武陵。平生耽勝事。選勝却輸僧。

余自游山歸。隨別溧陽而去。嗣有友自溧來。談述同游某君攜龍歸。幾因此受禍。蓋溧陽歲旱。往往由官赴龍池。迎龍禱雨。久成習慣。此次攜龍回城。出於游戲之舉。乃會逢其適。霖雨連綿。鄉民大譁。藉口將與爲難。卒致演戲備舟。禮送還山。始了此一重公案。夫靈物未必有靈。既爲一鄉之迷信所拘。決不可以一時戲弄之輕心。召一般鄉愚之起鬪。觀某君茲事。可以深戒。禮曰。毋不敬。諺云。戲無益。凡游名山勝水。有類是者。其亦當知所戒已。

遊南通縣記

懺僧

十月廿一日星期六。無錫萬安市教育會會長孫君藕生。偕會員十九人。縣立第六高等小學校校長孫君克明。偕教員六人。往南通縣參觀教育。同時乘上午十二點鐘客車出發。余性喜游。又忝任教職。例須往。以家於城。先期請假。至是日十二點二十分鐘。自城登車。若購往東最近之周涇巷三等票一紙。去銀五分。價與月台

票同。而手續較省。以此票僅俱出走柵欄之用。至于自錫往滬。則同行者已代余購有來回票也。登車與孫君筱英遇。四點三十分至滬站下車。運行李入梁溪旅館。旋訪汪君允宗於神州日報社。未晤。晚八時許。運行李至十六舖。登襄陽丸。孫君藕生與孫君筱英邢君健常以浴於岸。後至。失去衣箱一只。中儲衣服等件。先是攜行李下船。有多人紛紛繞客前。口呼邊舖甚多。客可隨我來。余疑爲流氓。乘間攫人物者。又疑爲脚夫代客搬移行李。數步。卽借端索費者。堅不信。實則江海輪船均以邊舖爲佳。有窗可望遠。兼通空氣。繞客而兜攬之者。蓋船中茶房。藉以博客歡。求厚賞也。

二十二日上午四點鐘。船方起行。將起行時。忽聞鑼聲異之。客爲言鳴鑼。所以召衆。俾全船水夫各司其事也。未知他船亦如是否。五時許。登夾板觀日出。一輪初起。色彩鮮紅。大如圓桌之面。微風拂拂。一片汪洋。較去夏浦口渡江時。精神尤爲爽快。下午二時。抵南通縣屬之

蘆涇港。時船仍在江心行。但稍緩。並不停輪。北岸有划船來載客登輪。復行載客登岸。行李雖多。但多給錢與輪船中茶房。尙能爲客盡力。及划舟抵岸。忽索渡資。每客兩角。云係舊例。凡鄉人之貧而求歸者。不肯解囊。則聚而攢毆之。或搶其帽。或褫其衣。大類五才子書所載阮小七等行徑。不意南通爲自治模範區。甫入境。卽遇此種半文半野之土匪。令人有稅駕無方。舉世荆棘之歎。僱小車至城。約十餘里。車價銀兩角。路闊數丈。高出於平地者亦數丈。係挑沿江沙土堆築而成。如海岸然。既可護田。又便行旅。兩旁分植楊柳。惟土質甚鬆。風起則塵揚。步行則沒足。背衣服行李。均作灰黃色。既而至南門外。住有斐旅館。係就三官殿舊址改建。旁多綠竹。地頗清幽。取詩菴竹猗猗。有斐君子之義。廳事懸張齋老聯。一請爲誦鄭風詩。適子之館。授子之粢。不能忘魯論語。察其所止。觀其所安。一語有含蓄。少年人不能無此警之。孫君光明藕生仁初三人。往見教育會會長。



余與孫君君脩閒步入城。見南門額爲江山。蓋以其正對長江及狼山軍山馬鞍諸山也。入城可直行至公署前。自公署前東行。則爲東門。額曰寧波。西門額曰來恩。無北門。因昔日多盜。故自前明已堵塞云。時辰鐘樓在公署前。報火警鐘附之。民國元年。宜興儲南強任南通縣時所建。上誌緣起。文頗古奧。有「警政耳目於號令」句。仰觀久之。始能成誦。聯爲「疇昔是州今是縣」。江淮之委海之端。則頗貼切。出東門沿城濠至南門歸館。途中見一宅第。門立石碑。高約四五尺。闊半之。右刻孫石渠先生授徒處八大字。左爲生徒姓名。有註已故者。共數十人。再左爲民國二年某月日立。其爲東漢康成。西河文中。敘澤深長。故人思之歎。抑如下民之稱頌官府功德。有去思碑德政碑等。爲循例之舉動耶。是又江南北風俗之不同者矣。

點三十分鐘。隨衆至代用師範。參觀附屬小學校。代用師範在南門外。左右皆水。芙蓉蘆葦。相間而花。風景之佳。不減西湖。參觀既出。復入城游覽。見全城商店。僅西城有綢緞莊一所。洋貨店數家。並新建之銀行屋。裝置較爲宏麗。餘均舉手可以及檐。而香粉店極多。則以普通婦女。抹脂塗粉。其風氣尙未悉除也。牌坊亦以南通爲最盛。自南門至公署前。共六七座。均明季之顯宦。自公署而東。則有清初之狀元榜眼探花等坊。均蝨巨石爲之。蘿蔔有長而紅。圓而白者。吾輩從前所見。凡江北人販運南來。適與相反。故見之均以爲異。無茶坊而多酒肆。酒招有山西汾酒陳雪酒等名目。山西汾酒實土製之燒酒耳。憶去秋客山西時。主人以汾酒觴客。爲不敬。重價購南往之紹興釀。客飲未酣。而主人已所費不資。常爲盛額。故此入肆。卽以陳雪酒爲言。乃肆中人呆若木雞。莫名其妙。殆陳雪酒三字。亦假託者也。安慰之。使但以所有者出。則質濁而色濃。飲畢殊爲懊喪。見

通美品。如醬瓜醬薑醬菜飯等。色味俱佳。殊堪入口。八

柱貼有出售生醅字樣。想生醅卽新醅。必爲新酒無疑。向所飲者。或彼之陳酒耳。卽令取生醅來。果與沿江一帶如常熟江陰農家所自製之白酒無異。味澀而色獨清。購油煎豆腐乾爲下酒物。蓋除此亦無他物可食。惟與驢肉同煮之豬肉耳。豆腐乾形圓而大。徑長二寸餘。先塗以粉黃之色。非油煎不能食也。此行與莘農君脩兩君偕。而君脩不善飲。謂爲我二人之陪賓云。

二十四日。同人有往觀圖書館博物院及農校者。余以所見附屬教授尙未盡。卽與孫君莘農邵君虞臣等。仍往附屬參觀。因是日爲省立第七中學開運動會。師範生並附屬教師。有往觀者。故科目不無更動。與余所往之旨相違背。見三年級國文讀法一時。係選授。不用課本。所選均深淺合度。無任欽佩。博物院本屬師範。爲教授上實驗之用。近以管理不易。劃歸公有。方從事整頓。暫停參觀。午飯時。因上海參觀團之要求。由該校某先生導往一觀。余等亦隨往。入門右行。爲相禽閣。有張

喬老集陶潛王維語聯。「見樹木交榮。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致。」待春山可望。白鷗矯翼。倘能從我游乎。」行時。校中已午飯。初約食畢。而後食客恐逾期。勞人守候。故游未暢。恩恩隨人曲折行。至衆石聚居之所。有一石巍然卓立。如人狀態。奇張喬老題。謂係顧氏珠媚園物。光緒癸卯。狼山總兵朱鴻章。送常熟相國。不受。棄之福山江干。越七年。山齋老歸。而納諸院。世門巧宦。獻媚於人。無微不至。石如有靈。亦當感邦人之德。而歎一身所經之多矣。於竹木交加之際。忽見屋數楹。亦懸有張喬老聯。「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旁列金石古物及古佛像。由各鄉搜集而至。亦有由私人投贈者。古色斑斕。足動人無窮之感。想吾邑當光復時。凡舊存佛像。必搗破而踐踏之。甚至刻於石者。亦必抉其目。刮其面。使皆殘缺不全。而後快。抑又何耶。下午往縣立女子師範學校。意在考察其經費校舍。及延請教員。招收學生各事宜。以與余從前所經種種。

之困難相比較。晤范姚校長及學監某夫人。始知該校亦始於張嵩老兄弟。校址購自顧氏之珠媚園。有田若干畝。爲基金。現在則劃歸縣有。每年約需經費銀八千餘元。屋舍宏敞。設備完全。迥非我無錫縣立女子師範學校可比。附屬教師。全係師範畢業生。每授課一時。俸銀二角。師範教師。則男多於女。每授課一時。俸銀四角。與無錫同。而教師之不能常駐。與學生之不能終業。其情形亦復相同。惟校長爲一老婦人。富於家庭。學校之實驗。學識又復過人。成材之多。要可想見。決非如普通辦理女學者。以校長教員爲一種職業。僅造就一般女學生已也。是又吾輩濫竽女學者所望而滋愧矣。

二十五日。參觀縣立第一小學校。三年級修身。一年級國文。均用課本。講解極誠懇。竹工成績。有數學生合刻之對多副。懸掛客座。未見教授大楷。學生各自臨帖畢。教師卽就教室改削。指示用墨用筆之法。隨時發還。似較諸課後發還者有益。然吾江南拘於形式。教師對於教授上。不敢有所主張。常隨人俯仰。衆以爲須如是方合。則余亦如是之而已。學生有自治會。其組織方法。未  
知詳細。詢是日課後。適值該會開會之期。余等卽列席旁聽。見會長亦係學生。正在提議司法部警察部章程。有罰金一條。兩派爭論甚烈。舉動文明。恐搗亂之國會。胡謫之議員。尙無如此莊嚴也。

二十六日。游狼山。先是開旅館帳房。據稱由南門往。計程十八里。僱獨輪小車。約銅元十五六枚。隨路可以呼喚。若令旅館代僱。則須銀兩角。是日起甚早。擬至狼山早膳。故步行至大路口。僱車同行者有孫君莘農。薛君仲範等四五人。中途有曹公廟。廟前有曹公墓。蓋明季鄉人之禦倭而死者也。碑文曰。明忠節曹頂之墓。再行有邱陵一道。旁碑字大徑尺。曰。倭子墳。則倭人之被俘而死者也。所行路均平坦。路有巡警候車。過持票向客捐銅元一枚。將至有殘廢院。於門外路旁。設一方桶。勸客捐輸。謂未設殘廢院時。一般罷癱殘疾之人。常沿路

乞討。煩苦過客。今既收而養之。使道路清靜。窮民得所。仁人君子。亦當量力佈施云云。入內。見男女老幼無數。或爲盲。或爲啞。或缺其手足。然各有所事。又常彼此互助。如盲而索綯。則缺足者用手持草與之。啞而手足便利者。復擊草使柔。遇田君揚州人。云將設盲啞學校。約於陰歷十一月朔開學。並導觀各室。既出。就山麓。食物僅麪及餛飩。每人銅元四枚。共五人。已罄其所有。不足。且合餛飩與麪而一之。食畢登山。遇孫君筱英等。亦至。過準提菴。叩門入內。少憩。菴有詩僧芥舟。新故柱懸古琴兩張。座中書畫數事。均近人筆。他無所見。山準提菴而西。稍北爲猿山寺。有額曰第一山。聯爲「長嘯一聲。山鳴谷應。」舉首四顧。海闊天空。」不著作者姓名。而門額曰「更上一層。」則清光緒八年通州知州長沙陶仲寬書也。聯語壯大。額字雄奇。均足與山相稱。後有塔曰支雲。登塔巔。山光水色。與寒日平沙相輝映。誠大觀也。殿壁有石刻古人記游詩。並山景圖。寺門而南。

行至山麓。有僧立小學校一所。教師亦僧人。名學權。服僧服。腰束以帶。學生數十人。時方游散。余等以下午三點鐘。須齊集旅館。整裝作歸計。不能久游。卽出。忽見有石坊一座。在道旁。朱字橫額三。中爲唐駱賓王墓。右爲宋金將軍墓。左爲閩處士劉南廬墓。坊後隙地一方。再進。三墓並列。前圍以石。距三墓約數丈。稍東有施小姑墓。旁書咸豐庚申。嶺南泊長英。長白長順保。郡人蔣步。要必與唐賢宋傑。足傳千古。吾人讀史至國家顛危之際。往往歎古人之不遇。天意之難憑。今則生爲豪傑。死葬名山。亦足慰矣。擬雇車行。因零錢用盡。而以銀元易銅元。歷數家不能得。蓋居民謹愿。恐受客欺也。抵旅館。已下午四點鐘。與孫君莘農各食蛋炒飯一客。共銀三角。價廉而味美。余曰。早知如此。吾輩卽日以蛋炒飯果腹亦可。且旅館何他物皆昂。而此獨廉耶。孫曰。或爲旅館之臨去秋波乎。相與收拾行李。雇車行。來時知蘆溼。

港無碼頭。下水輪抵埠。必在夜間。人多上下不便。故決計回里日。乘天生港太古船。邵君虞臣以病瘧乘轎行。自旅館至天生港碼頭。計程二十五里。轎價銀一元二角。車價每輛三角六分。均由旅館代僱。過蘆涇港。天已昏暗。前後不能相見。甚苦。旅館有到城接客者。先期訂定住施福記旅館。故將至天生港。卽有茶房持燈相迎。歡聲雷動。若慶更生焉。旅館共六家。旁有雜貨店而兼賣點心者一家。時已閉門。無所食。余苦腹飢。背衆獨往探問。至則同人已先有一二人在。因商令煎冷饅頭三十枚。雞蛋二十枚分食。時計夜十二點鐘。輪船可至。卽回旅館。出被褥略臥。天雨而寒。時刻驚心。大似二十年前應童子試。夜半起。提考具候考官點名景象。一點鐘後。同人已無睡者。羣集旅館中間。低首兀坐。久坐無聊。則起而閒步。步久復睡。睡未熟又起。循環往復。狀殊可笑。

二十七日晨九點四十分。茶房在江岸遠望者歸。始云

已見濃烟一縷。自上游來。少頃船至。茶房爲肩行李。客紛紛隨之。先至薑船。薑船亦須購票。出費每客銀兩角。既登輪。所見一如來時。惟來時未飯。至是適屆十二點鐘。開飯。茶房招客食。常例惟房艙客有飯有菜。集數人圍一桌而食。菜四碟四碗。尙不惡。統艙則有飯無菜。見苦力者常食飽而復儲之以行。因飯不另加錢。均包含在船價之內。據茶房云。並有衣衫藍縷。不購船票食船之飯。坐船以行者。江湖落魄。賢者不免。亦無如之何也。沿路有塔燈。以避暗礁。塔燈相距常三十里。觀之可以知所行路爲若干。終日雨未止。風浪大作。將至上海時。尤甚。船爲播揚。抵岸在下午七點鐘。先登者。先自僱車冒雨投梁溪旅館。

二十八日上午雨甚悶。擬訪舊時諸弟子。恩恩未果。午飯後三點鐘天晴。遂乘車返錫。計此行於教育愧無所得。且誦經拜懺之頭陀。又不足與語禪理。故雜記所經。備平時之省覽。不曰參觀。而曰游南通云爾。

# 南通紀遊

王元照

民國八年四月初旬間。校中春假。鎮日多暇。乃偕三  
四同學。漫游狼軍諸山。恣觀博物院圖書館公園等  
處。管見所及。拉雜書之。聊誌雪泥鴻爪云爾。

四月六日晨。餐甫罷。由唐家閘搭小輪啟行。唐家閘者  
乃工廠薈萃之區。實業發祥之地也。不數小時。抵南通  
城。進西門。城中街衢狹隘。行人擁擠。店舖規模多小。而  
屋宇亦低。業棉紗土布者甚夥。足見該地紡織業之興  
盛。產棉之豐。裕出南門。有馬路。尙寬廣。屋宇亦較高敞。  
蓋模範市場也。道經市場。至東公園。內有運動場。其隙  
地植桑甚繁。示提倡蠶桑歟。（南通蠶桑事業不甚發  
達。）出東公園。經公園第二橋。不數武。至北公園。園析  
南北兩區。南區有彈子房。測力儀器亭。北區有網球場。  
氣鎗室。入北區。經公園第三橋。蒞湖心亭。重樓高聳。繞  
以碧欄。室內陳設雅潔。秩然有序。登樓下瞰。五公園全  
景。盡收眼底。遙矚狼軍諸山。隱約於烟雲縹緲之中。亭

三面臨湖。湖水清冽。煮水烹茗。堪資談助。湖畔有柳。修  
柯憂雲。低枝拂潭。徘徊移時。乃下樓。循來道。經公園第  
一橋。至南公園。園中惟屋數楹而已。須臾卽出。至西公  
園。劇場在焉。劇場前有茅亭。有樹木。再進。乃中公園。內  
有假山。怪石錯置。虎踞壁峙。有花木。嫣紅姹紫。爭妍鬪  
豔。亭臺也。樓閣也。結構幽雅。室內几榻雜陳。布置有條  
不紊。風景之佳。甲五公園。茲五公園環湖而築。合之實  
一大公園。乃張季直先生慘澹經營者也。流連久之。出  
中公園。過西公園。行里許。蒞博物院。該院亦爲張先生  
所經營。位先生住宅之旁。以某君介紹。得入院游覽。院  
址甚廣。由右首進。有室。額曰相禽閣。折而北行。有平屋  
五六椽。內畜駝鳥。鸚鵡。猿猴數頭。再進。至北館。館門緊  
閉。院役爲啟。鑰導吾等入。樓下陳列者。有大魚骨。長約  
丈許。色灰白而質堅。及各種動物骨骸多件。又有木化  
魚化。水草化等之礦石。頗多。樓上陳列者。純係書畫。蔚  
然大觀。閱覽久之。乃出。折而南行。有一亭。顏曰國秀亭。

內陳列各種竹刻及礪石亭前有假山。又有白石晶瑩如玉。各標以名。一覽瞭然。西行數武。至一室。室內陳列各種運動器具。室之西有運動場。場敷以水門汀。如跑冰塲。然復經國秀亭。再南行。有樓巍然。額曰博物館。亦稱南館。有聯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館門亦緊閉。院役又爲啟鑰。吾等隨之入。樓下陳列者。有動植礦諸物標本及機器模型。乃上盤旋之梯而登樓。樓上陳列者。有唐宋鼎彝。清朝御袍。象牙雕刻品。玉璽。古錢。及各種古玩。精華所萃。皆希世之寶。又有番苗之織物。韓人之衣冠。西藏之銅壺。南洋羣島台灣各地土人之製造品及盜器等物。典麗喬皇。目不暇接。而張季直先生之殿試考卷。洪憲皇帝之詔書。亦在其列。徘徊移時。乃出館之四周。陳列者有金塑佛像。古代琴碑與碑石。而意大利之古碑。清康熙朝之喇嘛塔。與臧窰窰缸。明萬歷年間之瓶。鑪。與鹽桶。宋咸淳間之脊頂。尤爲罕觀。蔽於前者。曰中館。時促不及往。介於

中館北館間者。有方池。池中有噴水塔。有金魚。山南館折而東行。經花房。有平地突起如土墩。墩之上。綠茵繽紛。蒼松杈枒。有茅亭。顏曰「長吉羊舍」。頗饒風趣。再行數武。有平屋四五椽。內畜金兔。樹貓。獐。麝。數頭。面屋有池。幕以鐵絲網。中植老樹一枝。鴛鴦鷺鳥相與戲。池之前。有平屋二三間。內畜白鶴。金雞。數頭。再進至一室。額曰「藤東水榭」。有聯云「待其送夕陽迎素月」。若已窺烟液臨滄洲。一院中隙地。滿植花草。各標有名。易於識別。繞院一周。而出行里許。至圖書館。該館亦係張季直先生所創辦。常人納資銅元兩枚。購券入內。職員某導吾等至閱覽室。窗扉四啟。光線頗佳。陳設桌椅書架。數事。清潔有序。備有書籍。報紙。雜誌。任人瀏覽。既又至藏書室。右室藏大幅輿圖。左室藏學校教科應用之掛圖。及碑帖多部。再進登樓。樓上前後兩室。藏書極富。大半係舊籍。爲坊間所罕見者。英日文書籍寥寥數冊而已。觀覽移時。乃下樓。復至閱覽室。休息片時。出圖書館。

搭小車過城。返校日已昏矣。

游城之翌日。仍由唐家閘乘小輪至城。步行穿城。搭小車。直指狼山。沿途風景映入眼簾。農人力耕於田間。香客絡繹於道上。行行復行行。狼山已現於目前。山勢嵯峨。怪石突兀。樹木蔭翳。蒼翠欲滴。至山之東麓。下車。盲啞學校。殘廢院。觀音禪院皆在焉。盲啞學校。殘廢院同在一處。悉爲張季直先生捐資興建。入盲啞學校。晤該校主任。頗慤懃。導吾等至盲學生教室。既又至啞學生教室。適皆在上課。參觀片時。順道至殘廢院。老者少者。或瞎一眼。或瞎一足。編編織織。各作其業。蓋殘廢者之工場也。稍息。乃出不數武。至觀音禪院。該禪院乃張先生新近捐資經營者也。朱門煥然。光可鑑人。甫進門。有石坊屹立庭中。上鐫「靈山勝地」四字。穿坊。有樓巍然。卽觀音閣也。中供觀音一尊。儀容肅穆。跏趺而坐。祈禱者喃喃之聲。不絕於耳。出閣之後門。有小佛閣。閣緊依山壁而築。結構頗玲瓏。中供小佛龕一尊。香烟繚繞。風景清幽。介乎兩閣間者有池。圍以石欄。山上潮氣成點而降於池。其聲淙淙。徘徊移時。出觀音禪院。行半里許。蒞南麓。乃拾級登山。至中途。略息。力疾而上。及巔。有古刹。額曰「第一山」。有聯曰「長嘯一聲山鳴谷應」。舉頭四顧。海闊天空。更上。經大雄寶殿。萃景樓。蒞支雲塔。張季直先生有聯云「我佛見一切善男善女人。皆當歡喜」。是塔具七寶大乘上乘相。何等莊嚴。乃相率而登。及巔。憑欄下瞰。屋舍若搏。蒲行人若螻蟻。良田萬頃。阡陌縱橫。遠眺長江如帶。洪濤洶湧。風帆出沒。穹蒼一碧。與水相接。而軍劍諸山。歷歷在目。流連移時。乃下塔。出寺。經川至菴。笠雲亭。山腰官閣。福慧菴。而至白衣菴。入菴。有佛堂。張季直先生題其額曰「善根壽相」。有聯曰「滄海桑田。不管萬家憂樂」。松風水月。常留四季清華」。由堂之後室上梯。登樓。額曰「望海樓」。有聯云「難名浩蕩今觀海」。一掃烟埃。更上樓。推窗遠望。長江浩蕩如海。斯樓之所由名歟。寺僧供茶數盞。茗談片



時乃下樓出菴。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下山行里許。經劍山。至軍山。拾級而上。蒞中途。有茅亭。略息。更上。及巔。氣象台在焉。回顧狼山。遙相對峙。入氣象台前門。至會客室。晤職員某。導吾等至辦事室。室之四壁。懸有天文圖多幅。有地球儀。晴雨表等器具。又有無線電機一具。據云與上海徐家匯之氣象台互通消息。旋又登樓。中置測風儀一具。須臾卽下樓。出側門。有場。廣袤可丈許。中置測雨儀一具。及他種儀器數具。觀覽久之。乃出。山有寺。未及往。有樹木。風景不如狼山遠甚。下山搭小車。經城返校。時已夕陽西下矣。至於劍山。毫無景色。不足記也。

### 揚州紀遊

#### 橋西

予旅京口。每於天日晴美。攜瞭遠鏡。登金山慈壽塔。於依稀雲樹中。見揚城古塔。巋然傍天際。遂慨然興往游之念。顧人事鞅掌。卒卒鮮暇。值辛亥先烈斷頭折臂所。羸遺一日之休息。予遂於此一日中。克了夙願。然則予

之游揚。謂爲先烈所賜。亦無不可。歸而誌之。亦以不忘諸先烈云耳。

是日上午九時。自鎮江發。乘招商小輪。同行者郭何朱三君。於十二時抵揚。訪新河灣某商號。其主人導觀龍衣菴。相傳此菴。乾隆於此曬龍衣。故名。菴甚狹小。偶像排列殆遍。所供高宗龍牌。尙未棄去。菴居女尼二。中年女子一。老翁一。翁老且耄矣。白髮垂垂。目雙瞎。而面若塗硃。予進菴時。見翁坐。口喃喃。誦不已。若不知予等入者。女尼出問。予喧佛號。爲設茶。其中年女子。問予邦族甚悉。予告以廣東。女子云。亦曾居廣州三年。言廣州風俗頗悉。予叩以老者喃喃何爲。答云。老者修行十數年。其誦者金剛經。或心經也。菴門前植白菓樹二。大數抱。枝柯二者如一。旣出。遂由主人飭人導予入城。稅一旅舍居焉。

旣至棧。午餐後。乃由棧僕導予游何園。園構造略似蘇州之留園。而泉石之勝過之。惟留園池邊之石。奇峯縹

雲如萬山屏拱。而何園則無此景。園荒廢已甚。衰柳殘荷。棟宇凋敝。無處不起淒其之感。架上書卷。蠹蝕已遍。予頗嘆惜。守園者更指樓上所藏。云視此奚止千倍。自主人逝後。已供蠹魚嬉游。宴息之所。此區區者亦何足悼。又指觀山石。云疊此石時。膠石之灰。皆以糯米飯同搗。用糯米亦一百餘石。取其灰視之。堅乃過於石。其餘玩器書畫。多不足觀。美者當已移去。總觀園之構造。樓宇雲連。泉石幽曲。不可謂非一大觀。然樹木太少。又無隙地。此則爲可訾也。古人造園。以空地多。樹木濃。庭院但隱約於深林之中。使游者遙指爲某院某館。而遍目皆邱林繁卉。方不乖園字之義。既出。至萬佛樓。樓中遍壁皆小佛。有一睡佛。其大過於人。欹倚於床。曲肱枕首。承以錦褥。覆以繡被。此則寺僧詭譎之術。設爲奇特。炫婦女之耳目。而借端以斂財者也。出萬佛樓。乃往北郭觀徐寶山祠。其祠不甚宏麗。中立寶山銅像。其側又一軍官銅像。云是浦口戰死者。兩銅像均戎裝。曲其手。

似握所佩劍。然又無劍。豈爲人取去耶。其像鑄造之法。至爲惡劣。一似未經刮磨也者。其神氣則更不堪聞矣。且銅像皆製作古銅色。此則金色如佛殿之如來。其立臺亦製以銅。高闊僅尺有奇。此均得未曾見。予過香港。見匯豐銀行之銅像。立以大理石之臺。神采躍躍。其餘所見。亦皆精神勃然。其立臺皆築以石。高盈丈。鑲製至精。今觀於此。委瑣闕茸。誠不啻霄壤之別。出祠不數武。至天寧寺。建築宏偉。頗具大觀。而其精麗不及京口金山。因已下午五時。暮烟已迷。遂歸寓。稍憇食於迎春園。飲饌殊劣。而拭面之巾。惡氣攻人。其杯盤之屬。皆不洗滌。役人特爲予等設洋式玻璃杯。而此杯則糖膩膠手。蓋揚州之酒。多製以糖。糖質之多。無異洋酒之口力沙。而此杯則飲罷未經洗滌者也。其役人亦至庸劣。每捧茶酒。必以大指豎杯中。而指之沒於茶酒中者盈寸。艸艸果腹。遂歸寓。朱何二君。倦游一日。九時。解聲作矣。予與郭君畏生床帳。二時始入寐。是夜揚城。

云緝獲數黨人。陡起戒嚴。遍搜客旅。而南河下且斷交通。寓主要予覓保。予謂予既有保人。則不必寓旅舍矣。棧被閉不已。乃倚□□號蓋。戳作保。夫揚州水陸梗塞。地非要害。縱能佔據。亦不可守。黨人雖愚。當不至是。此亦偵探求售之詭術耳。

十一日六時起。盥濯畢。進食。七時出寓。至天寧寺略憩。賃游湖艇。八時啟棹。先經城濠。然後至湖。湖闊不數丈。至小金山而稍寬。湖水清淺。深僅沒膝。滿生碧茜。兩岸垂楊疏荻。交映水而青翠。接人微風乍動。蘆葉瑟瑟。作響。而碧波微縹。時見鵝鴨游泳。小舟橫水。畫船三四。參差欵乃。舟行未幾。綠楊村酒家在望。碧帘直揭。旣乃抵小金山。樓舍雖非宏壯。而玲瓏纖巧。三面皆水。石欄圍遶。坐欄稍憩。湖光媚人。有小山。疊石作巖壑。崎嶇穿石而上。約略似金山之頂。望五亭橋。法海塔。已在咫尺。下山在僧舍稍坐。復出。乃行至堤上。堤長十餘丈。兩邊植楊柳。堤之盡處。有亭。立亭際。望橋塔更近。總觀小金山

之勝。湖光柳色。秀淡已極。駐足其間。恍如入世外桃源。無復有烟火氣。予爲之流連不能遽去。旣登舟。猶回眸瞻望。舟行初便。欲至五亭橋。法海塔。舟子云。先到平山堂。返棹乃游橋上。於是直詣平山堂。望兩岸。時見高阜。而湖中亦間有小邱。予閱揚州鼓吹詞序云。「揚州有蜀岡。延亙四十里。一郡之勝。皆萃於此。」而揚之岡陵。實未有長至四十里者。蜀岡之迹。得勿此耶。而煬帝之艷迹。所謂玉鈎斜雷塘諸地。亦終難得其遺址。十一時至平山堂。平山堂建於宋郡守歐陽修。臨民之暇。嘯咏其中。夏月取荷花百朶。插四座。命妓以花傳客。行酒。往往載月而返。前輩風流。於此想見。平山之名。蓋以江南諸山。皆拱揖於檻前。與此堂平。故曰平山。予登高而望。但見峯巒獻秀。草木際天。游觀之美。可云至極。無怪永叔當日流連。堂建築亦頗精美。內供奉永叔像。像爲石刻。氣度雍容。具見儒臣風度。而永叔像前。復供一神位。曰劉雲大仙。新若初構。予詢僧劉雲爲何人。僧

云去年曾駐兵院落。蹂躪不堪。大仙於是顯靈。自稱劉雲。呵止之。不聽。斃十餘人。因此遂從祀永叔云。不倫不類。姑妄言。姑妄聽耳。既乃訪第五泉。稍憩。吸水煮茗。然殊不見芳冽。此則沙彌不諳煮法。復用銅鼎。又無佳茗。非泉病也。座中復來日人三名。僧酬應週到。歡迎盡至。脅肩之態。筆不可罄。吾國民每見外人。輒都如此。一若得外人之一顧一笑。便增莫大之榮。嗟乎。此非個人人格之問題。實一國命運之所猶關也。予此來。小金山平山堂。見題壁之詩。頗有佳什。不似京口諸勝。丈二詩人之多也。一江之隔。風氣不同如是。遍覽一過。遂出。

既下平山堂。見山下一石碣。巍然高立。就讀之。爲處女李媛墓。著碣者乃其師。述處女廬陵人。居揚州。饒於財。然布衣蔬食。不以豪富自恣。好讀書。初學於滬。鄙滬上風紀之不整。歸揚。從之游。專攻古文辭。旁及詩賦英文算學。慕桐城吳芝瑛之爲人。不幸以病卒。享年二十有一云。碣建於宣統末年。讀既。乃循路登觀音山之廟。

宇不甚可紀。惟略高。望江南諸峯。如屏而拱。更勝於平山堂也。榜人謂二月十九觀音誕辰。士女傾城。出衣香鬢影。當有可觀。此時惟衰樛敗宇耳。遂下山登舟。返棹至五亭橋。登焉。橋築以白石。建造甚宏。橋頂建五亭。故名。復至法海塔。其祠廟已就傾圮。惟乾隆之碑。尙巖然峙立。其餘則蔓艸荒烟而已。披荆剪莽。始得步至塔下。塔形如瓶。不甚高中。實穴一洞。內供佛像。就塔下樵婦問之。謂是西方接引菩薩云。予更欲至念四橋。榜人云。是處景物荒涼。不堪觸目。因時已過午。須急回寓。遂不果往。然讀杜舍人玉人何處之作。則知荒涼不自今日始矣。乃下舟復過小金山。看垂楊畫宇。仍然對岸低徊。殷殷期後會也。舟泊天寧寺。登岸。至酒家午餐。忽忽返寓。已二時十分矣。遂出寓。乘輪渡江而歸。

### 揚鎮錫蘇履痕錄

徐介

余嘗讀唐人詩焉。對於杜牧之二十四橋明月夜。春風十里揚州路等句。未嘗不心兮往之。又嘗聞教育

家者焉。曰無錫蘇州之教育較之海上有過之無不及也。亦未嘗不心兮往之。而本年本省省立學校聯合運動會。適開於揚州。我校四年級同學。又得便道。一觀無錫蘇州之教育。而如余之誦陋不文者。又均得參與其列。其將償我素志矣。是爲序。

民國五年十月三十日。爲我校四年級全體及各級中選手。附屬小學童子軍。赴省立學校第三次聯合運動會之期。此次運動之地點在揚州。先一日。舍監咨照明日五時起身。五時三十分早膳。六時出發。及期悉依行之。四年級全體三十餘人。各級選手視四年級全體約增十人。附屬小學校童子軍二十餘人。職員三役人。三百餘人。乘八時二十分早車西行。五時許始抵鎮江。登小輪北駛。八時許抵瓜州。憑窗眺望。天上則一鉤新月。江右則萬點燈光。倒映水中。隨波濤以震盪。絕妙夜景。可作一幅天然圖畫看也。過瓜州入運河。河狹而淺。輪不能速行。達揚州。已十時許矣。步行往第五師範。

附屬小學校寓所也。宿雨新霽。街道不平。多積水。殊苦於行。及達。已十一時矣。

三十一日。火曜晴。晨七時。宿舍中地少人多。窗又盡閉。故空氣混濁。出外一吸新鮮空氣。殊覺暢快。盥洗畢。早膳。膳畢。與謝子守先等出寓所。西行至大儒坊。折而北。

出天寧門。天寧寺卽峙於其前。入覽焉。寺凡三進。畫棟雕樑。屋宇宏敞。最後進有藏經閣。登其巔。可眺遠。移時下折而東。入史公祠。瓦屋數間。布置井然。內多字畫。茲擇聯語之佳者錄之。其一云。「殘局泣孤臣。讀奏草終篇。尤見行間含血淚。」湖原同一派。幸梅花無恙。又從亂後拜忠靈。」其二云。「萬點梅花盡是孤臣血淚。」

「一坏故土還留勝國衣冠。」其三云。「舟楫何時如此。江湖宜縱酒。」與亡莫問。且將風月佐題詩。」屋之陰關一戶。自戶出。折而西。卽達史閣部墓。一朝柱石齋志以終。讀史及之。猶不免廢卷三歎。今日對此。能有不動於中乎。其東北有一樓。登之。啟西窗俯視。見梅樹數十。

殊隨嶺高下。卽梅花嶺也。惜未臘末春初。不及見花滿嶺。出史公祠再東行。至徐公祠。揖其遺像。公辛亥功績。揚人至今稱道之不衰。而卒死於非命。天真不可必耶。祠中聯語甚多。擇其尤者錄之。其一云。「忠孝兩完人。與忠臣孝子比鄰。同垂不朽。」死生一幻境。合死後生前鑄象。以誌不忘。」其二云。「百戰鼓聲思大將。」「千秋祀典配中山。」其三云。「威名起少海東西。外攘內安。萬姓獲長城廣廈。」遺像耀大江南北。左蕭右史。一身兼孝子忠臣。」瞻顧移時。返入天寧寺。抵揚州公園。綠樹扶疏。黃菊盛放。亭臺曲徑。好景怡人。勝地也。十一時許返寓所。午膳後。仍與謝子等作平山堂之游。出天寧門。折而西。至畫舫碼頭。雇舟一葉。盪漿西行。達綠楊邨。蒼蔭蔽日。好鳥飛鳴。籬菊正黃。隄柳競綠。風雅宜人。再前行過大虹橋。古跡也。經瘦西湖。水波不興。清可見底。達小金山。周圍皆水堤。植綠楊。臺亭高矗。假山叢疊。東爲月觀。西爲綠陰館。綠陰館之左爲湖上草堂。皆亭

臺軒朗。窗壁輝煌。夏日到此。暑氣都消。其右有一堤。沿堤西行。盡處有臺名鈞魚臺。登而西望。爲五亭橋。再西爲白塔。其南則法海寺峙焉。每當夕陽西下。樓臺倒影。虹橋晚眺。白塔爭輝。彷彿雷峯夕照也。小金山之對岸。爲徐園。佈置得宜。點綴周到。瀏覽一周而出。登舟折而西。至五亭橋下泊焉。橋上有五亭。登岸進法海寺。北撫白塔。年久失修。已大半毀矣。再登舟北行。折而東。行里許。達二十四橋。空餘舊址。橋已全毀。無昔日之盛矣。返棹西行。折而北。越半時許。抵岸。入法淨寺。輾轉而達平山堂。其西則第五泉在焉。汲而飲之。味殊可口。其南則有梅數十株。宋歐公讀書處也。各處聯語。佳者甚多。錄之如下。其一云。「遺構湖歐陽。公爲文章道德之宗。侑客傳花也。自徜徉詩酒。」名區冠淮海。我從豐樂醉翁。而至攜雲載鶴。更教曠覽江山。」其二云。「登堂如見其人。我曾經泰岱黃河。舉酒遙生千古感。」飲水當同此味。且莫道峨嵋太白。隔江喜看六朝山。」其三云。「

大江南北。亦有湖山。來自衡嶽洞庭。休道故鄉無此好。  
「近水樓臺。盡收烟雨。論到梅花明月。須知東閣占春多。」  
其四云。「銜遠山。吞長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  
「送夕陽。迎素月。當春夏之交。草木際天。」其五云。「曉起凭欄。六代青山都到眼。」  
「晚來對酒。二分明月正當頭。」其六云。「吾曹久矣不相見。」  
「此際飄然何所思。」其七云。「六一居士。到今俎豆。」  
「三千世界。如此江山。」其八云。「偶然盃酒成千古。」  
「無數江山送六朝。」其九云。「山色湖光歸一覽。」  
「歐公坡老峙千秋。」其十云。「雲中辨江樹。」  
「花裏弄春禽。」其十一云。「山與堂平。千古高風傳太守。」  
「我生公後。二分明月夢揚州。」移時出法淨寺。登觀音山上。有一寺。以方在鳩工修理。不入而還。登舟返棹。已夕陽西去。鳥倦歸巢矣。舟抵天寧門。步行入城。酌酒於醉居仙。盡歡而返寓所。  
十一月一日水暉晴。今日爲運動會開幕之第一日。早

爲百碼賽跑。一百二十碼低欄賽跑。二百二十碼賽跑。四百四十碼賽跑。擲鐵球。半英里替換賽跑等。備極流水行雲之致。下午爲各校團體運動。我校之德國式徒手亦與焉。  
二日木曜晴。晨六時起。早膳後。仍整隊往觀運動會。上午皆團體運動。稍間以拳術球戲。下午爲各種賽跑。跳高擲鐵球等決賽。觀者須翹首舉足。始得略見運動者之蹤影。故午後卽與秦子侶先出會場。作教場之游。經小東門。過多子街。折而北。渡轅門橋。直至南牌樓。西行。達土神廟。折而北。卽至教場。品茗於流芳。並食點焉。移時循遠路返。至轅門橋直街。折而北行。經南圈門。至東山舊址。謝安宅在焉。惟老樹杈杈。頗饒古致。巡行一周。出再北行。經運司署。北圈門。達彩衣街。大財神廟。折而東。至觀巷。復南穿瓊花觀街。至羅灣。折入灣子街。直行。至左衛街。東行返寓所。一路所經。店肆殊少。揚城商業之不盛。卽可見一斑。晚膳後卽寢。

三日金隴陰雨。今日爲運動之末日。早膳後仍往參觀。上午爲撐篙跳半英里替換賽跑。決賽并各校團體運動。天不作美。細雨橫飛。而運動者參觀者仍屹立不稍却。誠非易事。午膳後爲團體競技。天雨漸大。余以體弱先返寓所。運動員仍畢後而散。統計三日成績。個人競技。我校得第四。團體競技。我校得第八。亦差足解嘲。晚膳後卽寢。因明日七時卽需渡江也。四日土曜雨。五時許卽起。細雨濛濛。斜風拂拂。早膳後整隊至運河濱。乘小輪南渡。俄頃卽啟棹駛行。過瓜州出運河。入長江。遙望彼岸金焦北固諸山。若隱若現於雲霧之中。舟人云。設天晴。則歷歷可數也。江中風平浪靜。舉目遠瞻。水天相接。約歷半時許。安抵彼岸。統計之。不過二時。去時緩而返時較速者。以去須上駛。而返則順流下也。旣達鎮江。寓江濱萬全樓。十二時至大雅樓小餐。餐畢作金山之游。延武君福祥爲鄉導。泥濘不能行。有仍穿皮鞋者。有皮鞋外復穿草鞋者。有跣足者。有

跣足而穿草鞋者。形式雖不一律。而精神倍覺興奮。何達金山寺。拾級而登。至大殿。中供觀音像。後爲藏經閣。惜門皆鎖閉。不得入覽。其東偏爲膳堂。堂前有一聯云。「一屋一椽。一粥一飯。檀信膏脂。行人血汗。爾戒不持。爾事不辦。可懼可憂。可嗟可嘆。」一時一日一月一年。流光易度。幻形匪堅。凡心未盡。聖果未圓。可驚可怕。可悲可憐。」再西行而北折。達金山塔。登其顛。可遠眺。俯視通第一泉之曲徑。一若餘杭坡公堤也。孰知移時履之。幾同蜀道。天下事固有望之坦然。而卽之險阻者。此其是歟。少憩出寺。往第一泉。道上泥土浮而不實。行其上。滑而易仆。及達其處。泉爲一方池。周圍以石欄。池中水泡上騰不絕。以泉自高處流下。至此而上噴也。汲飲之。味甘。盛諸磁器中。水可高出分許。以其質點密而不易解離也。旁有僧屋數椽。入內少憩。佈置亦屬楚楚。可觀。壁懸一聯云。「狀元才調萬株柳。」太守風流第一泉。」屋外垂楊數株。綠竹百本。淪茗共語。逸興橫生。



三時返。經蘇山。英國領事館在焉。觀音洞亦在其上。鑿山成洞。因洞建寺。寺奉觀音。故名。洞中黑暗。不可辨物。燈火晝夜常明焉。越蘇山約行半里。卽至寓所。羣坐閒談。六時晚餐於大雅樓。十時。非四年級同學及童子軍。整隊往車站。以伊等今夜十二時許。乘夜車返滬。二職員一役人亦與焉。余等送之。高歌而別。

不無遺憾。出圖書館。沿石路前行。抵梅園。亦爲榮氏私產。入內游焉。園爲梅嶺舊址。故仍以梅名園。示不忘舊也。園大數十畝。皆植梅樹。前半方正在鑿石爲池。積土爲阜。疊磚支木。構造未畢。入後有一室。額曰香雪海。康長素手筆也。旁有楹聯三。其一云「七十二峯青未斷。」

五日。日曜日。晨七時起。盥洗畢。至大雅樓早膳。并品茗馬。十時返寓所。午膳畢。整隊至車站。乘十二時五十五分鐘火車東行。歷新豐。丹陽。奔牛。常州。橫林。洛社諸站。而至無錫。以尙須參觀該邑學校。遂下車步行。入光復門。蒞縣教育會寓焉。

「萬八千株芳不孤。」其二云「樹木十年。此地合名小香海。」太湖萬頃。浮生直欲若烟波。」其三云「天空白雲淨。數峯見江上青山。」風送暗香來。幾點動閣中詩興。」憑欄南眺。則羣山叢疊。高出重霄。惜都不識其名。西望則波濤涵湧。萬頃汪洋。卽太湖是也。少頃。出梅園。前行多仄徑。不易識。恐誤途。雇一鄉導而行。經東管社山。行於樹林岩石間。別饒興趣。越山。卽爲太湖。雨後山色迷離。湖光黯淡。逸趣橫生。湖濱有一廟。題曰古項王廟。或曰本爲夏王廟。因年久失修。宇多剝落。後人修時。字已模糊。不能辨認。遂署爲項王廟云。入內瞻像。文質彬彬。不類叱咤鳴暗之夫。則夏王廟爲近似矣。廟東鄰

六日月曜。半晴。上午參觀競志女學校。設備頗爲完整。是日爲無錫地方光復紀念日。下午學校均假。乃停參觀。全羣出試泉門。喚人力車。至大公圖書館。館爲榮氏私產。入門卽見有生理解剖數十幅。樓上則有圖章。千餘幅。儲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人多時促。未能翻閱。

有一樓。登之有額。題曰萬頃堂。楊翰西手筆也。桌椅整潔。有人招待。遂淪茗於此。據云客之游太湖者。都憩於此。四壁聯語頗多。均爲錫人手筆。其一云。天浮一壺出。山挾萬龍趨。其二云。洗盡舊胸襟。一水平鋪千頃白。其三云。拓開新眼界。萬山合抱數峯青。其四云。滿地干戈。老傷春作寒食。其五云。重湖風月。有人招隱結茆菴。其六云。眼前圖畫新開。大箕山。小箕山。列岫晴湖。不數癡翁留妙筆。其七云。世外仙源誰是。東管社。西管社。結廬翠麓。可有漁郎來問津。其八云。何處有桃源。且偷半日間。來享湖山清福。其九云。新鄰接梅嶺。會看十年後。定成世界名區。其十云。簫鼓迎神。百道風帆來管社。其十一云。詠觴修禊。幾人墨妙寫蘭亭。其十二云。如上岳陽樓。對萬頃湖光。重憶希文椽筆。其十三云。遙瞻於越界。指一帆風影。可來范蠡扁舟。其十四云。細讀聯語。胸襟已爲之一爽。臨窗遠眺。七十二峯。若隱若現。惟中瀆山距離最近。視之較爲親切。天將晚。買棹而歸。舟行三時許。抵大字橋泊焉。遂步

行返寓所。已八時矣。

七日火曜雨。上午參觀第三師範附屬小學校。返。余與數同志復有惠山之遊。出試泉門北行。折而西。雇人力車。前行半時。抵惠山麓。麓多祠。惜門閉不得入。乃登山。及其巔。狂風刺骨。雨下沾衣。下望錫山。直培塿耳。注目旁視。爲霧氣所濛。不能見一物。乃下至第二泉。品茗。味覺醇美。移時外出。購泥製玩具數事。乃返寓所。晚膳後。卽寢。

八日水曜陰。五時卽起。束裝。早膳畢。步行至車站。乘七時三十五分車。東行。經周徑巷。望亭。滄墅關。而抵蘇州。遂下站。喚車至胥門。步行達第一師範。遂寓焉。十二時。午膳畢。往第二女子師範附屬小學校參觀。一時參觀初等一年級國文。二時參觀高等二年級理科。四時後返寓所。以連日勞頓。精神頗覺困乏。晚膳畢。卽寢。九日木曜晴。全日參觀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校。十日金曜晴。晨六時起。束裝。早膳。九時全團同往留

園攝影。攝影畢。午膳於閩門。十一時至火車站。乘一點五十分車返。經內跨塘。外跨塘。唯亭。正儀。崑山。青陽港。陸家浜。安亭。黃渡。南翔。真茹。而抵滬。已四時許矣。滬寧路線兩旁。自鎮江至丹陽。皆爲山地。高低不平。燥濕不一。植物多爲喬麥。自丹陽至常州。地漸趨於平坦。植物漸見禾棉。自常州至無錫。地更平坦。植物桑漸盛。至錫而桑居十九。禾棉則間或一見。絲業之盛。有自來矣。自無錫至蘇州。則桑漸少而禾漸增。及蘇而禾桑各佔十之五。自蘇州至上海。則桑禾漸少而棉漸增多。至滬則棉十八九。禾十一二。桑則不得百一焉。車中無事。濡筆誌之。



# 新遊記彙刊卷之二十

## 安徽遊記

### 黃山記遊

#### 梅溪遯叟

江南徽甯間有黃山。亦名黟山。六朝以前。舊史不概見。歷唐宋元明以迄於今。名始漸著。山之峯巒疊層。千態萬狀。應與羅浮、天台諸勝並傳。而奈之何古無傳焉者。豈東坡所云。青蓋偃蹇如高人。不願紛紛者之往來雜沓耶。抑山之盛衰固亦有運主於其間耶。茲姑就所遊歷者。紀其勝焉。歲戊申冬。與同邑呂子馨、一。太平程子碧岩、禪友懷德、訂遊期。在己酉春間。會余丁內艱。不果行。延及今春。始申前約。余以四月既望。赴馨一家。邀碧岩、懷德同往。又值霽雨霑霖。纏綿匝月。至五月二十五日乃成行。

此遊凡四人。肩輿至山足。卽巉岩不能上山。麓有雲谷寺。下院前後左右皆山也。蓋由旌太來。所歷皆山。不遑

延覽。自雲谷寺至海後。凡十餘里。紆盤而上。山石瑰奇。漸見怪異。三里許。微之蔣氏建亭焉。仰見青鸞峯。黛色參天。濃翠欲滴。又二里許。爲源頭活水亭。對九龍潭。乃全山瀑布第一處。自山頂層折而下。其山岩被水冲激。漸成渦曲者。大小凡九疊。上如銀漢接天。下如渴龍赴海。晴亦飛騰。雨後更澎湃焉。又折而上。左手一石。大如門。曰開門石。偃僂過之。又三里。登萬壘來青亭。與前亭皆高文端公所建。四面空闊。窗涵深碧。又四五里。至步雲亭。爲雲谷門徑。修竹萬竿。青溪數曲。繞寺左右。對寺爲九龍峯。如屏障然。旁之圍閉而覆者。曰鉢盂峯。嶮隘而聳者。曰錫杖峯。大約因寺以名。是夕宿于寺。翌晨登釣臺。臺旁有琴臺兩座。爲廣陵江麗田所置。其人隱居斯山者二十餘年。善彈琴賦詩。今移居于雲谷別院。曰龍峯菴。可四五里。爰往訪焉。爲余彈滄海龍吟之曲。激昂慷慨。有遺世獨立之音。午後回雲谷。坐寺前石磴上。睇視山容。半陰半晴。雲霧多從足下起。乃知身在雲中。

遠山無雨處。日光烘襯。現諸色相。繚白縈青。濃淡異色。信奇觀也。次日雨甚。留寺中。看徧山霧起。迷漫四野。山峯了不可見。惟雲中瀑泉。高下錯落。或長竟數丈。或短不盈尺。如銀潮雪海。駭目驚心。不可逼視。一兩三日。月朔放晴。扶筇至獅子林。出寺門。山青如洗。萬松皆碧。雖在盛夏。不啻深秋。紆徐而登。有寺僧廣聚者。偕行。凡峯有名目者。皆爲指示。黃山之峯。大抵以象形而名。多有不雅馴者。雲谷至獅子林。凡二十餘里。羊腸鳥道。紆折不可勝紀。登天平岡。險峻奇陡。躡躄而上。驚魂動魄。所見有鸚鵡峯。魚籃觀音。犀牛望月石。仙人指路石。亦名達摩渡江。其背有松一株。圓覆如蒲團。然有牌樓石。如街衢所建坊然。有羅漢峯。圓頂背厚而跌坐焉。有仙人看經。如衣羽衣。手持書一卷。有仙人脫履。如一雙巨履。位置崖上。然有諸峯。輳聚一處。大小不等。曰羣仙聚會。有圓直矗立。高達雲際。曰天柱峯。有尖石長短。攢集若筓。然曰天樂峯。有峯頂上如藥臼。然曰天醫峯。有石如

猿手。捧圓石如獻果。然則忘其名矣。比行至岡上。片雲忽起。大雨如注。無一樹一石。可以覆庇。冒雨尋路。狼狽扶行。衣履盡濕。又五里許。則見所謂筆花峯者。峭立如筆。其尖生小松一枝。曰夢筆。生花前。有五老峯。或長或短。依序而立。若皆黃耆駘背者。餘爲霧氣所迷。不可辨識。曳泥而行。又里許。始至獅子林。左側有松一本。兩幹盤繞而上。結合爲一。曰連理松。門前有一松三朶。朶皆叢密如蓋。象品字形。曰一品松。右側有毳柏。自頂至根盤結而圓。故名。山深且高。樵子裹足。終歲不聞丁丁之聲。宜古木之多也。入寺小憩。脫濕衣襪。寺僧爲設火爐。不覺煖。時方六月。而山中乃甚寒。奇矣。午後雨止。復登寺後望仙臺。前有望仙峯。時山頭雨霽。而霧氣堆積。足下徧滿山曲。羣峯或出或沒。時隱時現。如泛海然。僧廣聚曰。此卽名鋪海。若在八九月間。更有奇趣。獅子峯者。盤踞如獅形。首右顧。前有石如球。其上有漁翁觀海。簑笠宛然。有八仙過海。如挨肩而行者。有兩仙傳道。如對

立面談者。有二仙着棋。儼然對坐。中有方石。如棋枰然。後立一巨人。峨冠博帶。曰丞相觀棋。後有一細人。倭帽。背疊疊如負物。曰矮子獻寶。有婦人形。高髻獨立。面對圓石如鏡。曰美女照鏡。有燭峯二。如置燭然。中有圓石卓立。上下粗細相等。其下盤根獨巨若爐。曰爐中一炷香。有峯如堆聚石塊者。曰堆果峯。其峯鱗次光削者。曰筭峯。瘳惡其貌。如舉翅然。曰雷公。修長其形如揚袖者。曰電母。臨崖一人如憑虛立者。曰仙人觀海。餘所見峯有形似而無主名者。不可枚舉。黃山不論何峯。皆峭立光滑。四圍無所依倚。不見草土。其有松者。松即從石上出。亦不見土。所以奇也。遊山至此。或喟然嘆曰。山峯之奇。有如是乎。僧廣聚曰。此其小焉者也。山之勝槩。尙不在是。時至薄暮。歸寺。天胡催諸人起。急行洗漱。攜餅餌以行。二里許。登始信峯頂。頂上兩峯連接處。石板橫互。長數尺。闊不滿尺。曰脫凡橋。橋危甚。上惟碧落之青天。下有不測之深淵。四旁割露。無岸無邊。立足其間。不寒

而慄。有松自峯頂伸枝達于一峯。曰接引松。過橋又數折。而至峯頂。煙霞變滅。萬象空明。以較歷來諸峯之美。又覺爽然自失矣。磬一攜有爆竹。大小百枚。一一臨崖放之。山谷應聲。凡放一爆竹。如放數十爆竹。漸響漸遠。聲如雷霆。江麗田亦設琴臺于上。有松覆蓋。曰聚音松。松因琴名耶。琴因松鼓耶。此奇中之趣。固宜高人領略耳。盤旋而下。由寺西去。凡六里。觀西海道中所見。亦有飛來峯。其石之大。不知幾何丈尺。如無根而位置崖上者。有玉兔峯。兩耳直豎。若將奔跳者。有巨人冠儒冠。手在腹前。若持一書。小小數人環向之。曰夫子觀書。又一人手如捧書立者。曰夫子讀書。又一人面崖坐者。曰達摩面壁。見懸崖旁有橫石如山坡。長三四尺。闊二尺。可坐三四人。倚崖穩坐。凡峯之層見疊出。名不可得而言。數不可得而計。俯視周遭。砒然注然。若堙若穴。攢蹙積累。尺寸千里。其重岩複壁。巉巖而立者。誠如烟波浩淼。不可窮極。洋洋乎大觀也哉。深崖下有海馬。昂首奮尾。

橫空而來。又見有仙人磨者。上圓下方。大可數丈。此是山間平坦處。與飛來峯等。有圓而平注者。爲鼓峯。高而直懸者。爲鐘峯。鐘左而鼓右焉。廣聚曰。凡看山。須面面俱到。橫嶺側峯。其實非一形可定。況峯又最多。朝迎其陽。夕覽其陰。莫不有變局云。衆稱善。旋反獅林小憩。往看破石松。破石者。亦一高峯。頂分兩段。寬廣約三四尺。裂縫中生一松。松下可坐三四人。予先奮勇而登。不知所畏。俯視四下。杳不見底。石峯交錯。如無數虎狼張牙舞爪。飛騰來前。身雖安坐石上。而寒顫粟起。諸客皆懼。抵暮回寺。而心尤怵怵不寧焉。次日由獅林寺登光明頂。逶迤而行。凡數日來所看之峯。又各得而熟悉審觀焉。比登頂上。是爲黃山中極。前有峯起如旛。曰光明幢。頂上有石光滑。兀坐其上。徬徨四顧。羣峯攢湊而來。山不知其幾千萬重也。雲不知其幾千萬疊也。五步一峯。十步一巒。凡所謂某某名。某某峯。某某形者。至此都成變相。莫可名狀矣。黃山舊名三十六峯。其實雖三百三十

六峯。亦不能盡其變幻不測。且山以海名。古所未有者也。而黃山亦名黃海。慈光寺爲前海。（按雲谷寺當是後海。）獅林西去爲西海。蓮花峯下爲天海。山下至洗藥泉。曰黃帝煉丹時洗藥處。上爲軒轅峯。好事者刻軒轅像於石。左爲煉丹峯。峯下有丹泉焉。又有煉丹台。台上軒敞可五畝。坐臥眺覽無不如意。峯之平穩無過此者。前有丹霞峯。有紫玉屏。屏外衆峯相連。枝梧峯曲如樹形。曰萬松林。爲黃帝遺跡。越五里。登鰲魚峯。背上有大龜偃伏。循其背。迤邐以行。將近魚口。奇峯四塞。杳無路徑。於陡壁下。得三五步路。又斷。又於陡壁下。得十餘步。如此左折右折。凡六七折。而臨懸崖之巔。非第路無可行。並足亦不可容矣。乃回頭右顧。竄然深藏者有洞焉。入山腹中路。修長。石磴崎嶇。須以膝行。凡里餘。而後出洞。洞口又在山頂。如未嘗下行然。倘在對山。看人出洞。如石壁中飛立一人來者。亦奇景也。洞口有古柏。循崖而走。可以止息。鰲峯與蓮花峯對峙而銜接。兩邊峻

崖中有夾道。如溝然。曰蓮花溝。出蓮花溝。卽爲上峯之路。曰百步雲梯。歷數千級不止。半山有龜蛇二峯。爲蓮花門徑。其左陡壁中。有裂紋如繪山水然。登山頂。其峯皆尖瓣攢合如蓮花然。頂上有香沙池。池中有紅沙。然不聞有香也。黃山惟天都爲最高。蓮花次之。立蓮花頂上。左望天都。仰逼雲漢。其餘諸峯。皆環立足下。峯下爲天海。與光明頂。一縱一橫。同爲極致。又見有無數峯尖。向天都峯而來者。曰五百羅漢。上天都。夕陽返照時。分明可以指畫。峯前有碎峯攢出。曰蓮蕊峯。其石像船形者。曰探蓮船。山腰有人立者。曰老人探蓮。計自獅林至此。由朝及暮。凡行四五十里。山之勝槩。信乎愈出愈奇。而遊興亦益壯。雖攀藤附葛。備極艱辛。初無倦態。其後自腰以下。皆頑麻不仁。初亦不自覺也。既下。至文殊院。院前有獅象左右立。如守門然。當面爲文殊台。台前有鳳凰石。坐其上。望蓮花峯。適爲俯視。極崇隆浩蕩之觀。茲也仰觀。又見其團結端凝之妙。相懸己不知幾何尋。

丈而秀傑之氣。撲人眉宇。宕人心魂。固不僅若他峯之快意適觀已也。徘徊者久之。入寺宿焉。次晨起。看天都石。皆紫色。與他峯異。將往登焉。寺僧伴侶咸力止云。左右無健兒。攀援必不能到。因翹企嘆想者久之。其前一峯。頂上若蹲一鼠。若動跳者。耳目畢現。神情若活。曰鼠跳天都。天都爲黃山之冠。籠罩萬象。涵蓋羣峯。峯上有二石人對立。亦曰二仙說道。有獅子環首。弓身豎尾。曰獅子回頭。此宜遠望。乃更分明。一石中裂如門。曰天門。中有一人偃息。門側曰醉翁把門。峯前有一峯。如五手指然。曰仙人掌。峯旁一石。如寺中所塑觀音立像。肘間生一松。如手執之者。曰觀音洒淨。對面一羅漢坐像。曰羅漢打坐。最前一峯。如人搬運石塊。或兩手捧持。或鞠躬攫取。數人攢集一處。曰羅漢堆塔。皆神肖。文殊院後爲玉屏峯。右側有石如半堵牆。可倚伏。石上一松。覆蓋一鶴。倚石探半身出。始見其鶴。揚首振羽。若將飛者。曰鶴松躡。有石如桃。曰仙桃峯。亦奇構焉。由文殊院左。



下宛轉石磴數百級。爲文殊洞。洞中見一線天。出洞後峻折里許。兩峯連貫處。有渡仙橋。橋首尾各一松。曰迎送松。今死其一矣。過橋爲閻王石。言險惡之至也。又數步爲小心坡。闊不盈尺。須以身倚石崖而後可行。前一松橫互兩松間。長丈許。可由松上行。曰臥龍松。松從洞出口。臥龍洞行崗上。曰臥龍崗。面上有石一片。如琵琶形。長丈餘。儼然一琵琶。可掛壁間者。自文殊洞至此。路不過三里許。而紆回曲折。步步生情。雖險絕。不如蓮花溝。下覺別開生面。引人入勝。而不覺其險也。五里許。入雲巢洞。幽折深邃。然比鯨魚文殊諸洞。略坦易矣。行次望見雲門峯。雙峯闕鎖。如插雲際。惜不能遽到。過硃砂峯。峯前有一珠。大如盆。其峯率紫赤色。有桃花峯。其色亦相近。有老人峯。如拄杖山上。飄然而立者。與九龍峯前之老人聽泉坐立異像焉。又四五里。即爲慈光前海矣。黃山有音樂鳥者。其鳴也。於江麗田彈琴時聞之。雲谷寺又聞之。不過二三鳥鳴。尙未之奇也。茲來慈光寺。

行至飛來洞口。先是二鳥對鳴樹間。漸乃於峯上飛下者十餘。又自澗邊岩下來會者數十。一時爭噪。引商刻羽。非笙非笛。非管非弦。楚楚可聽。予時立洞口。鳥亦趨踰其側。若不甚畏人者。其鳥黃羽黑眉。赤脊翠尾。飛時翅尾間帶一綫白。殆備五色者也。寺僧云。往時亦見之。然未有如是之多者。緩步而行。至慈光寺。寺爲前明普明和尚所創。古無寺焉。原名硃砂菴。凡山之險徑要路。亦普明所闢。寺基寬敞。今半頽廢。佛殿旁有水蓮花數株。其花正開。色白而香氣較甚於荷花。亦結果。如猴頭形。謂可療心氣疾。獅林寺前亦有之。黃山奇花異卉。不可名狀者甚多。水蓮其較著者也。寺憑疊障峯。峯上有蝦蟆峯。後爲容成峯。循寺左行。有丹井丹爐。有泉下注。絲絲縷縷。如垂簾然。曰水簾洞。有泉滴石上。鏘然作聲。曰鳴琴泉。寺門前有寶塔石。凡七級。山脚左行。有溫泉。其源來自硃砂峯。水不甚沸。亦不冷却。遊人爭就浴。水亦不垢。馨一會題其額。不垢不淨。蓋確論也。浴後御

風而歸。脩飭然。殆不啻曾點之樂云。計自上山至此。凡九日。中間阻雨二日。其盡力遊覽者。凡七日。黃山之勝。尙未必及十之四五。而其妙固稍稍領會矣。山中石刻。凡數十處。皆各遊者之意見。概不錄。讀微歛並太平志所載黃山事跡。其中紀遊者。亦間有之。然皆未能極黃山之妙。予所記。亦詎能盡其妙。特就予所身歷目睹而記之。其有路所未經。名所未定。遊所未能遽到者。姑以俟之。續遊可乎。

## 黃山遊記

黃炎培

五月一日微雨。自屯溪北去黃山下。可百三十里。須兩日乃達。午前八時。雇肩輿三。輿夫六。挑子一。冒雨以行。十五里至東關。又五里至梅嶺。入歙縣境。又十里至西溪南。渡西溪無船。用竹筏載肩輿以過。稍歇便覆。幸無恙。又十里至灣口。又十五里至容溪宿。凡行六十五里。自灣口以上。遠山四逼。過佛子嶺。入萬山中。容溪出容成峯下。雲氣蒼鬱。又無導者。莫能指峯名也。

是夜宿容溪逆旅。破屋一間。牀竈藩溷。一取混合制度。其家男女老幼。處之怡然自適也。

二日雨不止。晨七時行十五里。至下舍。又十里度山口。嶺至山口村。又十里度石碣嶺。黃土嶺。至楊村。盡日行萬山中。借炊於蔣氏。主人號雅堂。年七十四。鬚髮如雪。村至湯口三十里。猶能一日徒步往返。自言年十九。從左文襄軍。與洪楊戰。走閩粵。齊等省數十年。顧此前清時事。不宜復道耳。有子一孫三。栽茶種黍爲生。小樓三間。面溪卜築。壁貼舊板。歷代帝王系統圖。慨然謂吾老矣。兒輩惟苦守田園。又無力不能使諸孫入學校。村無學。苟遠從宿者。年非二十元不辦。余焉能堪此。至村館夫子。已無所有。何能教人。戲以所攜小方壺齋叢鈔。清咸豐九年歙黃肇敏所爲黃山紀遊。按其地名問之。答皆不誤。問當時導游之村民蔣升生。其人識之否。則稱信有之。今物故矣。又言故老相傳。有海馬者。能導客遊。健走如飛。今無之。遊客亦稀絕云。飯畢珍重言別。爲

之感不絕心也。行五里至吳村。又十五里至芳村而止。日出遊興勃然。又十里至湯口。日晡矣。羣峯列眼前。苦不能名。余輿步行五里。至紫雲菴。天黑叩寺門入。未幾月大明。是日共行七十里。

兩日雨不行。悶坐無事。乃閱小方壺齋黃山遊記諸篇。方知文章雖五花六門。實則遊山所經。止此一線。乃私定第一天。自紫雲庵至文殊院。第二天至獅子林。第三天經雲谷過苦竹溪回湯口。以問寺僧。老僧性海。年七十三。自言七歲入黃山爲僧。然文殊院以上畏路險。未之往。僧果證奮勇自請陪遊。願其平日遊跡。亦僅至獅子林止。乃別雇一陳姓者爲導。部署定就寢。徹夜聽泉聲。若雷寒甚。

紫雲庵。古一茅蓬也。今則煥然棟宇矣。旁門猶署黃山一茅蓬五字。人亦以茅蓬呼之。黃山寺觀。遭洪楊劫甚苦。黃肇敏記稱紫雲庵有僧曰虛堂。以問性海。謂此吾俗家叔父也。爲洪楊擄去被害。予家芳村。實姓謝氏。言

次慘然。數十年來。遊山者稀絕。性海謂年止數起。遊者多皖南人。去年夥某醫士夫婦同遊。其婦雇人負以。上實罕見聞。以有無外國人來。則謂前數年有日。嘗來。餘未見。然余聞之他人。有美國人偕日本人。人登蓮花峯止。美人直上天都峯。日人未能從也。出。示黃山志。康熙間僧弘濟編。十之八爲藝文。其十六峯三十六源。方向位置。皆不了了。志首插圖數幅。則側面風景畫。萬峯如海而無名。愈讀愈增迷惘。然外間少傳本矣。

三日晨起。華氏僅五十二度。視山巔降二十度矣。未攜棉衣。幸能支持。乃浴於溫泉。

溫泉與紫雲庵俱臨青龍潭。其上爲紫雲峯。庵當其腰。泉其趾焉。自湯口來。西北緣潭左行。將至庵。有橋跨潭。曰小補。過此右行。卽抵湯泉。泉深三尺。池長一丈五尺。廣半之。窪山腹。覆池之半。外蔽以亭。凡溫泉多含硫磺質。相傳此獨含朱砂質。池旁壁罅。注入冷泉一縷。故溫

度不高。恰適於浴。

既浴。向文殊院進發。僧果證挑子二。臨時雇挑子一。導游者一。僧攜童子一。與余輩三人而九。皆是芒鞋。手竹杖。鼓氣首途。向庵後右偏。行不數武。倏見瀑布。二道。當寺後。直自峯巔下注。絕澗。僧曰。此名羅漢級。瀑布之旁。有石級可拾以上。今爲瀑路矣。其水清絕。發自天都峯。庵所飲卽此。約下山當少汲。以歸。綠白龍潭。右。上潭。卽青龍上流也。隔澗望山腰。有洞。流泉千縷。曰水簾洞。沿途聞花香。絕甘美。而不見花。循石級曲折。上約三里。而慈光寺至。慈光寺。明萬歷年建。實黃山最古之佛刹。當朱砂峯下。初名朱砂庵。以一庵而能致明帝后發帑賜額。實普門和尙之力。入寺。卽見諸峯高聳雲表。中天都東紫雲。西朱砂。而朱砂正當庵背。蓋一路爲密樹所掩。至此豁然開朗也。志載寺有古木蓮。以問僧。尋得之。樹半槁矣。旁一株完好。則年較穉。盛夏乃花。如蓮而九瓣。其果可治氣鬱。

自寺後右偏。望天都朱砂兩峰間上路。漸艱仄。實非路也。兩崖間地稍陷。羣石實之。大者如牛如象。小者如鼠如蟻。其上林木蔽虧。時有流泉。侵及足際。跬步必謹。遇大石當路。行者自其下蛇行以過。曰碰頭石。又有一石。尤大。高可數丈。其長維倍。思此大小無量。數石當幾千萬年前。不知其原質何緣而析散。當破空崩陷時。不知其間有無人類。其驚動天地何若。閱幾千萬年。我乃適然與之一遇。不知更須幾千萬年。牛與象乃風化而爲鼠。鼠爲蟻。蟻爲塵埃。以揚於空際。而吾人類者。其軀殼亦已矣。不知其精神。尙有遺留焉否。夫人類無日不與天然戰。而又無日不利此天然以生。其能利用此天然。而戰勝之。所謂精神。非邪。今有黃山而不能遊。遊焉。艱阻不能絕。幽窮奇。盡天地之勝。是謂不能用。不能戰。可恥行矣哉。其毋怠。毋畏。登大石。攝一影爲別。此摩訶之石。與吾新上足之芒鞋。轉戰可十里。吾芒鞋若以廬山一役。戰勝匡君。獲嘉獎。奮欲自效。以求固其名位者。

故銳進不少。郤其間嘗度一峭壁。導者曰：此閣王壁也。以書考之。閣王壁當以明日過。心中無閣王壁。足下更安有閣王壁。遂上天門坎。天門坎者。兩壁夾立。僅容人過。爲自慈光寺上文殊院必經之路。遠望在天都朱砂兩峯間。抵此。則朱砂已與其他諸峯落脚底。而天都依然。天半既過。路漸平。稍下復上。得一洞。鐫雲巢二字。中藏石級數十。循以上。出洞如出井。過臥龍洞。略如雲巢。經小心坡。左峭壁。右絕澗。路僅容足。得橋曰度仙。過此便至一線天矣。洞深黑且濕。循級上。豁然開朗。自天門坎以上。壁離立。皆不甚遠。語稍高。作回聲。自雲巢以上。峯巔壁罅。奇松無數。幹上下拗折。枝皆絕平如掌。有自壁間下垂。復折以上。使根反高出其頂者。雲氣繞之。飄飄有仙意。石怪峭。稱是。據書昔遊客皆嘗爲之名。奇物可名乎。彼非欲名者。亦豈因名而求肖。今莫能一一指矣。行平地數十步。遂至文殊院。

文殊院亦爲昔普門大師手勸。今存屋三間。昔人有言。

不至文殊院。不見黃山面。不至獅子峯。不見黃山縱。院背玉屏峯。左天都。右蓮花。玉屏鐫此山尊三字。又天地自明四字。望之大如斗。院前大石曰文殊臺。登之。其下羣峯巒岈。若鄉村演劇。登劇臺。俯視廣場。萬頭攢聚者。凡雲之生。必於層巖絕壑。當其滂然四起。未幾而彌滿坑谷。掀盪洶涌。一白無際。此觀劇之萬頭。時復露其一。二若孤島絕嶼。可望不可卽。所謂黃山絕景。雲海是矣。惜此時夕陽在山。四無片雲。惟餘暝色蒼然。迷濛欲合而已。今日之遊。雖謂盡日。與天都峯作緣可也。慈光寺遠望。與紫雲朱砂。其初無以異。爲一景。將至天門坎。頭腹並見。爲又一景。過小心坡。遊侶反顧。皆大呼。蓋峯廻路轉。而又一景矣。泊上文殊臺。全身畢現。方知向摩腹過者。非天都。乃其旁較低之峯。曰耕雲者。是耕雲之頂。有石如鼠。豎耳弭尾。作勢奔天都。土人謂之仙鼠。跳天都。絕肖。西望蓮花。則又雄秀無倫。其高幾與天都齊。自臺仰望。猶天半也。蓮花之名。以其形。旁有峯如蓮。含苞。

未放者曰蓮蕊峯。其瓣之紋理自頂至踵長不可度。少時表伯南匯奚壽畫先生示畫法曰畫黃山非用披麻皴不可。爲余識黃山名之始。不意化工神筆。乃有如此大披麻皴法。惜不及令我壽畫先生見也。蓮蕊之頂有石如船。松立其中如桅。皆絕肖。遊者呼爲采蓮船。文殊僧德圓一見索銀十圓。方辦殮。咄哉。殆如久餓之豺虎。饑不可耐。幸同遊者多。不則充其心。安保無意外事。惟時自忖。事有進無退。第彼一人而我九。無畏。乃切責以不宜慢客。僧果證從旁爲勸。乃出茶飯。導者爲言。往年上海二客來遊。德圓令人爲導。至西海門。忽大霧相失。導者流轉村落間。七日始返。而二客不歸。厥後家屬來訪。德圓不肯承。遂無知者。導者又言彼亦嘗受大創。昔年羣盜劫之。無所得。縛之樹。以香薰之。蓋山巔獨處。人跡在十里外。故無救者。是夜宿佛龕側。氣更寒。華氏表僅四十七度。

四日予德圓以三圓四角而行。玩天都蓮花。猶愛不忍。

去也。天仍清朗。自院西望蓮花峯。進先下深谷。曰蓮花溝。復上峭絕之壁。下臨深絕之壑。壁鑿足迹。依痕着足。一失千古。則真所謂闔王壁者至矣。經第二壁尤長。曰大闔王壁。昔之遊者用大布令人各執一端。障於其左。使目不見壑。乃行亦至可笑。纔蓮花峯而西路旁得連理松。一忽前行者大呼於山半。發見山羊大如馬。聞呼聲狂奔。度嶺如飛以去。問果證山有虎否。曰有之。修行不食人。惟去年紫雲庵被攫狗一頭而已。迎面來大峯曰鯨魚峯。導者曰峯巔有洞。至獅子林必過此。過此便平坦。苟上蓮花峯者當右轉。自石坡上往返須十里。意頗尼之。私念此機不可失。遂奮勇犯險登石坡。石坡既盡。一徑斜上。滿地砂礫。滑甚。巨石密箬。復乘我危。爲連衡之勢。以相困。遇艱絕處。吾矯健之鞋與杖亦不得不交聲呼將伯。旋入洞。洞盡險如前。凡經四洞。皆銳末豐腹。昔人遊記謂如從藕節中行。緣本入瓣。信然。得一屋趾。按書殆即蓮花庵。再上益險。一轉地忽平而

絕頂至矣。頂大可方丈。石陷處有砂。昔人名之曰香砂池。其水可洗目。使盲者明。今澗四顧萬峯。皆下拜。獨東南天都一峯巍然對峙。導者喃喃爲示諸峯名。皆土俗不與書合。據書問之。亦莫能答。其能確指者。北爲鰲魚峯。其北天海。爲今日未來之路線。西北九龍峯。西則雲門峯與西海也。其南平地。匹練爲青龍潭。湖盡於湯口村。爲余輩上山之路。窺以遠鏡。歷歷如繪。於西北最遠處。見九華山。連岡蜿蜒。以極於天末。至若較近之蓮蕊。耕雲。朱砂牛鼻諸峯。皆須俯視。乃見大地殼上萬山巒峴而已。

黃山山脈。在屯溪師範學校諸君。爲指示甚詳。自贛浙間之仙霞嶺。折而爲浙。與皖休寧界之馬金嶺。迤西而爲扶車嶺。爲藝休閒之塔嶺。爲藝之浙嶺。余自景德至屯溪。過浙嶺。即此。再西爲藝休閒之平鼻嶺。爲張公山。爲藝休閒兩邑與江西界之率山。折而東北爲祁門之天馬山。爲祁休閒之安息嶺。爲黟祁間之榔木嶺。復折而

西北。爲黟祁間之西武嶺。爲釣魚嶺。復折而東北。爲黟與太平間之羊棧嶺。再東。遂爲黃山。北太平而南歙焉。復東北行。終於吾江蘇之寧鎮。

既下。遂入谷。復上百步。雲梯曲折。以達鰲魚洞。皆行絕壁間。出洞逆轉。得巨石如鼉形。至此。遂入天海。險盡而夷矣。天海非海也。乃山巔平曠處。黃山有五海。而天海居其中。立天海俯矚北海門外。一綠平畦。溝渠交錯。則黃山北盡處。潯村也。偏東閭閻撲地。爲太平縣城。去此六十里。

獅子林背獅子峯。面光明頂。四圍皆山。爲黃山北門鎖鑰。自天海度光明頂。卽至寺旁奇松無數。後有石臺曰清涼臺。下臨北海。長可八尺。廣半之。松從石罅出。團團如蓋。曰破石松。上臺望北海諸峯。皆了了。東北曰駝背峯。奇松益繁。登之可望始信峯。始信峯在三十六峯外。以余評之。其遺峭奇特。天都蓮華外。當首屈一指。時則落照在山。秀削中益現絢麗。足移我情矣。

獅子林僅一僧。扶病出遊。絕可憐。吾友志廉爲之醫。予以藥欲遊西海門。天晚不果。

五日。今日乃返湯口矣。早起天陰。但雲不成海。林鳥啾啾。雜以嚶噎聲。若奏金絲。意即所謂山樂鳥非耶。自寺後東偏上。竹箐如海。手拂足蹴。雖非艱險。頗不利行。履去始信峯不遠。遂上峯頂。將至得石梁跨兩岸間。一松自崖際橫枝梁上作導。曰接引松。過此自石罅側行以進。得石臺。一是爲麗田生琴臺。清乾隆間。善琴者儀徵江麗田。嘗隱此鼓琴。奇松環繞。清幽獨絕。其下爲散花塢。遙望得一物。導者曰。此夢筆生花也。石矗立。圓而銳者筆。松破石頂出。復下垂繚繞之。稽之志。則稱擾龍松。東南行約六七里。得一溪。天都在其左。余輩則緣溪右石壁行。此石壁。導者稱爲板壁嶺。志書不載。未識究爲何名。所誤十五里。乃至雲谷。

雲谷寺。舊稱擲鉢禪院。正對鉢盂峯。峯巔有石如覆鉢。其下有溪曰丞相源。即余輩緣之以來者。四圍皆山。寺

今半圮。僧亦逸去。山下土人掘筍。就破屋煮以賣。果證謂此間有奇樹。指以示。則一松同榦而異葉。問何名。曰羅松。使人揉升。斫其枝。細視之。則一藤與松合體。其杈枒一爲藤。一爲松。所異者。此藤附松高枝。並不著土。詩寫與女蘿。施於松柏。不意其爲合體也。攜歸當請吾友植物專家吳凌諸子研究之。

今日幾盡日行叢薄間。偶於林下得獸跡甚鉅。果證低聲告曰。此山君也。言次。色陡變。志廉則謂此偶蹄。必非虎。正無聊賴間。忽林隙飛出白練一道。跳珠飛玉。聲若雷震。導者曰。九龍瀑至矣。皆驪呼。舍通路直下斜坡。欲延攝一影。土不鬆且滑。一失足。溜跌二三丈。傷一指。天淵志廉皆絕勇。志廉下深谷。手斫叢箐。凡蔽吾目者。盡去之。天淵自斜坡上下蹀躞。以位攝影。卒取其全影。倖矣哉。如此奇觀。余以流數滴血購得之。聞者幸勿爲吾芒鞋罪。吾芒鞋早於晨間力盡捐生。爲之禮而瘞諸琴臺之下。彌令悽然感念。苟吾芒鞋在。當不至此。此瀑



之奇。不惟大也。瀑陷為潭。潭流為湖。湖落後為瀑。如是者凡九。足壓倒匡廬三疊泉矣。三里至苦竹溪。得一坊。題曰黃山勝境。日晡急行五里。至湯口。以紫雲庵尙須一往。復行五里。至庵宿。

六日清晨。再浴於湯泉壁。還黃山志於老僧性海。性海亦出火浣石。木蓮果。雲霧草。雲霧茶為贈。皆黃山異產。火浣石。志稱椎碎入火。有聲有光。如金在鎔。發五彩。雲霧草。生絕壁如亂絲。治目昏。雲霧茶。味極香冽。消煩暑。復向僧索泉數勺。攜以歸。黃山以產朱砂著名。朱砂在化學上。名汞。硫。蒸汞於空氣內得汞。其用可製寒暑表。風雨表。塗於玻璃。可製鏡。以照影。能於礦物中吸出貴重金類。又供精製金銀之用。於化學上頗占重要位置。聞墨西哥首尋得汞者。乃一僕人。於山頂折一小樹之枝。見根下有水流。出驗之。即汞。余於黃山嘗倚枯松。偶折其枝。中盡赤色之朱砂。其根亦然。皆黃山之得名。以黃帝嘗煉丹於此。今尙存煉丹臺故跡。雖事屬荒唐。

然山之富於汞。養可想。紫雲峯下。溫泉。志稱其含砂質。實則朱砂內固含硫也。惜此汞硫無人采。以供世用耳。諸僧索書。各撰一聯。贈之。性海上人。「觀止吾同徐霞客」。開山汝定普門師。「贈松心禪師」。名山大好吾家有。「遊客昔評天下無」。贈果證禪師。「同看雲海光明頂」。難得西天接引松。

至是而黃山之遊畢。天亦雨。是役也。所見非真雲海。為一憾事。雖然。荷天雲且雨者。將一步不能行。遊決非三日可了。而若文殊院僧之貪。獅子林僧之病。久留非累人。即自累。吾寧犧牲此幻相之雲海。以一覽諸峯實景也。西海門未去。亦一憾事。至於黃山大概。吾略能言之。天海為中心。其南玉屏峯。左右為天都及蓮花。天海之北。為光明頂。為獅子峯。朱砂紫雲諸峯。在其東部。雲門九龍諸峯。在其西部。上黃山之道。其西吾不知。東南自湯口入。以紫雲庵為憩息所。自歛往者。率由此。北自北海門入。以獅子林為憩息所。自太平往者。率由此。其東

自苦竹溪入。宜以雲谷寺爲憩息所。今圯矣。余之行則自東南入。以擣其中。旋向北行。於臨北海處。復折而東南。自山之東路下。第一天。自紫雲庵至文殊院。行十八里。第二天。至獅子林。行二十里。第三天。至苦竹溪。二十里。復至紫雲庵十里。若論其高。志稱某峯九百仞。某峯千仞。不足信。但觀其氣候。山下杜鵑。三月花落。而此尙含苞未放。百卉皆然。一如春初景象。則其高寒可想。昔人稱天都最高。次爲蓮花。次爲光明頂。登蓮花絕頂。觀之良確。若論此山奇妙。余安能評之。惟昔徐霞客偏遊名山。乃曰黃山天下無。吾觀止矣。此語願以質之曾遊黃山者。

洪楊以後。人跡罕到。吾懼峯名溪名。將從此莫有識者。土人襲謬承訛。模糊影響。如蓮蕊峯。誤爲仙人峯。九龍峯。誤爲九老峯。光明頂。誤爲岡門頂。清涼臺。誤爲蘇子臺。且爲之解曰。此蘇東坡吃酒處。皆經此行。據書訂正。其餘拉東扯西。指鹿爲馬。不知凡幾。世當不乏好遊者。

盡破旬日功夫。一往遊乎。敬告諸君。慎勿爲文章家所欺。凡文章家求其文之動人。往往刻畫煊染。而不復顧事實。如語高則曰壁立萬仞。語深則曰下臨無底。問何谷何淵。乃真無底者。而萬仞不幾三倍於世界第一高山喜馬拉耶乎。其記遊黃山也。往往極道險艱。蓋將借以少掩其垂老作襁褓兒之醜。而轉詡其能不復顧後之讀其文而疑駭畏阻也。諸君須知弱如余者。尙能一行。何足畏者。夥某醫士之妻。可以風矣。第有數語。敬贈諸君。一遊侶不宜過少。二多攜衣服以備寒。三自攜米蔬等食料。以杜貪僧婪索。四每人必帶磁針。以防遇霧失蹤。黃山三十六峯名。附錄如左。

天都 岱孟 青鸞 紫石 朱砂 蓮華 桃華 石人  
雲際 雲門 浮邱 容成 軒轅 上昇 清潭 翠微  
仙都 望仙 九龍 聖泉 石門 石柱 石牀 丹霞  
煉丹 獅子 雲外 紫雲 飛龍 芙蓉 采石 疊障  
仙人 基石 布水 松林

別諸僧坐肩輿。上歸路。過楊村。復訪蔣叟雅堂一談。夜宿下舍村。

### 遊黃嶽記

### 佚名

予心醉黃山久矣。丙申季夏。約同學諸友偕行。午抵白沙嶺。少憩。下嶺見西海諸峯。削玉垂青。漸出雲表。若旄旒導前而相迓者。心目爲之頓爽。晚宿溪下。有小水注於大溪。溪從湯嶺下。即吾邑灑溪之源也。立小橋望之。聖泉（橋名）翠微。迤邐至九龍崗。列如屏幃。橋後小坡。斂層樓。額曰挹翠。橋左竹栢數十株。疊石爲垣。溪聲汨汨。注大橋石洞中。徘徊橋上者久之。次日破霧行。十里至伏牛嶺。嶺下山景頗盛。及踰嶺望之。湯嶺迴懸。天表湖水上接銀河。下達前山。瀉九地之下。兩岸石壁聳立。琢削紫玉。若行夔峽中。停午始見日月。界石百道飛泉。踰珠濺玉。耳無停響。抵嶺口亭。怪石錯峙。如大士現身設法。如龍跳虎臥。皆迴巧獻技於雲門之下。度迴龍橋。至茅蓬山。桂千株。蒼鬱遮護。夕陽倒射紫石巖。已爲丹

霞所隔。欲卽往湯泉。寺僧勸以飽食。方可酣浴。余頷之。寺楣間張南華學士額之曰紫雲菴。本太守江恂書。今易以程棟八分書。筆法亦復蒼勁。飯畢。循石級下。松篁夾路。煙水空濛。至湯泉。一幅銀沙。半池明月。解衣盤礴。入水晶宮。暖珠百串。從沙底迸出。平生宿垢。洶滌俱盡。知薩離大設盤斛。李敬方築堂以祀。禮亦宜之。返禪房。僧取沈歸愚先生湯泉詩閱之。援易談理。頗有玄致。明發渡湖。見古祥符寺。寺在昔年爲遊客駐蹕之所。今茅蓬盛。而祥符衰。雖棲一二緇徒。而空門寥寂矣。問白龍潭藥鑪藥銚。寺僧指其遺跡。而狎浪閣。桃源菴。則徒存廢址。飯後度迴龍橋。蜿蜒而上。憩得心亭。涼風颯然。濤聲訇磕可聽。

三里至慈光寺。面寺仰矚。天都硃砂煉丹諸峯。並獻身層檐之上。鉢盂緊靠天都旁。而曰青鸞巒。曰紫石排牙。結陣次第。插天都左翼之下。寺僧延入戒堂。飲茗畢。觀黃山圖。卽從寺僧覓逕。升大悲頂。頂上一松如蓋。余

叢坐蓋下。炙酒飲之。因戀湯泉。復下級。返茅蓬。適有俗子。自獅子林。狼狽傾跌而至。貌困頓。口怨咨。云遭此險厄。不若受桁楊桎梏。同人聞雲梯蓮花溝之險。頗有懼色。寺僧又助作危語。言君等即買勇。不過至文殊院。斷不能越蓮花溝。同人遂欲自崖返。余笑曰。此輩荆棘盈胸。暗爲山靈之所擊。故但示之險。不示之奇。然亦已自彼而至此。而吾乃不能自此至彼耶。遂安寢。越宿日出東隅。緣舊徑過慈光寺。不復入。翻左岡而下。溪澗略如湯嶺。而峯巒秀拔。則百倍過之。捫崖涉澗。五里抵觀音崖。踞石小飲。壁上有小栢根。若盤虬。頂如竦鶴。此山多松而少栢。余翫之不忍去。里許燥渴。遙有小僧擔紫花菘。至買嚼之。甜香盈齒。翹首見蒼顏台背者。立於紗帽石之旁。則老人峰也。峰之右爲洪鐘。左爲剝瓜。剝瓜之左爲橫雲。跨此卽天門峽也。出峽迤東北。行至半嶺。回視老人面朝天都。背對蓮花。餐霞飲露。與太極相終始。斜睨而送余。余轉恨此身之不化石矣。

轉身入雲巢洞。深二丈許。東南透天。如井口。瞻觀音石。端立天都右峯根。手中楊枝。僅存其幹。前有石如香鑪。如幢。對面石壁刻「觀止」二字。天都峯聳拔千丈。尊嚴正大。面面如削。無堦可升。按此卽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都也。明一統志。何喬遠輿地記。汪循張公山記。皆以休寧之率山。當三天子都。恐不確。惟錢氏載新安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峰。曰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障。窈有三天子都。南障也。匡廬亦稱天子都。西障也。績溪有大鄣。東北障也。天都爲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障。爲天子都之鄣。吳任臣以爲允。由觀止石旁拾級上。如巴字三折。經一線天者三。度仙人橋。橋頭石片纔削。轟起三小峰。厚以尺許。峰腰峯頭。妙松點綴。惟服其奇。莫名其狀。人目爲蓬萊島。亦恍惚形容之詞耳。以上更繚曲往復。洞裏乾坤。本屬深窅。而壺中日月。忽現空明。蓋自雲巢洞至此。凡十三折。折至頂。乃文殊院也。院寺甚庫陋。而門前環列。左獅右象。風景不乏。前爲文殊臺。登臺西望。左

天都。右蓮花。硃砂落萬仞之下。而院後緊倚玉屏。夕陽欲下。紫翠一色。峯之膚理。似不勝指爪。未片刻。姮娥東升。攜酒杯向臺前酌之。雖天桂山宮。娜嬛福地。何以加茲。宿院中。院境高寒。綿衾尙嫌單薄。平明尋原路下。院僧前導。經蓮花溝。鳥摩猿接。懸崖欲墜。然放膽猛進。三里許。與同人飲蓮花右壁間。欲登峯。同伴悉退縮不敢上。余決然命從役導引。約渠輩坐以待掉頭。竟去。其逕當雲梯之頂。雖有微級。而絕壁陡削。不可旁視。級盡處。有白沙甚溜。前阻六尺高石。疑路窮矣。

因憶僧人曾爲余一一告語迷途。僧以院來禮佛客。其徒突山中道呼之返。於是旋行旋囑。從役默識之。二人互掖湖石上。復有路。兩度懸梯。五穿洞窟。其險絕處。有天設石欄。無欄處。有奇松。貫石橫出。遮蔽深谷。使不至膽掉。明有僧。獨居峯。峴觀其廢址。兩壁插空。或有雲來。更無鳥度。轉身西南。凌空復上。壁鐫天海奇觀四大字。粘。趾。陟。數。十。步。則蓮花之絕頂矣。天都雖稍下。而意

未肯降。其餘俯沈海底。都成蟻垤。東則滄海茫茫。西則匡廬隱隱。齊雲九華。南北拱峙。余飲玉池水。四望而呼吸之。元氣渾淪。萬里一瞬。亦神矣哉。余閱記錄。登頂者有三吳。宋吳龍翰。明吳廷簡。近代吳詹泰。今余獨飛身踵其跡。興趣何減古人。下峯至雲梯頭。發步處。壁如夾城。中段如棧道。下段削空無倚。同人從鯨魚洞口仰睇之。俱爲膽落。余仍散步而下。如履平地。鯨魚首翹蓮花之背。欲探蓮頂而未能。洞口一松一栢。松號臥龍。栢亦蚰蟻可念。被樵夫侵戕而枯。殊堪髮指。穿洞上北折至海子。海子本黃山之巔。而平行寬敞。怯者亦安。綠褥席地。入夏毫無暑意。登煉丹臺諸峯。簪拔於海門之巔。日光銜之。皆作紫色。一片雲激宕空靈。似欲引我上石牀。學陳圖南百日酣臥。惜天海菴光明藏俱墟。不得久留賞翫。過天平砭。飲石上。同人有醉。酌意。余挾從役升光明頂。視天都蓮花。若鼎峙然。廡川浦溪。舒溪諸水。如掌上螺紋。了了可數。東探散花塢。怪石人立。英雄兒女。

各具形態。從頂下北折入獅子林。寺門左有品字松。距品字數十武。有連理松兩株。合併分枝。如五龍。頂正圓。如十丈傘。蓋陰可庇百人。黃山松之最大者也。惜僅臘枯幹。皮盡禿。萎瘁久矣。惟得著傳聞。付之想像已耳。僧延入。茶飯畢。殘陽正挂。西海門有石如鷄鳴。寺小浮圖。腰露鋸痕。余按記目爲飛來峯。僧以爲不謬。飛來左右有奇峯夾之。僧目右峯爲石屏。西北峯腰一石僧。僧目爲達摩面壁。其神氣酷似。不嫌其借。林上添搆一新蘭若。額曰獅子林精舍。與舊臥雲寺接壤。宿林中佛閣。大風震盪。萬松化虬龍。欲挾獅子拔地而起。濤聲撼天地。早起衝風行。塢中所見。若筆花。若仙人掌。若鐘鼓鼎彝。造化幻戲。人巧那得奪天工。上絕壁。入始信峯。峯中斷處。跨以飛橋。橋左設石欄。右有松插橋頭。其枝橫出。亦堪扶危。今此松已不存在。越是橋者。愈兢兢焉。踰橋。石片夾立。中僅容身。題曰淨土門。外有聚音松。籠罩門口。亦大而奇。轉身爲定空室。古僧一乘課經處也。志稱一乘課

經此峯。課畢。孤臥其中。風雨無間。後又有江麗田於此鼓琴。其侄孫太守江恂嘗訪之。二碑現存壁間。近鐘魚杳寂。人琴俱亡。俯仰低徊。歎高僧高士之不可復也。此處望後海。較光明頂尤顯。峯之左爲石筍。嵌空玲瓏。雕刻不到。昨院僧於桃花峯畔。遙指之。目爲五百羅漢。朝天台。今不能舉其似。姑從其號可也。他如丞相觀棋。美人對鏡。神氣如生。不可以俗名而廢之。由獅子林下嶺。至松谷道上。鐘鼓鏗鏘。兔猿蹲舞。海子雲頭石人。皆倉皇祖餞。令人神牽目倦。而不可止也。憩松谷菴下。望青龍黃龍諸潭。綠砂鋪底。雪浪飛虹。尤耐久觀。下芙蓉嶺。至洞口。回首五城十二樓。森列天際。宜往年陳令題請觀二字於洞首也。過虎村。至瀟溪大橋。戴月而歸。不勝自賀。是役也。往還六七日。如天之福。纖雨不沾。余謂黃山。真寰中第一洞天。無石不靈。無松不秀。纖草微烟。皆有仙氣。可爲志切問奇者道之。

### 白嶽紀游

### 克三畢立

海陽八景。首推白嶽。歲次己未。承畏友慕陶之邀。遂費時三日。歷程百里。作白嶽之遊焉。

出休寧西門。綠竹夾道。麥秀平疇。短屋蓬戶。點綴其間。渡千秋橋。乃近來所重修者。上有廟。廟有聯。聯曰：「烟柳有湖傳彩鳳。」硤溪如畫臥長虹。」自是而西。田中多漆樹。不十里。抵藍渡。渡藍渡橋。或謂是橋亦名難渡。橋因昔有仙人某。在此賣餅食。三年之久。未有購而餉父者。世俗澆漓。感航難渡。故名。然此乃無稽之談。未可以爲信也。再八里。抵佛子菴。更五里。抵巖脚。時鐘鳴一下。乃詣於萬利館。館有聯曰：「茶亦醉人何必酒。」書能香我不須花。」午膳後。復行半里許。始登山。上不數級。卽見一碑。上鐫「齊雲仙境」四字。慕陶曰：此故同學汪君敦允之祖父手筆也。拾級而上。登白嶽嶺。嶺上有廟。內供關羽像。聯云：「片刻不忘大哥三弟。」一生未了曹操孫權。」廟前滿望皆竹。枝葉上敵。在晝猶昏。柔條交映。有時見日。深邃曠爽。疑非人境。已而抵桃源。

嶺重巖夾峙。上有亭。亭曰望仙。折而左行。入洞天福地。或稱桃花洞天。下有深谷。卽所謂桃花圃是也。旋由桃源嶺。抵玉樞宮。宮而彌陀峯。內祀玄武像。繼取道宮左後門。至眞身洞。相傳爲遷邇仙棲眞處。其廟背倚石崖。聯云：「草新南浦波浪靜。」「劍老西山鐵影寒。」座後有一圓潭。遊於是者。輒以潭水探目。潭之旁爲磚砌之壁。遷邇仙之眞身在焉。外書「眞身內藏」四字。左右各有仙人床一。乃半天然半人工而成者。旋取道通明殿。故址出洞天福地。則見一樓巍然矗立。上有額。題曰：「一天門。」路左石壁。所刻詩文頗多。登樓右望。石壁夾峙成門。號曰天門。上刻以「雲天一嘯」復還天功」等字。大如斗。古碑殘碣不一而足。昔新安太守崔孔昕。重遊白嶽。曾題詩二首。勒石。詩曰：

西入天門步上台。茫茫石徑倚雲開。遨遊浪跡歸何處。跨鶴揚州今又來。

絕巖層峻千萬叢。遊人幾度聽春風。牛山不必常

衣濕。今古豪雄入夢中。

其對於白嶽留戀之情。感慨之深。可謂至矣。拾級而下。經道德岳。內供老子像。圓通岳。內塑觀音像。一稱觀音岳。其前有一石。形似鸚鵡。故世人呼爲鸚鵡石。旋抵羅漢洞。慕陶曰。此洞甚深。空氣污濁。予冒險入。呼吸短促。不果達。遂出。既而詣龍王岳。泉水自此岳頂滴滴而下。所謂珍珠簾是也。前有一池。名曰碧蓮池。水甚深。濁不見底。旋右轉。石壁上多刻「天開圖畫」「天開神秀」「人間天上」等字。且古今名人詩記石碑櫛比。昔袁才子偕黃世埜劉志鵬遊白嶽。曾撰詩句。勒石於此。其詩云。

登山非登舟。與夫多曳縴。想見齊雲高。飛鳥猶股戰。初臨三松橋。直入桃花磯。離樓灌木陰。屈曲陂陀旋。路斷一洞開。石裂諸天見。懸崖高幕張。吞覆碧池面。遊人在下時。驟雨衣不濺。但訝珍珠簾。掛空千條線。跌坐未片時。陰晴狀又變。

自是由黑虎嶺西行。折入二天門。出二天門。經軍猷嶺。抵三天門。顏曰「江南第一名山」。出三天門。則道院甚多。予與慕陶乃將行李寄存於太微院。由應元宮前步級而下。經仙市。市甚蕭條。旋抵玄天太素宮。謁玄武帝君。前有一峯。孤立不倚。即所謂香爐峯是也。後倚玉屏峯。古木參天。陰風颯颯。玉屏之左側有鐘峯。右側有鼓峯。天然勝景。可歎觀止矣。

相傳玄武像。乃百鳥啣泥所成。當時鴉雀未任其勞。故此殿附近。無此二鳥。其像在玄天太素宮之天花板上。遊者輒以不得見爲悵。或謂大殿龕座上長約尺餘之像。即仿百鳥啣泥所成者而塑之云云。考玄天太素宮。乃明世宗以祈禱儲嗣有應而勅建者也。宮前陳列之大鐵香爐等。均爲明代遺物。宮外之石坊。分五門。顏曰「雲程進步」。乃清代乾隆間所建。今將傾倒。月出後始回太微道院。

次日偕慕陶重遊玄天太素宮。中有銅龜一。缺其嘴。燐



然有光相傳以錢磨其背。則此錢可以驅邪。出宮門。適遇道士一。相與問訊。始知山中道院。現有十二。每院道士平均有二十五人之多。未幾即回太微院。早膳後。請道士爲鄉導。經玄天太素宮。折而西行。渡小嶺。至紫霄。昂有宮題曰玉虛闕。亦供玄武像。右側曰天一眞慶宮。左側曰治世仁威宮。所謂玉虛闕者。即是齊雲老殿。危崖之上。刻有「飛雨」「霞光月色」「天下奇觀。此具瞻」第一洞天。「秀拔諸峯」「東南名嶽」「壁立萬仞」等字樣。其雕刻之工。誠有非今人所能企及者。前有駱駝峯。猶玄天太素宮前之有香爐峯也。宮後有紫霄昂。猶玄天太素宮後之有玉屏峯也。鐘峯鼓峯。亦各具之。自是西行。不里許。三姑峯迎面而立。五老峯又在望矣。蒼松雜樹。點綴其間。情崎嶇無徑。不易登。五老之左側。有一高峯。曰五鳳樓。其右爲紫雲關。通婺之孔道也。紫雲關之右。有獨聳峯。羊腸鳥道。拾級而上。有廟曰聳翠菴。出後門。繞道至觀音菴。亦稱老聳翠菴。菴依崖

造。無瓦椽。道士煮雲霧茶。飲之香而甘。休息片刻。乃登方臘寨。佇望久之。

既而循原道而返太微道院。午後登香爐峯。沿路有鐵練以資攀緣。余未及半即止。慕陶卒登其巔。據慕陶云。其上平坦。可容百人。有鐵香亭一。上刻「直隸池州府石埭縣上五都余溪里大興社奉道祈嗣信士方璋偕室雷氏林氏打造香亭一所。內置鳴鐘香案燭台上。獻伏祈早萌告皇明正德七年壬申十月吉旦建立」。

南望則玄天太素宮。光怪陸離。北望則突兀之黃山。縹渺來接。鄉導復偕我等遊樓上樓。道經老殿。折向西行。荆棘滿道。山徑崎嶇。行十里許。果抵樓上樓。飛泉下注。用以擦目。拾級而上。約二里許。即見東北懸崖上。髣髴如畫一幅。即所謂仙人掛畫是也。崖旁有觀音菴。一向菴南望之。隱約二峯。高插雲表。所謂筆峯墨峯是也。菴有聯聯曰「座上蓮花。西湖三月景」。瓶中楊柳。南海一枝春」。自是向西進行。抵一線天。此地兩石壁夾峙。

成路。僅容一人出入。至底約丈深。仰首望天。似成一線。旋由小徑。至狀元墳。復渡小嶺而下。則二三茅舍。舍旁養蜂殊多。前後園蔬咸備。世外桃源不啻焉。移時始循原途以歸。經仙市。購玩具數種。聊作白巖旅行之紀念。

### 九華紀遊

江南青陽縣西南十里。寰宇記言山有九峯。高一千丈。周圍二百里。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山有九峯如蓮花。易名九華。劉禹錫嘗謂太華之外無奇。女兒荆山之外無秀。及登九華。而後悔其失言。余曾由新安。道經青陽。一登其巔。時值初夏。山花放馥。林鳥喚雛。遊目騁懷。處處引人入勝。對觀山容。潦艸圖數千紙。雖有記述。不能詳盡。茲閱釋六舟紀遊之作。亦自新安始。喜其明潔。因錄之。有云。道光某年。六月二十四日。偕如意寺僧傳指。作九華山之遊。雇夫擔笈。行四十里。至沙溪鎮宿。二十五日。行六十里。至青山鎮宿。二十六日。行九十里。至池州府青陽縣界之流淚嶺。僧

庵宿。昔菩薩送童子至此作詩以別。其末句云。此去不須頻下淚。老僧相伴有烟霞。故嶺即以流淚爲名。左有彭祖墓。右有張果老墓。僅石碣爲標識。以存故跡而已。二十七日。行百里。宿於旅舍。二十八日。亦行百里。宿廿九日。五鼓起身。辰刻至頭天門。二十里至二天門。崇山峻嶺。溪水潺湲。洵爲仙佛靈區。行久之。山勢似覺散漫。十餘里中。所循俱屬樵徑。遙望山嶺。行人如蟻。而傳指挑夫在後數十里。待久之尙未至。余復越嶺數重。忽又山勢巍然。蒼煙迴合。進香者皆憩息山麓。樵歌互答。頗有別趣。及抵三天門。傳指仍未至。又復循巖陟壑。始達山巔。陡見白光兩縷。直逼霄漢。心殊駭然。不解其意。又行數里。始見殿閣巍峨。幾疑巖市。而滿山如落如薺。五色爛斑。若有搖動之勢。亦不知爲何物。行漸近。乃知遠方進香朝禮。而二十八房無容膝處。皆環繞巖坳。林麓露坐其間。直不啻萬人海矣。誨木庵舊寓在長生房。洗塵濯足。日已晡矣。而傳指與擔夫三更始到。竟無

安單處。就樓藉板而臥。魚目達旦。時入廟拜謁者。例皆在於夜間。謂菩薩理幽冥事。不宜日中耳。自長生房。至肉身殿。峻約二里。遙望朝禮之百老會。百子會。每人執一燈。如燭龍行空。亦一奇觀。黎明瞻禮肉身殿。直造凡石級八十一層。危險異常。兩傍聯有鐵索。倘心生恐怖。可扶索僂僂而行。升其巔。目極天空。俯視紅塵。宛如碧海。見塔除左右堅石築。兩槽進香者。以成段數千百。勛檀香。焚化其中。前所見白光直入九霄者。即此也。息足二日。訪化城寺。距殿二里許。門外有銅塔一座。高丈餘。圍六尺。凡七級。週刻經文。小楷甚精。塔外以鐵柵圍之。上列鐵釘。重疊不可勝數。以供進香點燭之用。奈燭油流汚。以至塔之下級。字跡盡掩。觀朝山者。皆雙膝磨地。週繞。名曰磨塔。來去如縛。旁樹石碑。乃康熙間青陽令所立。謂銅塔造自明初。余謂此塔製作奇古。斷非近鑄。惜不能滌去油污。一審年月。或五代及宋。皆未可定也。後至殿中。見進香歸者。紛紛屬僧鈴玉印於香袋。以爲

朝禮九華之驗。卽持印觀之。文曰。地藏利生金印。側有小字曰。至德二年。此係後人贗作。不問可知。八月初二日。下山作小天台之遊。高約二十里。其巔曰。觀音獨坐。峯前爲石桌峯。傍有石如龜之蹶。躡上山狀。宛若人力鑿成。余攀藤捫葛。始造其頂。遙望九子峰。卽肉身殿在也。頂有小茅庵。一老僧栖息其中。已忘歲月。土人云。辛丑冬大雪。浹山中。深可丈餘。入春二月杪。始能通道。咸謂此僧已凍餒斃矣。訪之。仍然無恙。其平素深定之力。幾不可測。豈古佛應現其間耶。使人肅然生敬。歸途抵黃山之麓。望始信蓮花天都諸峰。高出天半。因足力委頓。未敢問道。此生如與山靈有緣。遲日再理遊履可也。考休甯古曰。海甯。與吾鄉邑名同。蓋黃山又名黃海。義取乎此耳。詣齊雲山行五里。亦曰頭天門。而二天門三天門。相距不遠。山間不乏摩崖。皆前明游人題名詩刻。俱不足存入金石志也。寓寮亦名長生房。正殿下對香爐峰。其峯危巖屹立。至頂里許。上無容足之地。惟持

鐵索可登。有鐵亭一座。道士云。明時鑄成。欲上策無所施。陡覺雷電交作。須臾晴霽。其亭已至山頂矣。其言虛實。雖未可知。然亦足資談助也。至初五日。始抵新安。是行往返凡九日。徒步一千一百餘里。余少覺疲乏。靜息數日。康健如初。諺所云三日肩頭四日脚。信然。

### 環滁琅琊山記遊

琅琊山在滁城西南隅。六一翁所謂蔚然深秀者也。晉元帝避索虜之亂。駐蹕此山。因其始封琅琊王。遂以名山焉。山脈發源於嵩嶽。蜿蜒數千里。清流西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昔宋藝祖擒姚鳳皇甫暉等於此。誠天險也。山凡九峰。其最高峰上有漢高祖廟。相傳高祖曾隱此山。他人求之不得。呂后迹而得之。至今山巔。時有白雲籠罩。高祖爲豐沛人。故山又名豐也。其中名勝以豐樂醉翁爲最。琅琊寺野渡庵次之。宋坡老以西湖爲餘杭眉目。全椒薛慰農先生又以豐樂醉翁爲滁中眉目。於是乞各大吏之廉餘。重新棟宇。翬飛鳥革。煥然一新。

春秋佳日。小集賓朋。野簌山肴。互相徵逐。出西郭門。迤邐行來。山高水清。宛然在目。先至野渡庵。選石小坐。咏韋公野渡無人舟自橫之句。與山僧相問訊。已覺襟去俗塵三斗。遙見豐樂亭子在山腰間。趨同人赴之。行林薄中。春夏之交。綠陰滿地。曲折四五里。峰迴路轉。始至亭畔。先尋薛先生重脩碑文而讀之。古氣磅礴。足與名山千古。寺僧煎茶。至云水汲自庶子泉。盧仝七椀。兩腋生風。迴視樓臺掩映。金碧參差。山城水郭。如帶如環。令人有一覽不盡之勢。循山之脊。有間道可通醉翁亭。石徑崎嶇。躑躅前進。下有白龍潭。始祭天禱雨處也。豐碑岌岌。一靈竈負之。談笑移時。醉翁石偃臥道旁。雖不能言。而似遊人同入醉鄉者。隨步薛老橋。清溪宛轉。往來遊魚一一可數。花間尋徑入。石刻醉翁亭門額。掩映於蒼松翠栢間。其中爲醉翁亭。後爲二賢祠。祀歐公與蘇長公也。其西爲馮公祠。則祀明太僕寺卿也。馮公事備載滁志鄉賢傳。又其西爲薛樓。有薛慰農先生小像。而

祀之。山之僧慧參有聯語云。「願將山色供生佛。」修到梅花伴醉翁。以樓之下有梅亭也。其西南爲曲水流觴。愚老又有聯云。「同洛社遺風。杯渡輕便增酒趣。」仿山陰雅集波紋曲折象文心。亦足見其雅致也。每與同人泛觴於此。瞻豐卽醉。信口雌黃。謂豐樂纈密。醉翁瀟灑。豐樂如仙風道骨。醉翁如明沐倩妝。豐樂宜於陰。憑軒凝睇。雨中春樹萬人家。如披王摩詰詩中畫。醉翁宜於晴。迴闌曲折。臺棟連雲。如披小李將軍金碧細畫。其中一種意態。非凡人屐齒所能到也。同人皆以爲絕妙品題。夜宿亭中。聞隔嶺鐘聲。諸天縹緲。山僧顧余曰。此卽琅琊寺鐘聲也。讀吾鄉詩人司空表聖詩品。太華夜碧。人聞清鐘。恍惚遇之。侵晨卽起。山光潭影。闌盪心胸。林間百鳥嘈雜。羣雛嚶食。響入雲霄。而初日已照高林矣。早餐畢。同人謂豐樂醉翁。皆已窮其勝。曷登琅琊高峯。遠眺和陽山影。鍾阜江光。極大觀而無憾乎。余曰。羣峯際天。賂辨人境。而道路之危險。羊腸鳥道。當

不是過。越峯始見蘭若。寺僧了塵。田家子也。與余同里。因道此山之勝。在乾嘉間山中。傳戒僧衆。每年率以數百人計。兵燹後。僅存無梁殿三楹。欲復舊規。憂憂乎其難之也。乃尋歸雲洞。及宋張方平讀書處。方平記前生爲琅琊僧。手書藏經。未成遽逝。再生牧滁。陽重尋故籍。繕而補之。故世號爲二生經也。西晡將墜。散步歸來。同人咸謂此遊。不可以不記也。振筆書之。以當鴻爪之迹云爾。



新遊記彙刊卷之二十一

江西遊記

遊贛州通天巖補記

夢痕

癸丑夏。濫竽贛州法政及中學講習者。既一學期矣。長夏無聊。適徐君夢湘。並三五同志。邀往通天巖納涼。尋勝。以遣岑寂。約以期之前一日。雨師風伯。阻人遊興。及期。天無霧色。將謂乏山水緣。必難踐約。時計十一報。乃前之約我者接踵至。催促上道。遂同往西門河畔。僱一葉扁舟。順流而下。經龜閣尾。卽章貢二水合流處。有頃。經一白塔。層疊而上者。其級凡九。卽俗所謂留以鎮壓水勢者。是處卽名白塔下。再行里許。舟已傍岸。同人棄舟就陸。距解纜處。計程約十五六里。費時僅二刻許。而贛州城市。迴首已在烟霧中。遵道而行。蜿蜒曲折者。又十里許。板橋野店。臥牛伏犬。田疇間青者碧者蒼者赤者。一望無際。鄉邨風景。歷歷在目。山凹間有田如梯。

有水如帶。徇田塹互而上。大山當前。怪石壁立。偶一昂首。則見懸崖俯視。高不可攀。形狀巍峨。望而生畏。行人至此。覺水窮山盡。疑無路矣。忽道左現不規則之石階。約數十級。同人拾級而上。階盡而巨洞當前。疑爲仙府。洞高約五尺許。長寬均不逾丈。雖人工鑿成。然亦頗饒幽趣。洞門額有石刻「忘歸巖」三大字。年久剝落。幾不可辨。巖高不可意測。洞外左側有幽谷一處。谷旁石刻王陽明先生題壁。字畫爲風雨侵蝕。已非廬山眞面。入忘歸洞不數武。仍歸正道。恍若別有天地。非人間。復由此入山。以不諳程度。故誤登石階。約一二百級。造山巔。有古刹一。蝠糞滿堂。獸爐不煖。蛛絲繞殿。鳥跡緣苔。蓋空曠無人者久矣。此時同人已疲倦不堪。席地而息者久之。及詢樵者。方知通天巖在彼。而不在此也。降階而下。又有頃。始達所屆。是處三面懸巖。天然石窟。中有寺曰通天。是寺藉石窟構木爲廬。背山面壑。門首林木蔽空。有時見日。葱葱鬱鬱。蔚作大觀。入寺甬道兩旁爲

院落。左側有船廳一座。供遊人甜食者。陳設不盡精美。而窗明几淨。雅無纖塵。階前古柏二株。窗外修竹成蔭。勞頓之餘。求一棲息地而不可得。況此地有詩有棋。有簫有笛。有山有林。有泉有石。皆可怡情而適性者耶。長老師徒。遞以茶點進。枵腹經此。不啻飽食當肉矣。廳前石砌小徑。斜達正殿。殿供大士羅漢諸佛身。殿後左側有小門。通至後廳。則黑色斑斕。斜上而直立者。巖窟中之石壁也。沿壁而左爲厨。右則空室數間。環繞正殿。內陳農具。汲桶油杵水車。亦若表示其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與世無求之意者。觀於此實已俗慮全消。塵心頓退。而願與此山終老也。院落之左。旁殿三楹。側爲僧舍。壁間石刻甚夥。皆東坡陽明遊山遺跡。走馬看花。惜已不能記憶。院落之右爲廠地。中植花果。時青梨個個懸樹。間作倒垂狀。信手摘來。味亦耐食。院落兩旁懸巖斜簷。巖壁刻石。刻佛像甚多。上下大小狀不一致。寺前山壑一帶。禾苗蔬菜。青碧如氈。池塘蓄水。風吹作紋。山巒重

疊。三面環抱。蒼茫獨立。覺天涯無路。遊倦忘歸。有飄飄欲仙之概。返至船廳。而已酒菜畢。具杯盤羅列。老僧笑曰。盤餐市遠無兼味。同人笑而謝之。次第入座。菜數凡十雞鴨魚肉。皆菜蔬瓜類所贗造。以僞亂真。味甚不惡。是亦飲食中之別開生面者。膳畢。已微風入戶。晚霞映山。同人就廳事中。或奕或詩。或吹或唱。以盡一時之興。最足以快心者。則夢湘徐君之崑詞。與幽靜抑揚之羌笛。並奏於荒涼山寺中。楓林遙答。山鳴谷應。時夜將半。間有啁啾之鳥。與唧唧之蟲。發爲淒切音。以助清興。笛韻旣罷。曲亦終歇。遂覺萬類都寂。只存天籟。轉覺無聲。勝有聲矣。談笑移時。同人尋床展席。或效入定老僧。或作盤坐道者。或以閑話爲終宵之樂。翌早遊倦云歸。但見半輪旭日。幻成異彩。中流返棹。客喜而歌。歌曰。贛水蒼蒼。天巖茫茫。仁山智水。樂正未央。盡情適性。以詠以觴。勝筵難再。勝地不常。雪泥鴻爪。著迹大荒。吁嗟。嘔噫。用誌不忘。

# 廬山遊記

黃炎培

二十六日十時半起程上廬山。自九江至蓮花洞二十五里。自蓮花洞至山巔牯牛嶺十八里。外國人於九江及牯嶺各設公司。爲遊客代辦山橋及挑子。規定一橋四夫。自九江至牯嶺二圓四角。挑子每名六角。余輩三人皆立意步行。向公司雇挑子二。肩行李以從。十里至十里坡。又七里至華封橋。皆平地。過橋神社設小學校。曰德化西鄉第一初等小學。學生三四十人。就神龕左右爲教室。羣兒雜坐。教員方上地理課。繪地球於黑板。隨指隨講。學生則七縱八橫。有背師坐者。蓮花洞爲小市集。當山北麓。一徑曲折斜上。石級層累。直抵牯牛嶺。五時乃至。宿胡金芳客棧。胡其炳君所介紹。並爲介紹蔡君廣田。蔡君舊同文書院畢業。復留美畢業。現在牯嶺租界公事房副辦。既相見導遊租界一周。

地長且平。兩山環之。泉水甘美。夏不苦熱。今之租界面積。南北長約三里。東西寬二里。居留者之國。凡七。英法德美意瑞威日本。今請略述此行訪得之歷史。與其現狀。

距今二十年前。美人李德立。向廬山某秀才以銀二百圓購地一方。不立界址。用李名向官廳納契稅。官廳誤爲華人李姓德立名也。既給印契。驗爲外國人。大悔。亟與交涉。無效。乃捕賣地者久之。案擱不問。外人乃續續購地。遂有今日之面積。至滿清末年。始禁賣地於外人。而外人則改賣爲租。仍復推廣。民國二年。乃下租賣並禁之令。立石劃界。此租界之有界。則民國官吏較勝於滿清之所爲也。然所推廣之租地。不立年限。與購無異。僅歲納租金總額千餘圓於吾國官吏耳。

界內歐美人住宅三百餘所。日本人購地而未建屋。由此三百餘家組織成自治機關。經理界內土地買賣。房屋建築修理。收稅。道路工程。衛生。警政。教育。慈善事業。



及一切事宜。其法以界內土地除先經購買外。悉歸公

有。而定價出售之。每長二十五丈。寬十二丈五尺。價三

百圓。建屋則每所年納稅二十圓。充界內自治費。住界

內之外國人。與外國人偶遊廬山入此界者。皆須年納

稅一圓。充界內築路費。額設董事十二人。爲名譽職。由

此三百餘家互舉之。無房屋不納稅者。無權。每年六月

開常會。此十二人中。規定至少須舉常駐界內者三人。

置總辦一員。及職員若干員。皆有給職。由董事聘用之。

總辦爲外國人（現爲英人）。餘則中外兼用。

住民以避暑者爲多。平時他去。其屋由自治機關派人

保管。設警察二十名。夏時站崗。他時督工。或令保管房

屋。飲料及市售食物。皆須受自治機關衛生員之檢查。

嚴禁傾棄污穢之水。與一切物於溪內。界內有小學校。

有禮拜堂。有醫院。有公共之運動場。但見道路橋梁修

治平坦。綠陰夾道。溪流水清。方罨整齊。氣疏以達。自治

之總辦策馬巡行於其間。百工各舉其職。入其境者。恍

遊歐美焉。

此外俄人租界一區。地較小。房屋僅四所。未有經營成

績。本國人亦有購地嶺旁。籌畫建築者。江西省公署於

山巔立清丈局。經理清丈買地及收受外人地租等事。

租界一邨。落景象也。其市集則在租界以外。雖整潔不

及租界。亦頗染歐風。胡金芳棧在焉。收拾精潔。供應亦

佳。而價較貴。夜與蔡君廣田商定遊山路程。

二十七日。今日擬先遊西北一帶。十時。裹糧出發。既過

七國租界及俄租界。遠望西北空曠處。白雲一片。狀若

覆絮。無數山峯被揜。無出頭地。獨己身高立其上。彼下

界居民。但見蔽日浮空。長天一白。安知雲表尚有吾輩。

念及此。覺一步一履。非人間世。時則望西而行。滿地山

石礫。確。卻亦無甚艱險。八里至金竹坪。在黃龍山南。背

倚九奇峯。爲高峯下之長坡。古有千佛寺。今存破屋。亦

莫識寺名。但呼金竹坪而已。廬山之頂。峯巒四潰。此居

其中。舊設收馬廠。今改種植公司。其地坡陀平衍。可種

植也。願事初創。在經營中。北行五里。至黃龍寺。以黃龍潭得名。有藏經閣尙存。寺前婆羅樹二。爲千年前古物。相傳自西域移植來此。入門。寺僧方集傭人而泣。異而詢之。且泣且語。寺四圍森林採伐權。被奪於種植公司。且迫立願書。如再採者。被逐無悔。佛門清淨地。乃亦受此煩惱。懼阻遊興也。亟辭出。自西北下。入邃谷中。有聲若雷。一瀑短而肥。注入碧澗。清淺可浴。是曰神龍宮。前行循小徑上。至天池。

天池在天池山絕頂。長約四五丈。寬可二丈。周甃以石。池水終年不涸。當天池寺前。陽明先生曾題廬山最高處五字。已不可見。寺建於明嘉靖中。地高寒。陶力不支。覆以鐵瓦。今僅破屋三椽。而鐵瓦尙有存者。寺僧爲贈一片。叩以遊程。頗能了了。此間爲廬山最西北之峯頭。遠眺長江。俯覽平畦。一綠界以白色之小溝。實則潯陽九派之分支也。用遠鏡能窺見南潯鐵道之軌線。旁有臺曰文殊臺。南臨危崖。巨石聳出空際數丈。下瞰絕壑。

深不可度。曰捨身崖。西南望鐵船白雲諸峯。雄奇秀拔。而仰天坪。若坦腹空際。高曠出塵。東北行三里。得御碑亭。仙人洞焉。御碑亭當白鹿昇仙臺之上。奉明太祖御製周顛仙碑。亭半圯矣。東北數百步。爲佛手崖。一曰仙人洞。石室嵌空。中有小池。水寒冽而不涸。僧人淪茗。以供客。小憩。夕陽西落。辨途以歸。是日行三十餘里。向西南繞至西北以返。上下諸峯之嶺。有時四覽寥廓。有時一往幽深。是爲第一天所見。漸引吾人入勝矣。

二十八日。昨日之遊。蔡君爲定路程。雇土人導以往。今日蔡君鼓輿約同遊。東至栖霞。轉而南。經萬杉秀峯。以達歸宗。還至白鹿洞。經三疊泉。以歸。計往返至少須三日。晨九時行。余輩三人。蔡君與南挑子。而六望西南。過租界。取道橫門口。出大口。境與昨遊無少異。一過大口。循石磴曲折以下。乃見漢陽太乙五老。犁尖諸峯。雄偉秀麗。景物大變。東南鄱陽湖帆影可數。其南能以遠鏡瞭見南康城。山半有民居。可小憩。曰大石頭。蓋結茅大

石之上者。至此悟大口卽志所稱含鄱口。其位置方向。與志載均不謬。實自東上廬山大道。時天忽微雨。亟前進。四山濃翠欲滴。雨漸甚。道旁磐石中空。恰容二三人坐。急入暫避。路見小瀑一道。按卽志所稱白龍潭瀑。俗謂白水漕者。過栖賢橋。道左臥大石。上鐫尺痕。積之爲丈。大楷題曰「上古之一石尺」。不知其何自來也。時已從峯巔降麓。傍流泉而行。微雨空濛作潤。清幽中但聞山鳥啁啾。泉流瀟瀟。至栖賢寺。

栖賢寺。唐李渤讀書處。以渤故謂之栖賢。廬山五大叢林。曰歸宗。曰秀峯。曰萬杉。曰海會。栖賢其一也。在廬山南部。寺供白玉佛一尊。高二尺許。瑩潔有風致。有五百羅漢圖二百軸。清康熙間。蘇藩金世揚。以重金倩浙畫師許從龍繪。以施諸寺者。歷劫散佚。其存者。張寺壁間。高如殿壁。神采生動。寺四周古樹修竹。碧嶂之下。清泉縈繞。其境幽絕。

栖賢之勝。在玉淵金井。玉淵者。水自四山奔流而下。輾

轉與大石觸。奇鬱盛怒。至寺側。忽得平石。溜瀉數十丈。下陷不得貼石。則駕空斜飛十丈餘。而後墜。其聲至厲。潭面石激於水。皆凹滑。縱足則溜。其深莫測。觀者髮豎。潭既溢復奔。經數百武。復陷爲潭。如是者可七八。今且記一軼事。

距今七八年前。有美國人六。就玉淵浴。甲忽發奇想。仰臥水次。藉水力刷其全身。不意水力猛。推陷潭底。甲本善泅。三躍不得上。乙與甲爲至好。急投入。欲共挾以上。卒俱淹死。余所攜導者。當時實從六人游。故述之甚悉。此甲乙爲上海約翰書院教員。乙孟姓。衆感其義。於院內建思孟堂爲紀念。

玉淵之水。奔放直下。數折得橋。曰三峽橋。俗呼觀音橋。其下有潭。清瑩澄澈。曰金井。夾溪巨石。或眠或立。驚湍撼之。坪甸跳激。草木咸有怒態。與廣田志廉分踞危石之巔。攝一影。十里至萬杉寺宿。是日行四十里。

二十九日。萬杉寺僧曰書齋。熟廬山掌故。語言思想皆

清激。昨宵冒雨抵此。燃松明向火。暢談勝蹟。實一絕好。遊山顧問員。寺在慶雲峯下門前。古樟多株。有一本而二榦三榦者。有五榦者。俗呼五爪樟。皆宋時物。寺後四巨石踣地。劖盈丈大字曰龍虎嵐慶。旁石署槐京包帶書舍之。西赴秀峯寺。

秀峯寺爲今日遊山正的。寺當鶴鳴峯下。古名開先寺。李白廬山謠所稱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指此。願香爐峯雙劍峯及瀑。皆絕高。陰雨不得見。晴矣。白雲繞之。又不得見。維時雨後陰晦。出寺仰望。濃嵐一抹而已。僧梅深導遊青玉峽。峯頭諸瀑合流出山。峽中下注石潭。石碧而削。水白而飛。盪成深淵。空請幻碧。名其潭曰龍池。梅深攜我度峽。踞壁際磐石。玩其狀態。石坡題刻無數。中有宋米芾第一山三大字。寺後有臺。世訛爲昭明太子讀書臺。實則南唐後主李煜少時來遊。築書堂於此。其後卽位。詔改爲寺。故臺猶存。觀馮黃諸記。可見臺下刻王陽明平宸濠記功碑。黃山谷書七佛

崗。時雲悶不開。香爐雙劍終不得見。乃復南遊歸宗。歸宗近廬山西南盡處。王右軍守潯陽。旣解組。卜居金輪峯下家焉。其後捨宅爲寺。寺有墨池。方可丈許。水黑。相傳右軍洗墨處。據志寺後尙有鵝池。今沒。山頭高峯。所謂金輪第一峯是也。峯頭有塔。寺僧謂藏舍利。故數千年不毀。未及上。西行得溫泉。地在曠野。小水一勺。溫處約四五方丈。其地南去黃龍山約五百尺。北去廬山八百尺。距南潯鐵路黃老門車站二十五里。向村婦購雞子入泉。經十三分鐘。微凝可食。惜其地無人爲經營也。回過柴桑橋。訪栗里陶淵明故宅。不得。詢土人。恰遇陶姓。謂陶姓尙多。但無顯達者。觀道旁築橋捐金題名碑。陶姓固不少也。時定計歸宿秀峯。爲一覽香爐雙劍地。過金雞峯。忽見山坳二瀑。土人導入道觀。則簡寂觀也。爲宋道士陸修靜所居。有大石橫臥。曰禮斗石。高如人。長可三丈。置天井中。幾無隙地。時天漸晚。不肯舍。二瀑乃匆匆從寺後山麓攀藤以上。卒盡見之。瀑雖非至

肥然散珠噴玉。滌盪胸次。足償今日奔走之苦。尋原路歸。不得。黑夜防相失。彼此叫號摸索。幸秀峯寺僧以燈遠迎。乃達寺。是日行四十餘里。秀峯去南康城僅十里耳。

三十日凌晨睡起。出天井。忽見香爐雙瀑。高出青霄。狂喜不暇。覓僧爲導。遽從寺側小山攀藤捫葛以上。山無路。或阻於流泉。或罨於叢薄。恃其頑健之腰脚。鼓氣直上。藤多刺。滿掌皆血。勢已有進無退。亦不復顧。卒登虎山之巔。盡覽諸勝。既攝影。復圖其大概如下。

廬山此行。以茲地爲最苦。亦最樂。時則天無片雲。峯頭寶鼎莊嚴。氤氳暫歇。二瀑得數日雨。益肥。襯以朝霞。初旭清麗之山光。直撲眉宇。其他在重巒疊嶂中。遠望不可見。苟登其巔。俯視者。又不可見。故虎山之巔。實爲絕好覽此勝境處。無怪古今遊客。到此輒欲辭謝人間。苟余無他志者。亦且散髮入山。不願復落塵海矣。流連既久。僧漢堂來迎。訝此非路也。何得來此。乃導自

他路以下。是山產雲母。僧名之曰千層石。滿地一白。登激俯拾。卽是廬山之南。此石甚夥。東望白鹿洞行。

白鹿洞在廬山東南五老峯下。峯南餘脈蜿蜒中。崛起一山。四山環之。曰後屏山。白鹿洞在焉。洞爲李渤隱所。常著白鹿自娛。故名。南唐立爲國學。宋初爲四大書院之一。及朱晦菴知南康軍。闢舍置田。講學其中。時稱極盛。厥後興廢不常。清末廢書院。旋改爲高等農林學校。光復後未續辦。僅保管而已。時適省城高等農林學校林科生在此實習。晤教務主任周君澹初。(蔚生)舊

識於北京中央教育會者。校旁祀朱子有偶像。院故爲朱陸講學極盛地。故凡有建築題名。皆采取宋儒學說名詞。如院前之溪曰貫道溪。橋曰貫道橋。曰流芳橋。亭曰朋來亭。山曰卓爾山。源曰聖澤源。

白鹿洞赴海會凡十里。途次觀五老峯頭雲氣。忽生忽滅。其間正對東南。削成一片。海會寺在其下。入門。住持僧他去。僧海寬出迎。寺藏有血經。僧普超以刀劍掌灑。

血於杯。應之以書。已成七部。可謂苦行矣。時已近暮。若依原定之路程。尙有三疊泉未去。而蔡君告假僅三日。

今夜必須過回牯嶺。明晨可供職。計海會至三疊泉有二十里。若行間道。較艱而近。自三疊泉回牯嶺。尙有十五里。乃決自間道趨三疊泉。期今夜必返。

廬山之南有虎。五老峯一帶屢食人。余輩一行人衆。無畏。循山逕行。犖确至不能著足。其陡峭處。稍縱卽溜。計行叢薄中二小時許。始達其嶺。而泉見。

三疊泉出自大月山。由五老峯背東下。始懸注大磐石上。鼻鼻如垂練。既激於石。摧碎散落。蒙密紛紜。噴洒第一。大磐石。隨爲洪流。下注龍潭。轟轟如萬人鼓。惜不獲薄觀。僅得隔谷遙望。計近當更大。廬山瀑此最著名。苟

以人力經營建築。俾遊觀者得一親其噴沫。豈不至善。天漸黑。以杖撻地而上。度大月山。

今日走路較多。挑子力疲。口尤渴。偶迴顧。一人狂飲。余所汲玉淵水。急走奪取。則飲幾盡。猶喃喃辨。余雖怨之。

不能不深致惜。經女兒城。回牯嶺。胡金芳棧。已十下鐘矣。是日計行八十餘里。

### 匡廬避暑日記

東臺楊恭甫

余旅鄂三十年。游廬山之志。夢想者久矣。漢距灣雖數百里。而輪舶往來。一夕可到。乃蹉跎復蹉跎。至今日而始達目的者。其故何歟。卅載光陰。虛擲於塵海中。爲名。爲利。爲束縛於無形。舉一切風雅之事。拋棄殆盡。所以廬山之遊。年年作是想而無是事也。迄今思之。凡所作。爲。都成夢幻。無補於國。無益於身。悔不如早自爲計。絕人。逃世。入山之深。侶漁樵而友麋鹿。還我真吾之爲樂也。久處此污濁世界。急欲至荒涼寂寞之區。一洗胸中。骯髒齷齪之氣。故今夏決意一往。未行之先。已蓬蓬有。生趣。况置身千巖萬壑間乎。廬山遊記。近時出版者甚。少。今將山中所聞見者。介紹於同志。因以爲記。

民國七年夏歷六月十七日晚。附江華輪船赴潯。十點鐘開輪。同舟有吳佛緣兄。畢業回里。施君成之。赴滬。成。

兄邀在大餐間夜饕。閒談至二點鐘寢。

十八日晨七點鐘到灣。先兩日電達吳城。邀養一甥同往。抵埠。養一卽來船。同至灣陽旅館稍憩。訪匡廬公司。知由九江至蓮花洞二十四里。地尙平坦。新闢馬路。可乘汽車。車價每人一元三角。由蓮花洞至牯牛嶺十八里。山路崎嶇。換坐山轎。轎有頭二三等之分。頭等加洋一元。二等加洋五角。三等不加。每轎四夫。每夫價三角。余坐頭等轎。加夫二名。到嶺後。每夫給酒錢約一百文。行李衣箱等件。交公司雇夫運送。毫無遺失。每夫價六角。此其大畧也。余與養一回旅館。收拾行囊。交該公司包運。後至湖山第一樓早餐。十點鐘至新壩口汽車行。主僕三人。共乘一車。隨到隨開。須加一人車價。計洋五元二角。當卽開駛。約二十分鐘。抵蓮花洞。雇藤輿三乘。登山。始則蜿蜒曲折。尙覺平穩。峰巒滴翠。高聳入雲。修竹幽深。松杉陰翳。四面泉聲。響振山谷。瀑布如匹練。下壑。八里至竹嶺。與夫午饌。復行。上月弓泉。巖巖陡削。鑿

石開路。下視。則深谷幽邃。泉石爭鳴。約二千數百級。始至月弓泉山頂。遙見牯嶺華界西式房屋。高下矗立。狀似蜂巢。此地距牯嶺不過六七里矣。再進。皆懸巖峭上。新開之路。抱山步步上行。愈轉愈高。愈高愈險。最險處。略置木欄。聊壯行人之膽。將近牯嶺。路始稍平。一點半鐘抵嶺。寓匡廬旅館。屋宇雖小。尙清潔。可下榻。華氏表七十三度。較山下相差十餘度之多。日間衣夾襖。夾馬褂。夜分蓋綿絮。毫不覺暖。彷彿深秋天氣也。薄暮偕養一在租界閒步。十點鐘寢。

十九日。華氏表七十三度。天氣甚涼。幾不知人間有大暑也。回憶乙未。在倫敦。六月中。隨欽使赴法。渡多佛海峽。風狂浪湧。同人均衣灰鼠馬褂。今晚亦彷彿相似。夕陽西下。與房主人何君瑞昌同寓。汪君寶孝遊租界。西人於牯嶺對面山腰間。闢路一條。余等卽循此上山。萬松挺立。一碧無際。遙望對山。瓊樓玉宇。燈火初明。流水潺潺。如聞鐘磬。所謂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卽此境。

也。天色昏黑。由山後捷徑回寓。然此行已七八里之遙矣。六十衰翁。尙不覺倦。私心自慰。

二十日晴。華氏表七十五度。上九點鐘。汪君寶孝約遊天池山。雇藤輿三乘。養一同往。山距牯嶺約五里。在香爐峯迤西。東瞻佛手巖。西望白雲峯。其陽爲九奇峯。其陰爲石門澗。二水縈廻。四山朗豁。沿途或入幽谷。或上山巔。俄見峭壁上御碑亭在焉。亭石製。中有碑。高丈許。明洪武二十六年所建。述周顛仙事畧。顛仙言多奇中。後會徐道人。天眼尊者。遣赤脚僧。進藥和詩。上感。親製碑以表彰之。余與汪君各購搨本一張。亭對面卽佛手巖。巖下有洞。謂之仙人洞。洞口設有神龕。洞中石罅。終古滴水。鑿有兩池。圍以石欄。上鐫瓊漿二字。設杯二。以備遊人飲。余飲之。其味甘厚。洞旁有石室兩間。旁懸匡廬全圖。徘徊刻許。復循石級登山。山頂有天池塔。宋丞相韓侂胄建。今半頽。由此往天池寺。約二里。過一小嶺。抵寺前矣。

天池寺者。卽宋之天池院。明太祖撤而天。之者也。太祖感周顛仙語。雖無正詞。然皆有義意。預吐禎符。以開鴻業之先。就天池寺故址。以崇祀。賜銅鐘象鼓。覆殿以鐵瓦。當時屋宇宏麗。金碧輝煌。寺在小峯絕頂。乃有石池。泉水不竭。今則池水依然。而荆棘橫生。僅贖石獅一對。中有平地甚寬。新建佛殿一間。尙未落成。旁有小屋。一僧一道居之。鐵瓦尙存數片。僧出以見。烹茶款客。小憩片時。道觀文殊臺。臺廢。基在下。臨無際。遠見平疇。隱隱泉從灌莽中墜。鳴聲日夜不絕。鐵船九奇諸峯。爭奇競秀於目前。臺西下有邃谷。據述常有火光出。是爲佛燈。王陽明有文殊臺夜觀佛燈詩曰。老夫高臥文殊臺。挂杖夜撞青天開。撒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然則佛燈確有其事乎。以余思之。或是燐火耳。天池寺以明初爲最盛。嘉靖中復修。迨前清洪楊亂後。盡成焦土。所謂聚仙亭。凌虛閣。皆不知所在焉。登輿回寓。已午後兩點鐘。



斜陽明媚。餘興未已。與養一由租界北一路上山。其下球場數方。紅男綠女。打球爲戲。觀者或坐或立。歐美兒童。皆跣足嬉戲水中。行里許。至山巔。有石桌二。石磴四。光潔可愛。適有老者至。詢之曰。此華界也。桌磴乃張姓所置。兩旁皆高峯。中露一缺。適當其前。遠望長江如帶。灣城隱約在目。似一棋盤。俯視衆山。小如嵴螻。江北有一大湖。詢之老人。卽皖之太湖也。余等坐石磴上。瞻覽良久。循原路下。天已昏黑矣。

二十一日。天稍暖。華氏表早晚七十五度。中午七十七度。據房主人云。最熱至八十度止。彼居此十餘年。從未<sub>有過之者</sub>。今日適有小雨。不敢遠遊。查廬山禹貢揚州之域。卽敷淺原也。禹貢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夏允彝合注敷淺原。卽廬阜也。所謂匡廬者。廬藩廬江四辨。因古屬廬江郡而得名。豫章舊志。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東海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治天下。而亡。漢封俗爲越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寓精

於洞庭之山。故世稱之爲廬山。漢武帝南巡。觀山以爲神靈。封俗大明公。遠公法師廬山記曰。殷周之際。匡俗先生。奚道山人。共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爲神仙之廬。因以名山。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晉王羲之。陶淵明。謝靈運。遠公法師。往來歌詠。遺跡甚多。如墨池。栗里。虎溪。迄今猶在。唐宋名賢。探幽陟險。足跡遍山中。遊記詩文。散見於各集者。指不勝屈。明太祖征陳友諒。駐兵廬山。事跡尤多。昔人稱廬山曰。博大雄奇。非黃霍灑諸山所可比。其橫互四出。雖片石孤岑。皆挾煙雲之氣。又曰。山無主峯。橫潰四出。各爲尊高。不相揖拱。誠爲定論。志載或稱高七千丈。或八千丈。廣數百里。皆臆度之詞。今西人測量。由平地至最高峯。約五千尺。牯牛嶺距地約三千六百尺。四週約三百里。較爲可信。山之陽屬星子縣。山之陰屬德化縣。前臨彭蠡。背倚潯江。宜乎襲澹巖。謂爲五岳而外。首推匡廬也。

廿二日。晴。華氏表七十五度。午前九點鐘。偕養一遊黃

龍寺。觀寶樹。寺距牯嶺八里。半途下輿。渡溪。步行大石上。泉水噴射。聲如雷鳴。復登輿上山。羊腸一線。藏於竹樹之中。越山巔。見四面高峯合抱。山麓地勢略平。有十餘畝之大寶樹。挺立其中。樹有二亭亭如車蓋。娑羅木也。扶疏四垂。妙好端正。若浮屠所畫瓔珞琪樹者。相傳晉僧曇詵。自西域攜來植此。其一大五六圍。其一略小。由根至頂。直立如塔。高十餘丈。綠陰蔽空。皮色紅滑如降香。紋理細密。光潔如斑。畧生苔絨。尤奇者。無一枯枝。葉似松針。嫩碧如油。皆千餘年物也。樹旁有石碑。上鐫莎羅寶樹四大字。其下剝蝕殆盡。只萬歷二字。並乾隆三十四等字。模糊可辨。餘則無可識認矣。寺僅老屋五六間。門額鐫黃龍寺三字。寺左爲森林局。新建石室頗雅。寺右修竹數百竿。下有菜圃一二畝。此樹幸植山窪中。四面高山圍繞。以爲保護。若在山頂。必爲風所損。不能保存至今也。午後乘輿由魯嶺回寓。（按志載大林峯南有上大林寺。寺前有寶樹二株。又載踰赤脚塔山。

東南行約三數里。渡溪。松杉蒙密處。是爲黃龍寺。寺踞于廬山之中。以黃龍潭得名。後枕玉屏峯。前有天王峯相峙。其西爲御碑亭。然則今日之黃龍寺。實爲上大林寺故址。亂後無據。行僧到此。誤以爲黃龍舊基而建寺焉。閔王思任黃龍寺遊記。潘之恆石林社記。黃虞佐宿黃龍寺詩。皆未有言及寶樹者。尤爲明證。今之人。只知赴黃龍寺觀寶樹。而上大林寺之名。亦無有知之者矣）

二十三日。風大。華氏表七十五度。同寓蔡君廣田。湖北籍。曾任牯嶺租界公事房職員二年。今爲九江耶教牧師。於廬山租界歷史。知之最詳。蔡君云。三十年前。有英國牧師李德立君。卽今上海卜內門大班。今年在滬上組織南北調和會。欲排解中國之紛爭者也。昔年任牧師時。遊歷廬山。知牯牛嶺爲避暑最適宜之地。因偕華人戴鶴臣。聯絡當地秀才羅姓。以銀式百元。購地一方。不立界址。向德化縣納契稅。官廳誤以爲華人。李姓德

立名也。既給印契。知爲外國人。甚悔。亟與交涉。無效。乃捕賣地者。賣者懼禍潛逃。案擱不問。外人仍續續購地。面積愈廣。滿清末造。始禁賣地於外人。而外人則改賣爲租。推廣如故。民國二年。始下租賣並禁之令。立石劃界。而租界之界定焉。然所推廣之租地。不立年限。與購無異。僅歲納租金千餘元於吾國官吏而已。尤可慨者。租界內不能華洋同居。中國人屏棄於租界之外也。租界面積。南北長約四里。東西寬約三里。居留之國。凡七。英、法、德、美、意、瑞、威、日本。惟俄國不在其列。故於租界南魯嶺之下。又另有一俄國租界。界內房屋不多。而流泉四溢。樹木葱茏。水抱山環。處處入畫。西人擇地之精。不得不爲之心折也。

租界內歐美人住宅。現有四百餘所。由此四百餘家。組成自治機關。華人稱爲公事房。經理界內土地買賣。建築房屋。道路工程。收稅。衛身。警政。教育。慈善。及一切事宜。界內每家地稅。以地之大小爲準。多者年納三四十

元。少者二三十元。住界內之外國人。與外國人偶遊廬山。入此界者。皆須年納稅一元。充界內自治經費。額設董事十二人。爲名譽職。由此四百餘家舉之。無房屋不納稅者。無選舉權。每年六月常會。規定至少舉常駐界內者三人。置總辦一員。及職員若干員。皆有給職。由董事聘用之。總辦爲外國人。餘則中外兼用。居民之來牯嶺避暑者多。天涼他去。即將室內物件。開一清單。并鑰匙。送交公事房保管。公事房設警察二十名。夏間站崗。巡視道路。春秋冬保管房屋。至市售各物。皆須受自治機關衛生員之檢查。嚴禁傾棄污穢之水。及一切物於溪內。界內方野整齊。道路橋梁。平坦清潔。綠陰夾道。溪流水清的。係歐美村落景象。所有禮拜堂。小學校。醫院。公共之運動場。無不俱備。於以歎西人自治之能力。以我國人較之。幾有霄壤之殊。至團體之堅。尤非我國人所能及。彼七國成一團體。事無不舉。秩序井然。而我國人人

各一心。意見紛岐。無一事可以建設。奈何奈何。

廿四日。雨。華氏表七十一度。晝摺扇一柄。略寫山中風景。牯嶺舊號長衝。其北有石如牛首。故名。嶺雄峻。兩山環之。俯視雞公石。月弓泉。剪刀峯。如兒孫然。南爲仰天磗。西北爲九奇峯。後倚女兒城。泉水甘美。天氣高寒。誠夏日避暑之樂土也。二十餘年來。經西人闢草萊。開道路。建房屋。種植花木。設置橋梁。迄今衡宇相望。樓閣連雲。裙屐翩翩。往來如織。到此者別無所事。終日訪勝探幽。臨流濯足。滿目皆熙皞之象。不啻世外之桃源矣。然廬山中如此等境地。所在皆是。且有勝於此者。特我國人。只有依草附木之倚賴性。而無開闢新世界之能力。殊可慨也。

租界外有小市集。約半里。此中有警察郵政電報各局。江西中國銀行兌換處。商務印書館分館。店舖售舶來品者占多數。均做西人生意。照相館兩家。華人一日人。一旅館四家。曰胡金芳。曰濟勝。曰華洋。曰匡廬。所不滿

人意者。租界內整齊嚴肅。一入華界。則雜亂無章。喧囂不已。尤可慮者。除大舖七八家。旅館四家外。小舖房屋窄狹。多半以木板爲牆。設有火警。水不易取。全市有灰爐之虞。有地方之責者。並不取締。可以覘我國官民之程度焉。晚八點鐘。接卓筱梅弟來電云。乃兄少梅哥病重。邀往九江一診。至好難卻。復電允行。

廿五日。七點鐘起。微雨。俯視山下天晴。九點鐘。雇輿下山行。未二里。大雨傾盆。幸山旁有大石突出。暫避其下。旋有西人二。亦避於此。雨小復行。至山半雨止。卽抵蓮花洞。天氣晴暖。並未有雨。乘汽車到九江。時已十二點鐘。權運分局以肩輿來接。當卽入城。雖不酷熱。而暑氣薰蒸。頗覺難受。少梅兄病勢尙險。發電至漢。囑筱梅弟迅速來滬。薄暮。與卓穉民鄧耀甫兩兄。出南門。徘徊甘棠湖濱。望廬山如屏障。牯嶺隱約在目。湖中有長隄。綠楊夾道。通以石橋。城郭湖山。一幅絕好圖畫。惜湖中無荷花。是其缺憾。

廿六日。少梅兄四肢雖暖。神志較清。而氣喘不平。外瘍更重。筱梅弟邀西醫孫克鑑先生同來。內外兼治。無大起色。晚間在振興館酒叙。前有樹石。後臨甘棠湖。尙不覺過熱。漢口無此酒樓也。

廿七日。少梅兄之病。外瘍潰爛愈甚。九江西藥不完備。孫先生擬回漢配藥。午後與小梅弟附輪返漢。

廿八日。早九點鐘。余回牯嶺。仍乘汽車至蓮花洞。雇藤輿上山。至竹嶺。已涼爽無暑氣。抵廬後。頗覺勞倦。傍晚在租界口遇張君履鰲。立談數言而別。

廿九日。上八點鐘。與養一遊三疊泉。山租界向東北。至牯嶺巔。俗謂城口。下輿渡溪。上女兒城。女兒城無可考。相傳明太祖練兵於此。其時雲霧瀰漫。不見其巔。卽至山頂四望。一無所見。但覺白雲撲面。寒風侵肌。此時下界居民。萬不料長天一白中。尙有我輩高立於雲表也。輿夫停輿休息。俄頃雲霧漸消。鄱湖在日。水天一色。港汊紛歧。大孤山如小火輪。停泊湖中。湖口諸山。累累如

荒塚。由湖口至九江。相距似不過三數里。孔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也。滿山萱花盛開。夾以蝴蝶百合各花。鮮艷可愛。循山下行。歷叢薄中。約一小時。見對面高山巖天。爲大月山。山特出。不與他山聯。石色如鐵。磴確至不能着足。陡削處稍縱卽溜。輿夫探升直上。將至山頂轉角處。右爲峭石。左爲深谷。路窄僅容一足。余輿前第二夫。脚未提高。觸石而跪。輿搖簸欲傾。幸第一輿夫力強。穩定不動。俟跌者起而上肩。得以轉危爲安。否則粉身碎骨矣。登頂下輿。驚魂始定。對面卽五老峯之背。再下大月山。過一小山頭。至觀鷹嘴而泉見矣。

三疊泉。在九疊谷內。亦謂三級泉。亦謂之水簾泉。水自大月山下。由五老峯背而東注焉。凡廬山之泉。多循崖而瀉。乃三疊泉則否。由五老峯北崖口。懸注大磐石上。泉如垂練。既激於石。則摧碎散落。蒙密紛紜。如雨如霧。噴灑二級大磐石上。匯爲洪流。下注龍潭。轟轟萬人

鼓也。紀遊集稱上級如飄雲拖練。中級如碎玉摧冰。下級如玉龍走潭。散珠噴雪。真天下絕景。非谷靡瀑布所可方也。品評最當。此泉奇勝。在廬山爲第一。李太白朱晦翁皆未之見。非遺之也。其泉尙未出現。朱子解郡後。樵者訪見而傳播。故朱子與黃伯商書稱曰新瀑。以未見爲憾。囑使善畫者繪圖寄觀。然則此泉見知於人間。約在宋紹熙辛亥。至紹定癸巳間也。

余等在觀鷹嘴。以上瞰下。距泉有二三十丈。返身循崖趨泉前。約行里許。下坡路陡石滑。極爲艱險。澗旁山石分裂。寬約三四尺。長約四五丈。仰觀一線天光。旁有洞陰黑無所見。人莫敢入。行至泉邊。有老松數株。俯視第一第二兩級大磐石上。終古爲水沖激。成爲小潭。中西人每到此沐浴。徘徊半小時。復回觀鷹嘴。有小廟。僧勺泉烹茗。余等略進飲食。與夫亦購米煮飯。余與養一復上泉之對面山巔。擬觀泉之正相。奈有峭壁數十丈。障塞於前。無路可下。悵然而返。與夫已飯罷矣。循原路回

廨。卽至女兒城。俯視牯嶺。又爲小山矣。抵寓已午後三點半鐘。

三十日。忽雨忽晴。華氏表七十三度。午前作畫。午後至友人處間談。據述由蓮花洞上牯嶺。有新舊兩路。舊路至月弓泉。再下。復上剪刀峯。由剪刀峯再下。復上牯牛嶺。其中最險處。俗名千步踢。游人過此戰慄而苦力。尤爲可憐。西人於六年前。復開新路。較爲平穩。卽今日所由之路也。舊路約略可見。行人早已絕跡矣。

七月初一日。大雨。華氏表七十二度。終日作畫。不能出門。午後牯嶺郵政局長鄭君來廨。暢談良久。牯嶺租界內之公事房。所通電話。有特別辦法。詢之鄭君。乃得其詳。此線由九江電報局經辦。電話線卽掛於電報桿上。轉租與西人。無論中西人用此電話。皆到公事房。直接說話。繳洋三角。間接說話。繳洋五角。現租界內設有籌備電話掛號處。想電話局不日可以成立。

初二日。大雨。華氏表七十四度。十點鐘接九江信。驚悉

少梅兄於初一日作古。廿年至好。無術挽回。一旦永別。不禁悵惘者久之。發一唁函。仍作畫。午後天晴。與養一閒步。至牯嶺之麓。坐石磴上。觀流泉。雨後水勢更大。溪中亂石堆積。水從石罅處下瀉。如萬馬奔馳。聲若雷震。歐美小兒女。坐臥於亂石上。或眠或戲。誠天地間至樂之境也。已而夕陽欲下。山頭雲霧又起。恐有雨。遂回寓。初三日晴。擬與汪君寶孝游白鹿洞。俄頃又雨。游興爲其所阻。午後日出。與養一在牯嶺石壁下。合攝一影。以爲紀念。歸時中途遇雨。避於教堂旁亭內。雨止乃回。匡廬諸山。峯巒高低不一。雖天氣晴明。諸山全無雲氣。時甚少。有時雲生於下。俯視毫無所見。而仰觀峯巒。青翠如畫。有時雲出於上。山中大雨如傾。而山下一片晴光。江湖在目。尤可異者。雲氣出沒無定。諸山倏隱倏現。變化莫測。所以有難識真面目之說也。雲多則濕重。水氣升騰。故山上之雨。較山下多。據常住牯嶺者云。以週年計。大約陰晴各半也。今早華氏表七十八度。中午加一

度。較前數日稍暖。想山下必大熱。漢口尤甚。初四日。午前晴。午後雨。華氏表七十六度。永日閉門作畫。夏日人所惡者熱。次爲蚊。爲蠅。牯嶺固無暑氣。又絕無一蚊。蠅亦難得一見。避暑者所以樂而忘歸也。羅帳竹簾蒲扇三者爲夏日所必需。而牯嶺人家不待秋風蕭瑟。早已捐棄無遺矣。初五日。華氏表七十八度。時陰時晴。午後卓月波仁叔暨筱梅季傳昆玉。董君小山黃君澤生孟君癯仙曹君潤香。因少梅兄仙逝。到九江料理喪事。事畢。同到廬山。一點鐘抵嶺。寓濟勝旅館。相見之下。喜出望外。飯後同往租界。並華人居處各山。游覽一周。晚間大雨如傾。聯牀絮語。夜半始歸。初六日。晨七點鐘。往濟勝。房主人云。筱梅諸君甫經動身。余急赴山左。見藤輿多乘。盤旋於蠶叢鳥道中。目送久之。悵然而返。廬山中除牯嶺外。居民甚少。山中全未開墾。無所得食。均依山麓而居。實在山中皆沃壤也。山

中每苦無水。而廬山到處皆泉。山中每苦石多而土少。而廬山土石相攙。無地不可以種植。藉省大吏。雖設有森林局。而有名無實。毫無成效。如能鳩資創辦。農林公。司遍植桐栢。必獲大利。奈無人過問。殊爲可惜。

初七晨。與養一在租界散步。吸收空氣。諸峯雲霧蒸騰。若無出頭餘地。綠陰深處。樓閣參差。流水小橋。寂無人語。惟聞禮拜堂鐘聲。鏗鏗作響。此時景狀。雖韓柳歐蘇。之文。三王吳惲之筆。不能描寫其萬一也。沿途擇取小石塊。以補花盆內點綴之用。當選者約十餘枚。潛以泉水。滌去泥沙。坐於綠草地上。仔細品評。攜之而返。養一出紙囑畫。雖滿目皆畫稿。竟不知從何處著筆也。

初八日。華氏表七十三度。初擬出游三日。第一日游三峽。澗。棲賢寺。白鹿洞。宿歸宗寺。第二日游萬杉寺。秀峯寺。宿海滙寺。第三日游三疊泉。回牯嶺。現因三疊泉業已游過。而歸宗海滙各寺。皆在山麓。夜分仍熱。不如舍歸宗萬杉秀峯三寺。以待他日。僅游三峽。澗。棲賢。海滙。

白鹿洞。來往約八十里。早去暮歸。較爲妥當。因與汪寶。孝兄議決。明日黎明動身。晚間十點鐘即寢。

初九日。晴。上四點鐘起。五點鐘與汪寶孝兄及養一。由租界向東南行。渡魯嶺。過俄國租界。上含鄱嶺。自此循石磴而下。取道含鄱口。俗稱橫門口。與夫休息片刻。登輿復行。巉巖峻削。不下數百仞。俯視絕壑。心搖搖如懸旌。手足用力支撐。坐乃稍穩。否則身與輿有相離之勢。下行極迅。非如登山之艱難。乘勢直趨。絕不稍停。偶一注視。如身在百尺雲梯。凌空下落。令人目眩。不敢復瞬。山半有大石突出。可容五六人。上鐫歡喜亭三字。行僧遇明高郵人。曾構亭於此。四時以茶湯供行人。或代爲擔運。手不接銀錢。今亭廢。蓋有茅屋兩間。稍憩。再下。仍如前狀。至磴道盡處。路始稍平。由含鄱嶺至此。約六千餘級。回首高峯。插天排列如屏。仰視來路。彷彿黃帶一條。掛於青山之中。山半以上。不復見矣。此時身心已安。詢之士人。距棲賢寺約四里。環顧太乙漢陽五老。羣頭。



諸峯雄奇雋秀。高接雲霄。沿途陔陀起伏。古木參天。四  
山泉水。下灌農田。俄頃過石橋。繞山下趨。蒼松翠竹。蔽  
日無光。旋停輿於綠陰之下。輿夫掬泉解渴。此行本先  
棲賢而後三峽。與夫擬先到三峽。澗歸時再到棲賢寺。  
余允之。轉一山麓。見棲賢殿宇。隱約在森林內。由寺門  
外向南行。山澗極深。水流愈急。凡能邪迤西。團山黃石  
諸水。能邪迤東。桃林長隴諸水。大小支流九十有九。皆  
入於三峽澗。蘇子瞻游棲賢寺記。謂谷中有大石。岌竦  
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  
持。雖三峽之險。不是過也。云云。描摹逼肖。澗上有石橋。  
跨於石壁之上。橋旁有小寺。屋三楹。窗外繚以短垣。後  
倚峭壁。前俯流泉。狂峯怪石。翔舞於檐際。松杉竹箭。橫  
生倒植於門前。余等俯視良久。已覺驚駭。乃由橋邊入  
澗。滿目皆巨石。或眠或立。湍水撼之。咷號砰激。勢若鬱  
怒。水至寺側。忽得平石。溜瀉數十丈。下陷不得貼石。則  
駕空斜飛。十餘丈而後墜。響震山谷。潭面皆膩石。如是

者七八次乃已。所謂金井玉澗。均在橋下。吾不知天地  
造物之始。何以創此奇境。流落人間也。過橋後。路漸平  
坦。九點鐘至馬頭鎮。距白鹿洞僅五里。旁觀五老峯。如  
鸚背老人。並立雲表。而峭拔之狀。非對面不能見。出該  
鎮後。數步一疊。錯行阡陌間。復上小山入松林。一望無  
際。不知幾千萬株。大者逾數圍。古榦若虬龍。目不暇接。  
遇同福莊。約半里。見石坊上。書「名教樂地」四字。已至  
白鹿洞矣。  
五老峯陔陀南下。如頓萬馬。忽突起一山。而四山環之。  
是為後屏山。其下為白鹿書院。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  
處也。初貞元中。渤與其兄涉。俱隱於廬山。畜一白鹿。甚  
馴。行常以之自隨。人因稱之為白鹿先生。而謂其居曰  
白鹿洞。渤為江州刺史。即所隱地。創臺榭以張其事。而  
白鹿洞遂甚聞於人矣。其後唐末兵亂。郡學校廢壞。高  
雅之士。往往讀書講藝其中。南唐始建為學。李道善為  
洞主。名曰廬山國學。宋初因置為書院。益拓而大之。與

睢陽石鼓岳麓三書院。並名於天下。其後兵燹室焚。淳熙己亥。朱文公來守南康。復修之。疏請賜白鹿洞書院額。並定學規。示學者。來學益衆。而白鹿洞之盛。出他書院右。厥後興廢無常。至清末廢書院。旋改爲高等農林學校。光復後停辦。僅保管而已。余等進牌坊。過貫道橋。至原泉亭。下輿入門。蓬蒿滿徑。一片荒涼。前爲文會堂。堂中有大石八方。嵌於牆壁。上鐫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楹聯完全者少。室內空無一物。惟竹頭木屑。狼藉滿地而已。堂後兩旁屋宇。改爲學生宿舍。迎面爲春風樓。樓上設有講堂。蠅蝟在戶。閒寂無人。其右有門。入則有屋三進。保管學堂者食宿其中。又有學生數名。據云來此實地驗習。校旁爲朱文公祠。中有偶像。廊廡碑石雖多。古碑無存者。惟明清兩朝重修記碑。他無所有。再進則爲禮聖殿。丹漆凋殘。泮池水涸。草深沒踝。山花自開。殿前柏樹兩株。其一爲風吹倒。橫臥於地。瞻仰之下。不禁悲從中來。宜乎我國道德淪亡。根本敗壞。其禍甚

於洪水猛獸。雖有聖者。無如之何。其時已十一點鐘。復至保管處。略進飲食。出門。覓流芳橋。及朋來。獨對風雪等亭。均無所見。僅邵子一祠。尙完好。登輿往游海匯寺。海匯寺。本古刹。爲廬山五大叢林之一。位於五老峯之麓。由白鹿洞至海匯寺。約十里。余輩正對五老峯行。尖削雋秀。莫可名狀。商邱漫語曰。自下望之。勢若獨立。自上觀之。相距甚遠。不聯屬也。巉削壁立。數百千仞。軒軒然如人箕踞而窺重湖。李太白集曰。子行天下。所游覽山水甚富。俊偉詭特。鮮有能過之者。眞天下之壯觀也。由此觀之。五老峯之奇妙可知矣。尤幸者。平日白雲繚繞。見峯頂最難。今日天氣清明。無纖雲障蔽。坐輿中飽看。宜乎朱文公游五老諸峯。有樂而忘歸之語。一路小山起伏。間有村落。遙見前山深林。微露殿閣。輿人曰。此卽海匯寺也。曲折上山。入大松林。約行二里許。有小溪流泉汨汨。從山上來。過板橋。卽寺門。門前有荷池。作半圓形。長約三丈。寬約四五丈。圍以石欄。欄上均鐫有佛

像。荷花盛開。種極細。乃赤龍臥雪也。門內卽客堂。有僧來迎。邀從右進。爲大雄寶殿。再右進。爲念佛堂。階下種有觀音蓮兩本。葉如芋而大。逾蓋。花如玉簪。僧云。由普陀山移植於此。循堂右角門。轉登石梯。是爲方丈。住持慕西。道入一小房。詢我鄉里。以江蘇揚州告。彼曰。我師祖是東臺人。先生之同鄉也。余聞而異之。彼又曰。海匯經洪楊之亂。夷爲平地。我師祖至善。江蘇東臺縣籍。俗家唐姓。結茅蓬於此。苦修募化。以復舊觀。本寺房屋。共六十餘間。無一非我師祖所修復者。在山四十餘年。足跡未履城市。各省名公卿。皈依者甚衆。前清光緒二十九年。圓寂。時年八十歲。因指凡上所供磁繪相曰。此卽我師祖。至善老和尚之相也。余觀之。骨相清癯。飄飄有欲仙之勢。不覺肅然起敬。相上有記錄下。

此中興海匯寺大師至善老和尚像。俗家本東台唐氏子。幼披剃。皈依佛門。募廬山遠公遺風。遁棲黃巖洞者六年。旋結茅海匯寺古址。刻苦修行。四

十餘年。足不履塵市。十方從學佛法者。前後共五千餘人。剃徒三十六人。慨古寺委於榛莽。大師發規復宏願。募化重修。佛殿巍峨。神光陸離。至今香火稱極盛焉。其徒孫慕西爲繪法相。乞山陰陳安爲之記。時民國四年一月七日。記於珠山之麓。余思吾鄉有此高僧。修復名山古刹。而吾鄉無有知者。殊可慨也。據慕西云。民國四年。吾鄉丁君銘忠。曾到山訪至善。現丁君已回里。不知於唐姓有所考查否。慕西又曰。吾師普超。由諸生出家。劖掌血書經八十一卷。歷十五年而後成。出以相示。血色殷紅。字法端秀。亦苦行之僧也。另兩冊題跋極多。其師至善亦有長跋。普超因出血太多。氣體受損。民國三年圓寂。不過四十五歲。又出示趙松雪金繪佛像一冊。每頁書有釋典。洵希世之珍。囑善藏之。慕西道游各處。方丈之左。石室三間。中間有石塔。卽至善墓。塔前懸繪像一軸。案上設木魚經卷。左房有老僧。亦至善徒。居此守墓。僧知余爲其師同

鄉款待甚殷。述至善歷史不絕口。旋登藏經閣。血經即藏於此。以檀香積貯之。寺後新建三層樓。將落成。二層仍爲藏經之用。三層備游客居住。樓上四面皆窗。老松修竹。蒼翠無際。舉首見五老峯。高倚穹蒼。有歡迎來賓之意。南望蠡湖帆影。點點如野鳧。凌波。余瞻顧良久。不禁動出世之想。奈塵緣未了。無福消受。慕西曰。此樓八月間工竣。先生可來此小住。余曰。明年必來作十日遊。與大師暢談廬山掌故。游畢。作別出寺門時。已二點半鐘。與夫午餐未已。余等坐溪邊石上。養一覓得小石子數枚。登輿下山。便道至棲賢寺。

棲賢寺。後倚七賢。前對五老。東有玉淵潭。西有幽邃山。寺前巖谷深絕。水聲如車走雷轟。旁有大石橋。卽棲賢橋。道左臥大石。上鐫尺痕。積之爲丈。大楷題曰。上古之一石尺。不知用意何在。棲賢寺亦李渤讀書處也。以渤故。謂之棲賢。然寺之創。自赤眼禪師始。明洪武中。寺以造僞鈔。廢爲民居。萬曆戊申。給諫陳赤石。請其舊址。復

建寺。入門一大荒院。殿址隱約可見。由旁門入。屋宇兩進。前爲客堂。後爲佛堂。階下有老桂。天竹各一株。偏右則爲方丈。供白玉佛一尊。高二尺許。瑩潔有風致。中懸羅漢圖。幅廣五尺。長一丈四尺。有奇。清康熙間。蘇藩金世揚。倩浙畫師許從龍。繪五百羅漢圖。二百軸。施諸寺者。歷刼散佚。其存者僅數幅。筆墨蒼勁。神采生動。亦藝林之至寶。非凡手所能著筆也。與寺僧略談興廢事。因詢廬山志書。僧謂坊間無購處。板在南康。非專印不可。寺中藏有一部。共十六本。出以示我。因謂僧曰。余印則難。汝印則易。可否割愛歸我。僧慨允。余極感謝。酬其所值。因請舍利一見。僧自房中用磁盤托出數十粒。大如豆。小如菽。五色瑩澈。真僞不敢言也。時已五點鐘。不能久留。別僧出門。觸目皆奇景。寺前後古松環繞。松外修竹滿山。直接峯頂。境至幽絕。無以復加。輿夫催回牯嶺。勢不容緩。登輿復行。又入恐怖之境矣。廬山陰陽兩面。皆峭拔陡削。欲登其巔。必經危險之徑。

非若他山紆廻盤曲漸次而高也。出棲賢寺循原路向西北行。渡兩大溪。過一石橋。至含鄱嶺麓。由此又上磴道。汪君寶孝舍輿步行。養一甥亦或輿或步。渠兩人年力富強。抱人道主義。體恤輿夫。而余則年力就衰。心與願違。惟有倚賴輿夫之腿足矣。乃行近含鄱口。尙有三百級。此間最陡。輿不能抬。因下輿。輿夫扶掖而上。心膽驚悸。目不他瞬。至含鄱口。腰腳雖不甚疲。而呼吸已覺不平。此地距嶺巔尙爲千餘級。輿夫鼓勇直上。至巔則天已昏黑。幸月色微明。下嶺極迅。過俄國租界時。天黑路滑。泉流漫溢。頗爲困難。九點鐘抵寓。尙不覺過倦。初十日。華氏表七十五度。午前在友人處閒談。午後與汪君寶孝合攝兩影。竊思中國上古之時。封域未廣。僅稱五岳。不知五岳而外。名山甚多。如崑崙峨眉天台雁蕩。雄奇詭異。莫可名狀。匡廬亦其一也。所以廬山秩祀。上古未詳。不見於周官職氏書。不列於五岳十二鎮秩祭。至周中業。始以匡氏兄弟得名。迨東晉末。山之南北。

名剎疊興。遠公居東林。陶淵明居栗里。宋陸靜修輩。日見稱述。然後廬山之勝。昭著耳目。唐開元中。詔立廬山使者廟。宋元豐中。加封廬山使者。熙寧二年。置管勾。及提舉太平宮官。廬山不列於岳。祀典所以較晚也。十一日。華氏表七十六度。天氣晴和。偕養一訪張君履鼈。先生之宅。在牯嶺之背。女兒城之下也。距余寓約五六里。養一擬雇輿。而余決計步行。較有意味。舊路稍近。須渡牯嶺。新路較平。不過稍遠耳。因由新路往。始則沿山向東北行。約二里。抱山轉向東南。再行三四里。過一山坡。見三面高山合抱。東面空闊。正對蠡湖。其中有西式房屋數所。流水潺湲。道途平坦。適有兩工人修路。詢知張君住所。到門投刺。握手言歡。其時已十點鐘。其屋形式極佳。係兩層樓。四週皆白石砌成。工料堅實。所有餐室。辦事室。大小人寢室。浴室。廁室。應有盡有。一切器物。精潔古樸。適合山居之用。基地三百餘方。種菜一二畝。適張夫人荷鋤而歸。望之。不啻神仙中人矣。據云。早

間觀日出最妙。由五點鐘至八點鐘。山色刻刻變換。所惜者。迎面風大。種樹稍難耳。

張君居處。古必有名。今已亡之矣。其間野花多。狀似蓮。西人因名曰蓮谷。張君等合耶教諸友。鳩集資本。在此間購地二萬餘方。定名曰蓮谷消夏社。教中人皆可分購其地。現二萬餘方均已售罄。亦組成自治機關。凡界內有基地者。皆有選舉權。選舉會長及各職員。張君任會計董事。皆名譽職。每年所收稅款約四千元。公司定章。購地者須於三年內。建築房屋。否則公司將地收回。退還原價。目前已建屋八所。青年會亦在其中。界內章程嚴密。建築一切。必先將圖樣送交公司察核。泉水取締尤嚴。不得稍有污物。傾棄其中。現雇夫五名。亦如租界辦法。巡視道路。保管房屋。目前規模粗具。數年後必蔚爲大觀也。

余到牯嶺。見市集外。所建西式房屋甚多。合計約有百餘所。皆我國名公鉅卿富紳大賈。以備來此避暑者。惜

乎散沙一盤。不相聯屬。或在此山之巔。或在彼山之麓。樹木極少。毫無趣味。設當日如蓮谷消夏社。擇山水優勝之地。團聚而居。今日頗有局面。租界不能專美於前矣。飯後由舊路回寓。較新路近三分之一。

十二日。華氏表七十九度。天氣甚熱。據云夏日至八十度。必有雨。午後諸山雲霧大起。有咫尺不相見之勢。俄領狂風驟至。天氣轉涼。晚間華氏表僅七十度矣。

十三日。大廬。華氏表六十八度。人人均衣呢綸。滿室白雲亂飛。殊覺濕氣甚重。查廬山出產。卽以蔬果論。志載甚多。如董林之杏。虎溪之芹。靈岩之仙菜。香爐峯之石榴。東古山之雲霧茶。今皆無人道及。現山中所有者。惟毛栗最多。石耳尙有購處。他無所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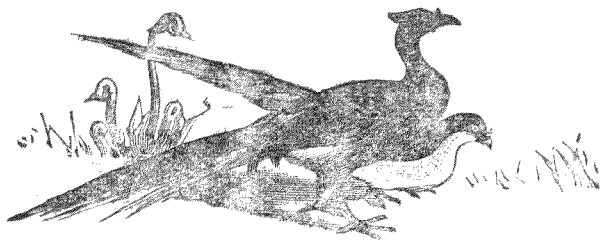
十四日。大雨。華氏表六十八度。寓中陰濕之氣。頗覺不爽。同寓者大半預備下山。汪寶孝君約余十六日同回漢口。甚愜鄙懷。

十五日。小雨。華氏表七十度。余住山一月。缺憾甚多。如

廬溪溫泉。香爐瀑。青玉峽。以及右軍墨池。靖節故宅。樂天草堂。均擬必游而未游者。明年定補償此願也。晚間收拾行裝。事畢即寢。

十六日。早六點鐘起。華氏表七十二度。微雨。八點鐘雨止。乘輿下山。九點半鐘至蓮花洞。十點三十分抵潯。天氣甚熱。與汪君在正興館午膳。飯後同至日清公司。汪君爲友人所留。余與養一登江華輪船。適卓筱梅董筱珊兩兄。由滬回漢。舟中相值。極爲愉快。晚飯後同在船面納涼。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月色江光。通明如晝。平遠之情形。又非復山中景象矣。

十七日。七點鐘起。在大餐間早膳。十一點半鐘抵漢口。



# 新遊記彙刊卷之二十一

## 福建遊記

### 鷺江名勝紀略

閩侯周萍

廈門島一稱鷺江。周三十六里。閩南雄鎮也。市廛櫛比。海舶輻輳。衙署星羅。軍警林立。繁盛直甲全閩。顧生活程度之高。幾陵駕京津而上。客此者。靡不抱長安居大不易之歎。而居民亦以里閭生計爲難之故。轉激其冒險進取之特性。恒子身飄流於南洋羣島一帶。從事苦力。進而經商。比其反也。率擁鉅貲。稱富翁焉。島中雉堞荒蕪。道途泥滓。殊不足供遊騁之資。西南一隅。闕爲商埠。規制偏隘。迥非津門滬濱之比。是以旅寄此間。輒忽忽寡樂。意緒無聊。然北部多山。梵宇禪林。恆河沙數。春秋佳日。訪勝探幽。未始非聖歎所謂一消遣計也。余以丙辰秋。扁舟南來。於茲三稔。公餘輒偕二三朋輩。徜徉於山水之間。爰就遊蹤所及。紀其匡略。以餉閱者。

南普陀 山在廈港。景物清幽。汽輪進口時。鑿銅橋可望見之。冠以南字者。示與定海縣之普陀山有別也。山有大寺。寺同山名。彌勒當門。笑顏納客。金剛負壁。努目瞋誰。大士殿結構尤見精妙。刻栢雕甍。備極崇侈。士女絡繹。香火甚盛。寺後林木葱鬱。亭榭爽瑋。峭壁洞天。不知九夏。余嘗冒暑乘舟。一探此清涼世界焉。

白鹿洞 山雖平淺。洞卻深邃。上有古剎。雲木沉沉。相傳鹿洞含煙。爲鷺江八景之一。會當煙雨一臨。躬領斯勝。鷺江八景。爲虎溪夜月。鴻山緘雨。並此而三。餘不可考。

虎溪巖 從白鹿洞而上。穿石峽。可達虎溪巖。相傳昔有山僧搏虎於此。故名。萬松影裏。擁出寺樓。清罄紅魚。消人萬念。正殿之左。塑虎祀之。皆裂吻張。厥狀至可怖。老僧謂余。每明月三更。樹聲謾謾。一望泥虎。爪牙欲活。一若躍竈而出。未嘗不股栗而怯步。林表有路一綫。上達巖巔。惟石欄半折。趨起不敢前。未獲窮千里目也。今



寺駐客軍遊人絕跡。

頤園 園築於虎巖鹿洞之麓。引泉成池。疊石爲山。臺榭三五。點綴其間。前有圃一畦。遍蒔花卉。種類之珍奇。多東西洋所波及。略一品題。兩目爲胸。每值良辰佳節。冠蓋如雲。蓋主人固海外富賈。藉口好客。內交官僚。諸所宴集。俗不可耐。不如夕陽西匿時。蹣蹣來遊之可樂也。

鎮南關 距南普陀不遠。亂山迴曲。棧道如綫。爲前代屯兵之處。今則白楊衰草。荒塚累累。玃後河山。空存陳迹而已。

榕林別墅 離城里許。前清乾隆間南安名士黃日紀所建。一簾花影。半閣榕陰。捧袂當窗。饒有清趣。今基督教青年會在焉。

醉仙巖及天界寺 曉曦初旭。樹影婆娑。涉足於荒榛叢塚間。漸通石磴。俄見巖穴。穴深數尺。有泉湧出。味冽於醞。甃爲池。上祀九仙。醉仙之名取此。由巖東拾級而

上。抵天界寺。廟貌漫漶。無甚可觀。第層巒聳於後。大海朝其南。憑窗一眺。胸次悠然。

獅山 獅山十八崙。高可插天。余曾陟絕頂。高詠萬方多難。此登臨之句。覺天風習習。山靈爲避。亦足豪也。俯瞰全島。宛若蕈形。商埠所在。適居蕈柄。而蕈傘全部。悉爲山脈所蟠據。惟西北一隅。地勢平行。民居稠密。似與大地聯果爾。則孤懸之海島。一變而爲附陸之土股矣。滄桑之感。良有以也。

萬石巖 巖崛起於獅山之陽。最高處鐫「萬笏朝天」四字。風雨剝蝕之餘。幾難辨識。下有寺。卽名萬石巖。殿宇褊仄。流憩亦佳。寺前一石仰臥。間突出如臍。書一庵字。恰妙。歷階而下。漸聆泉聲。泠泠盈耳。左右羣石累累。如晶盤中疊蘋果。間有一峯。巍然而微曲。署曰象鼻峯。良肖。過此徑愈曲。石愈怪。而境亦愈幽矣。前通石渠。流水淙淙。擣衣之婦女麀集。木葉曳地。野花欲然。可觀也。太平巖 亦獅山名寺之一。以構於太平巖之隈而得

名中有亭翼然。八窗玲瓏。萬花掩映。足以引人入勝。第  
往往雙扇白板。剝啄弗聲。不識老僧何往。亦未見有言  
師采藥之童子也。寺前有黃日紀題石律詩一首。逸韻  
鏗鏘。筆力削麗。俱可喜也。百武外有鐫「眼中滄海」四  
字者。字大於斗。書法亦不惡。斧鑿痕甚新。及觀署名。知  
爲海客黃某。余固稔黃。略識之無。未必有此好手筆。甚  
矣。賈兒之好名也。迤西有澎湖陣亡將士祠。遺碑屹立。  
檁棟都傾。千載忠魂。恐不戀此。惟有懷古人來。一憑弔  
夕陽下耳。

鼓浪嶼 廈門四周。島嶼密布。如衆星之拱北辰。就中  
以鼓浪嶼爲最邇。自前清末葉。闢爲租界。非復我有矣。  
由廈之嶼。一葦可杭。一去來不及半小時。交通稱便。各  
國領事署及西人住宅在焉。華人之厭廈埠湫隘者。亦  
多僦居於此。嶼中街衢寥廓。花木雖披。名勝之地。首推  
日光巖。亦稱晃巖。日光云者。卽晃字所分析也。頑石嵯  
峨。有牛山濯濯之憾。其上爲鄭成功水操臺故址。西風

獵獵。荒草離離。舊壘淒涼。愴然憑弔。嗚呼。延平勳業。彪  
炳一時。乃以繼起無人。終歸泯滅。哀哉。今黃氏結構瞰  
青別墅於此。土木大興。落成有日矣。去晃巖約半里有  
林爾嘉氏之菽莊。短籬迴護。野意蕭然。中有假山。拳石  
層累而成。複室四通。螺旋而上。遊此者。如身入八陣圖。  
芒芒然不稔其何從入而何從出。真刻意經營之建築  
物也。

鷺江之勝。此僅一斑。余滯魄此間。遊蹤未倦。嘗繼此有  
所撰述。俟再板而附益之。閱者取其風景。而略其文詞  
可也。

### 晉江風土誌略

晉江楊繼善

晉江自宋明以來。人文蔚起。雖僻處海濱。不比名都大  
邑。然負山面海。毓秀鍾靈。猶有鄒魯遺風。余隸籍於縣  
南之芙蓉鄉。用援敬恭桑梓之義。網羅散失遺文。考諸  
志乘。以昭其實。參之聞見。以證其遷。善可爲法。惡可爲  
戒。聊備輜軒之採焉耳。

(一)沿革 唐玄宗開元六年析南安東南地爲晉江縣。於是有晉江之名。至南唐之清源軍。宋之平海軍。元之泉州路。明清之泉州府。皆今晉江縣治。民國紀元裁府存縣。故今之晉江。直隸於福建之廈門道也。

(二)位置 晉江位於福建之東南。地當北緯二十四度五十六分。東經二度二十五分。佛嶺之分支。而晉江之流域也。

(三)幅員 東西八十里。南北一百二十里。面積約千方里。東至惠安之洛陽橋。西至南安之潘山市。南至圍頭灣。北至仙遊之白葉山。東南至海。西南至南安之赤湖村。東北至仙遊之慈孝里。西北至南安之夾嶺。四通八達。頗稱便焉。

(四)山脈 佛嶺在福建之中部。其東端由安溪而入晉江。層巒累嶂。礦苗豐富。他如紫帽山。白虹山。雙陽諸山。亦縣中名勝焉。

(五)水利 以晉江爲主。江源有二。其來自永春者爲

東西溪。發源於安溪。匯流於南安。至晉江爲筍江。潯江。而入泉州灣。水急灘多。航行不便。春夏水高。輒致汎濫。唯支流灌溉之功。非淺尠也。城內外湖泊池塘。頗多。農民稱便焉。

(六)風俗 此間人士好械鬪。多因細故而生。睚眦報復。數年不息。或至村落爲墟。流落埧尾不顧也。官兵至。肆其荼毒。匪特不止。且有從井下石者。又好訴訟。意氣微嫌。輒至法庭用事。又或亡身破家。不悔也。游民頗多。人民迷信獨深。營葬則溺於風水之說。佞佛則競於香楮之供。靡費累千。良堪浩嘆。公益事過問無人。幸禮教未衰。海濱鄒魯之遺風猶在。是又足資矜式焉。

(七)物產 動物有家禽家畜。比來城北相驚以虎。談者色變。其實則楮克無度。政之苛甚於虎之暴也。水產不豐。農產頗盛。米麥豆積。歲穫恒多。礦產以建築用之花崗石及煤鐵等爲大宗。唯晚近銷售銳減。可勝浩嘆。

(八)特產 晉江之特產。以開元寺東壁軒龍眠及范

志吳神糴秋水神糴。其他如天后宮茶餅百草神糴楊永昌神茶。山產之藥材香附。洛陽橋之金沙等。皆頗有名於世也。

(九)街市 晉江交易最繁盛之區。莫如石獅街青陽市。故該縣之商業。均聚集於此。官廳特設市場於該地。並設警察以保護之。

(十)人情 居民務質樸。性剛直。一言之諾。至死不變。間有一二巧詐者。羣相藐視之。非處之以死不可焉。女子則閉戶紡織。雖至親者。相見亦鮮也。

(十一)社會人物 可分三級。上等人多僑居南洋羣島。非致富累千累萬不歸。其歸也。大有衣錦歸故鄉之概。不然終死海外。未嘗返焉。中等人家頗小康。足以自給。唯閒居終日。不肯事事。不免爲游民之譏也。中有未成年者。多受業於學校。頗知發憤。將來矯正風俗。國家棟樑。尙有望也。下等人蒙昧無知。終日耕作。惟循舊制。不務改良。豐年則熱心於迎神賽會。不知儲蓄也。

(十二)教育 尙未普及。師範一。中學二。小學四十餘。所求其成績可觀者鮮矣。卽中學畢業者。常識且不備。況其他乎。普通人民未受教育。是故爲惡者居多。而百廢莫舉也。近自南北啟釁以來。多以學校爲聚兵之地。其教育之影響。尤不足述矣。

(十三)實業 元明時代。對外貿易極盛。故設市舶司以筦之。最近數十年來。商業日形蕭條。商賈咨嗟於市。農工太息於途。所可幸者。有馬來羣島爲尾閩。稍足爲工商之餘地耳。

(十四)政治 政治之腐敗。不堪言狀。爲吏者貪而橫。誅求無厭。殘民以逞。搢紳中之寡廉鮮恥者。復與朋比爲奸。利其民愚而富。倒行逆施。未識其居心何若也。

(十五)旅行須知 晉江陸則地土平廣。便利交通。水則危險較多。往來阻梗。如旗杆巖一處。小輪船往往坐礁。甚者全輪沈溺。搭客受害。小者船體損壞。大衆驚慌。是又旅行者一不便也。

總晉邑之地而論之。形勢之優。山川之勝。屬於天然者。頗有足取。而風俗日偷。物產不盛。教育幼稚。實業凋零。人爲者無足述矣。余言其善者以求其促進。言其不善者以望其改良。此茲記之所由作也。世有愛鄉之君子乎。利用土宜。轉移風氣。我儀圖之。庶或見焉。引領望之。幸甚幸甚。

### 劍津遊記

秋壽

延平爲八閩樞紐。古劍津延津處也。倚山臨江。形勢極峻。有銅城之目。（閩諺有銅延平鐵邵武紙做福州城等語）四通八達。舟楫輻湊。以故貿易頗盛。惜江流多險灘。非老於把柁者。不敢問津。且行期無定。一視潮風往來者苦之。是地爲理學淵源。宋李侗楊時羅從彥諸賢。悉生長於斯。以至今日。民風猶極淳樸。與人相見以誠。而語言亦爲全閩冠。饒有南京之味。（福建語言極

艷。雖是地獨清新異常。）由會城出西門。遠洪山橋。乘小汽輪。約一日至水口。改雇小艇。（每艘可容四五人）

風順三日可到。途沿青山綠水。欸乃其間。別有深致。且每有舟行若窮。忽又無際之象。舟行多遇木筏。（每筏有九根十一根。以至十五根之別。是業中人謂之底價。值卽由此而判。）悉有警士守之。訊之榜人。始知江流每有浪人。意圖敲詐。乘筏順流下時。伴撞之。筏散必索重資以償。後經木幫公議。請官派警保護。此風乃息。閩故多山。蜿蜒倚伏。連互不息。其中附近人烟處。悉有森林。否則禿然濯濯。聞之友人。山多盜。多偷伐林木。官不能禁。故人民裹足不敢輕種。嗚呼。誰爲爲之。坐令利廢於地。於今之計。當亟辦森林警察。或由國家經營。或令民間承辦。輔以官力。方有利於保安也。舟行多見林木飄流。大有徑尺。蓋是地森林之業素盛。故雖如是。亦不甚惜也。居民豢豕。悉以木蓋屋。厚皆盈寸。方之木材缺乏之北京。相去懸絕。將抵劍津。榜人遙指陳友諒墓相告。謂風水極佳。墓門一聯云。一日受千人拜。一夜懸萬

盞燈。蓋舟行搖曳。若下拜狀。夜則滿城燈光。舉目可

數。以據獨高也。（按明史太祖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

磯之則何來此墓豈其子孫收其骨而瘞於此耶）城

傍山立。舟抵其下。乃登岸。街宇狹隘。自南至北。不過數

十分鐘。可歷盡。且猶具閉關時代之情況。衛生公共未

大發達。居民飲水。多取諸山澗。而以大麻竹徑長二寸

許管引之。縣延數里。與京滬之自來水無異。物產多天

然物。如杉竹米等。其加以製造。則有紙菰等。而漆器以

枕頭爲最佳。云氣候極良。無迅風激雨。故光亮異常。毋

待人工。教育機關有中學堂一所。小學校數區。不甚發

達。實業邇來頗有進步。官立工廠數所。製造木器膜

皂紡織等。大受人民歡迎。將來若能提倡林業。則尤有

吃著不盡之概。相傳附近某山有藏金。其識云三千八

百坑。坑坑得黃金。好事者鳩貨發掘。輒徒勞而返。久之

莫驗。忽來一丐。謂坑坑則當爲第二坑。衆人徒心醉意

癡。而妄行動作。宜其不可得也。自負鋪開之。果壘壘者

皆黃白也。遂成富家翁云。

### 遊歸宗岳記

楊懷恩

戊午之秋。重九後一日。我師範學校與森林學校。合隊  
旅行歸宗岳。行者由岳扃入。如逢桃花源。別有天地。怪  
石突兀。棋布於兩側。樹木皆生石罅。扁旁石上。鐫「仙  
靈窟宅」四字。蓋以其地清幽。塵埃不到。彷彿蓬島圓  
嶠。故云。非真駐有仙子也。前行十數步。有石狀如桌。立  
顏曰「補天遺石」。道皆鑿石爲級。甚曲折。行行若窮。忽  
又無際。半山有亭。余至此少憩。曠然遠覽。胸襟豁然。居  
頃之。聞剝啄聲。知上故有庵。此去不遠。臨二十字頃。抵  
庵。庵位藁石中。幽甚。庵前有望月亭。高出峯表。登臨憑  
眺。令人有今古茫茫之感焉。循庵右出。足及嶺末。嶺益  
峻。石益奇。負土而出。競呈異態。坐者倚者。偃者仰者。突  
怒如猿立。假蹇如虎眠。翼然如舞天之鶴。婉然如罩煙  
之龍。如獅子之搏象。如羣牛之浴河。如兒孫之環繞膝  
下。如厲鬼之欲來搏人。如孤介者之子然。獨立半嶺。有  
洒雲洞。深可數丈。黯不見天。提燭進探。有蝙蝠掠人而

過。周圍層石中無物。冷甚。不可以久居。予遂出。又復前行。約二十步。有巨石矗立。如蚌口微開者。則一線天也。側有碣。徧勒遊人姓氏。嘻。羊叔子好身後名。固如是乎。由一線天斗折西行。不百步。抵天外奇峯。峯峭壁萬尋。

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其稍低處曰奇雲峯。二峯之間。石多鐮字。經風霜剝蝕。跡模糊不可辨。峯尾爲落珠崖。因石壁凸處。有泉滴瀝如珠。故名。旁刻有「石壁揚珠」等字。蓋志景也。再下有泉。自半壁湧出。其聲淙淙。曰石心泉。味極香冽。渴飲爲佳。神仙園碁處。與石心泉斜對。予偕邵武吳承裕往訪。烏道荒蕪。荆棘阻人。知是處人跡罕至。予獨捷足先登。圍碁棊而入。扳葛藟以升。陟彼高岡。而神仙園碁處至矣。有一巨石。平圓象桌。數小石。陡然突起。類碁子散布狀。旁石二。較大而高。如人專席而坐。俗號爲神仙園碁。狀物之妙。蔑以加矣。且其峯最高。下瞰望月亭如盤。飛禽皆覘其背。俯仰顧視。有天上。無山與齊。予與吳子躊躇久之。臨風長嘯。昂然有舉

頭天外之概。覽既。又移步至天風洞。洞門狹窄。望之黝然而深。殊無風。所謂天風洞。豈謬傳耶。洞邊有亭。亭外爲田。上多雜樹。樹醉霜風。皆黃落。惟稻田一碧萬頃。時日已晡。整隊而歸。濡筆爲之記。

### 順昌旅行記

楊懷恩

民國八年四月。南平城鼠疫作。我校豫防傳染。特假二週。旅行蜚水。蜚水據南平上游。計程一百有卅里。我校擬以二日達其地。爰將足跡所逕。分紀於次。

灘頭 村以瀕黯淡灘得名。居民鮮少。市肆蕭條。村尾卽安豐橋。俗名火燒橋。橋邊陳售食品。以餉過客。予征途抵此。購餅餌及酒數。仙食之。甫下咽。頓覺精神發越。三千八百坎 坎皆鑿石爲嶺。由尾迄頂。約五千餘級。延袤二十里。間數十級。或數百級。而一斷。彌折彌高。自下而上。非數十憩不能至。抑亦羊腸邛來之類也。初入坎里許。有飛瀑。如一匹白練。懸於崖上。沿途小澗潺湲。澗中危石矗立。流過其間。則狂怒作澎湃勢。聽濤者於

此爲宜。半坎一村。隱藏深林。若非狗吠人至。幾不知此間有桃花源也。坎頂老栢森森。南風乍拂。搖曳生姿。岩肩二。左右廟宇。予因陟嶺步倦。憇廟中良久。俯看足底。羣峯翠浪萬重。劍津二塔。目力猶能及之。望空入極。眼界爲之一拓。

茂地。去三千八百坎約十里許。通郵政。惟戶口稀少。雖有市肆。而貿易未盛。

大梅。無街坊郵局。視茂地爲劣。離村約二三里。介八字橋大梅間。有塔翼然。傑立山巔。對而田野平曠。爲去秋粵閩兩軍鏖戰處。同學梁君廷豐告予曰。張清汝司令。由延開來。兵艦數艘。艤塔下。適與粵軍相遇。粵軍便開槍猛擊。張兵急伏避登山。然後迎敵。粵軍以子彈缺乏。雖先著鞭。卒爲張兵所敗。是役也。粵軍死亡甚衆。某處某處。縱橫皆屍云。予側聽之餘。毛髮俱豎。於摩。蔓草縈骨。拱木斂魂。透遲瞻望。覺山川猶慘淡也。

峽陽。人煙稠密。市肆繁盛。南平縣佐駐之。有兩等小

學校。予抵峽。已城火煌煌矣。詰朝。侵晨卽往。故是地風景未獲周瞻。亦一缺憾也。去峽陽里許。路逕十八棚戰場也。聞入洋口。粵軍進攻峽陽。北兵於此迎敵。酣戰半日。彈盡交綏。至今林木間。飛鳥猶不敢棲息焉。

潑頭。入其境。十室九空。淒涼殊甚。聞之土人云。客歲洋峽搆兵。民多逃避。是村屯紮粵軍。屋宇摧毀。嗣南軍退出。北兵又來。兵燹所經。至鷄犬不得寧焉。故村落蕭條。乃爾。

鷓鴣口。南平轄地止此。通郵政。氓屋鱗次。藏於山曲。鄉末長橋臥波。往來所必經也。郵局設於橋邊。最便旅客投遞。

麻溪。建轄也。然予叩土人以建音。多不解者。附近皆森林。杉木尤富。

洋口。地當邵武建寧泰寧光澤將樂順昌諸縣之衝。故行旅絡繹不絕。街道砥平。商務繁盛。近因粵閩爭衡。上峯以其地爲延邵出入門戶。特紮一營於此。以資防



禦河身寬廣。巨舟可容。埠頭萬艘雲集。一望而知爲商賈輻輳區也。

順昌 東鄰芝潭。西走將邵。雙峯蹲其北。蜚瀑縣於南。河道深廣。滙將邵諸溪之水。而爲順水。過沙溪口。與沙邑之水會。合入延平津。街道夸廓。其直如矢。石牌坊逼城密櫺。萬戶千門。上扼將邵諸縣之吭。然因居民鮮少。關係雖地當孔道。商業不甚發達。惟圩日貿易。稍見隆盛耳。有高等小學校。及國民學校各一校。地爲閩軍隊佔據。俱假館於民家。聞附近有高峯。蜚瀑。古井。浮花諸勝。惜足力羸弱。未能窮也。

范公祠 在順昌城東。中有古墓。墓間豎青石一方。有蹟淡紅。絕類頭顱。耆老傳言。有范烈士者。捐軀赴敵。爲賊所殺。頭落此石。遂留形迹。邑人哀之。因攝置其墓。并卽墓地建祠以祀之。可見義氣所鍾。雖堅固如石。亦能穿入焉。諺。斯石亦何幸。而得載范公之頭。與之並垂於

怡廬 在順昌城西。卽吾校校長高少航先生舊宅也。宅門外題怡廬二字。蓋自號其室爲怡廬。怡廬之義。大抵如邵堯夫之安樂窩也。宅內雲樓傑立。式仿歐風。先生昆仲三人。長曰魚門。次曰幼青。俱離家園。予來富屯。訪先生之舊居。惟見空庭花影。問難無從。不禁有室邇人遐之感。

龍頭岩 離順城南五里。三面崇山環拱。蒼碧嶙峋。中互一岡。平低俯伏。蜿蜒作游龍形。而嶽岩纒纒處。正當龍頭。此龍頭岩之所由名也。岩上有亭。巋然上齊浮雲。凭軒縱望。順城當前。閩閭撲地。狀若張網。河水平鋪。如大明鏡。置於原野。扁舟往來。不難指數。斯亭也。若遇六出花飛。載酒登臨。想三千銀界。萬樹梨花。不更可觀耶。六賢祠 左踞龍頭岩。士人統稱爲龍頭岩。基址逼仄。階壁間碑記。知昔日爲邑人士講學之地。中堂崇祀吾祖龜山及羅豫章李延平朱晦庵高峯廖樸溪諸先生。前進一樓。旁闢學舍。廿人可容。自科目停後。讀書之

無窮也。

士咸以學校爲歸。而深山非修文之所矣。遂致講堂塵封。蕪藻無薦。歷年既久。壁毀瓦礫。積然欲傾矣。夫浮圖所居。猶輝煌金碧。況斯祠爲諸大賢之靈所附。忍聽其爲狐穴。爲兔窟耶。乃者予過劍津之龍山。謁龜山信國。晦庵諸公祠。零落蕭條。亦復如是。蓋吾國自歐化東漸。民風不變。而有關於綱常名教之人物。轉鄙夷而不屑道焉。嗟乎。江河日下。砥柱中流。是吾輩之責也。

漢布 抵順之第六日。又有漢布之行。漢布在順昌西南。去縣治三十里。其地入粵軍勢力圈。粵有重兵駐之。警守綦嚴。初予等恐人數繁多。爲彼所拒。嗣由慶醒吾師先回。磋商茲事。經粵營長許可。並派兵來迎。我旅旅行隊始從容而往。又於閩營請兵護送。至交界點焉。是日也。天陰不雨。南風薰人。恰與遠足爲宜。過大街。觀者如堵。出安靜門。渡河之小南街。折西行。五里一亭。十里一鄉。皆有兵隊駐紮。非常戒嚴。既出閩防線。行約五里。抵沈坂舖。入粵軍防線。厥兵載路。見予等。或樹槍立。

正以迎。逕蛟溪亦然。由蛟溪而上。河石磊磊。水勢峻急。舟行者於此洵艱矣。移時抵漢布鄉。鄉尾長橋臥波。其名曰龍。影斷流水。氣接兩山。爲往來孔道。然自順城來者。不於此逕也。街市貿易頗盛。周巡既畢。乃造廖師之廬而請謁焉。晚承廖師飲以華筵。翌午。又承同學葉樹榕樹棠昆仲招飲。飽德靡涯矣。越兩宿。有建順道遊將樂玉華洞之議者。贊成得過半數。嗣以有云路途險惡。乃返順。

### 遊武夷山記

陳曰庸

吾閩崇安縣南。有武夷山焉。相傳彭祖隱於是。山壽七百七十七歲。二子曰武曰夷。武夷之名。鼻祖於此。又考古秦人異仙錄云。始皇二年。有神仙降此山。自稱爲武夷君。因名爲武夷山。二說未知孰是。自秦漢以降。歷爲方士羽客隱遁之所。迨宋儒興。朱紫陽講學於茲。山五曲。至今其蹟猶存。嗣後胡楊游蔡諸大儒。亦先後往來其間。而雅人遷客。遊覽觴詠。流風餘韻。尤爲山水生色。

武夷之名。自此著於天下矣。丙辰季冬。予以省立甲種農業學校學生。隨同何校長洪教師暨校友二十三人。赴贛浙作修學旅行。因得領略武夷諸勝。時間僅有四晝夜。未獲遍觀勝景。姑就所經歷。略修筆記。以誌不忘焉。廿四日陰。全體從崇安集隊。行三十里。自武夷極北而登。計五百四十七級。經蓮花峯。竹柏叢多蒼翠欲滴。上有石洞可居。嗣至清源岩。飯焉。因詢羽士遊覽路線。並巖茶之種類。暝色將合。遂投宿於碧石巖。次日天晴。早起。過青思巖。而遊水簾洞。石壁廣數十丈。水自巖頂噴出。自上瀉下。恍如珠簾。傍有石鐫題云。「今古晴簷終日雨。春花月一聯珠。」真山中最勝之境也。復步至慧苑巖。午飯。飯畢。登天心峯。是峯居山中央。猶天之樞極也。因以名之。其下有永樂禪寺。寺僧肅予等入。款待茶點。並導觀禪堂。方丈客師堂。該寺僧徒計四十餘人。間有鼓山湧泉寺投入者。閱竟。辭僧返慧苑巖。路經流香澗。澗水自三仰峯北谷中發源。因澗邊多生石蒲。

香氣襲人。故名。其徑兩巖夾立。曲折蜿蜒。非停午不見日色。洵巨觀也。廿六日晴。早登天柱峯。峭拔特立。校長賈勇先登。同輩隨躋。是岩岩多蕪茶。由茶圃復行百步。登天遊峯。是峯高拔羣峯。一望而諸峯皆小。西爲仙掌峯。東卽仙遊巖。三峯下合。至頂始分。三清殿爲天遊觀正殿。殿後曰宣經樓。其右有竹波樓。按天遊觀爲宋道士劉張居之。明正德時。藩參蔡潮稍擴其宇。嘉靖五年。冲佑道士詹本初復創修之。壁上遊人題詩。幾無隙處。聞該殿羽士正與人涉訟。致殿內極覺蕭條云。旣出。又至接筭峯。峯之得名。蓋以其右貼壁一石尖銳直上。狀類立筭。橫裂三痕。若斷而續。初至其下。同輩均仰視而不敢登。蓋峯雖不甚高。然依壁爲木梯。積日已久。質半朽腐。且轉折處。僅容半足。奇險實無踰於此。故校長止諸生勿冒險。以探其秘。於是往五曲書院。卽宋儒朱蔡真黃劉之神祠也。門首書大宋道德之宗六字。旣又繞溪緣壁而度小桃源。一路所歷情景。頗與陶靖節桃源

記相符。出又過金雞社。直抵星村。武夷周圍計百二十里。星村亦山中之村落也。警備隊長以冬防駐此。聞吾黨至。殷勤留宿。款待周至。甚可感也。廿七早晴。警長特具兩船以待。嗣又派衛兵二名保護。隊長親對諸生肅別。舟既駛行。遂泛遊九曲。第九曲以靈峯爲表。聳峙溪北。爲山水初接之地。聞是峯絕頂產茶極佳。八曲之鼓子峯高與七曲之三仰峯同。六曲上下城高巖與鼓子峯對峙。而天遊峯溪流環繞。風景亦不亞他曲。再入五曲。有仙掌峯。峯高數千仞。橫約三里。苔蘚毫無。縹如掌形。洵奇觀也。洪教師以前日忙於繪圖。未至桃源。故是日舟至桃源洞口。又捨舟而上。一覽洞中佳景。嗣復駛入四曲。溪經大藏峯。其下爲臥龍潭。峯之西向。與隔岸釣臺對峙。所以有四曲東西巖之句。入三曲則峯巖極多。就中當以小藏峯爲表。二曲爲玉女峯。亭亭溪口。天然妍媚。爲武夷之勝者也。一曲則大王峯側立於前。乃辭舟從止。菴後經黃鶴臺而至梯下。此徑在前。爲平

坦。今則有崇安朱緝翁所築石梯於武夷宮側。上下更覺便捷。予等以欲觀白雞冠茶。故由此徑至梯下。計登木梯三重。而至其巔。峯腰白石痕。彷彿如鶴。相傳昔有龍去八年而歸。至今曉夜猶隱隱有白氣貫天。是雖無稽之談。然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理或然歟。絕頂有高軒三座。崇邑富翁朱潘萬三氏之避亂所也。茲行極承朱翁款待。各巖羽士亦以朱翁介紹。倍覺殷勤。是日登巖頂時。朱翁特遣其女婿孫某。先期備飯以餉諸校友。其禮意尤爲可感云。巖上又有投龍洞。巖裂一罅。峯割爲兩。互相拱抱。中抽一峯。酷類蓮房。孫君指余曰。此蓮花心也。罅相距五尺餘。下窺無底。投之以石。聲如雷鳴。幽奇之景。誠世上所希觀。是峯以雄偉特立。有王者氣。故稱之曰大王峯。然其高冠全山。險同接筓。廿餘人中。登者僅半數云。徜徉良久。相率下梯。由大路達武夷宮宿焉。廿八日晴。已時步回崇安。是役也。風清日麗。氣候宜人。旅遊之好機會也。雖未得十之三四。亦可領略山水

滋味。矧山水爲仁智所遊。予不敏。得窺名山勝景。亦云幸矣。既歸校。因援筆而爲之記。

### 閩省瑣記

#### 南皮張遵旭

閩省械鬪之風甚盛。積習既久。頗難改除。小而破產。大則傾家敗身。聞其械鬪之時。各聯合數十姓。聚衆成隊。儼若對敵。戕命殺身。恬不爲怪。

迎神祀鬼。亦較他處爲盛。福州於每年六七月之間。爲五帝出會之期。(張鍾劉史趙)屆時善男信女。盈盈滿市。會期約月餘。最終之日。送神至南台。糊巨舟焚之。謂之出海。其間如放生焚紙焚香所消耗之金錢。數達巨萬云。

廈門婦女。近來猶有躡足者。父老相傳。廈埠一帶。昔時風俗不佳。朱文公治漳時。厲行其愚民政策。提倡躡足。當時人民。受其感化之力頗大。現婦女所著之履曰文公履。手持之杖曰文公杖。(足小不能行。故持杖。現易以洋傘。故廈門傘桿多鋼鐵製也。)門懸之簾曰文公

簾。(亦竹篾爲之。似簾而非)省城則反是。有所謂三把刀者。天足赤股。作事活潑。體格強健。不亞於歐西之女。子也。

福州婦女之首飾。除戒指手鐲等物外。則更有脚鐲耳環等。其徑甚大。頭飾簪三枝。長各八寸餘。形似刀。福州人名曰三條簪。外省人略此。咸以爲怪。因其簪刀。故名。其人曰三把刀。每清晨山城門遠望。三把刀燦爛之首飾。恰如羅馬時代之軍隊行列。蓋城內所需之米菜。及城內污穢物之輸出。皆賴三把刀爲之也。

閩人呼男子曰唐補人。呼女子曰諸娘人。考古家謂閩爲唐時之無諸國。爲唐所滅。男子屠戮殆盡。乃移唐人。居之。以補其缺。故名之曰唐補人。又當時無諸國之女。子免遭殺戮。故曰諸娘人云。

閩省下府一帶。迷信風水。山峽或石孔中。往往置有高約二尺許之陶器罐。(類似小缸。名曰金甕)中置枯骨。據云凡人葬埋後。遇其家庭有不幸之事。或屢出死亡。

之災者。必各爲祖先葬地之誤。另掘出置諸罐中。擇一風水地重葬之。予於某日游鼓浪嶼。見罐數十。拋置山旁。視之則白骨纍纍。令人髮立。

閩省沿海島嶼林立。人民概從事於網罟事業。爲數頗巨。所需之品以鹽爲大宗。蓋醃魚必需鹽也。清時私鹽遍野。光復後鹽歸專賣。鹽價因而時增。生計困窘。漁業因而冷落云。

沿海之水產種類既多。產量亦富。要而舉之。如黃花魚、白魚、鱖魚、銀魚、青魚、馬加魚、大頭魚、帶魚、比目、鯉、鱒、鱧、鱠、鮪、鮫(鮫魚之翅晒乾即爲魚翅)、魷、鮑、鯧、魴、鰻、蛤、牡蠣、蠶子、蠓、蟻、蚌、蟹、蝦。以及水產製造之魚翅、魚唇、魚肚、魷魚、明骨、海參、淡菜、乾貝、海蜇、海帶、海粉、海苔、魚油、魚膠、魚皮等。皆有之。產地爲沿海各縣。卽福鼎、霞浦、福安、寧德、羅源、連江、長樂、福清、平潭、莆田、惠安、晉江、金門、思明、詔安、漳浦、同安等縣是也。

水仙花之特產地。全世界只福建漳州一處。行銷各地。

供人賞玩。而尤以郡城南鄉圓山脚七保各社所植者爲最佳。每年生產約有六萬餘元。花之種類有二。曰單瓣。曰重瓣。其培養方法頗爲繁難。一花須經過三年之久始求善價而沽之。輸出天津、廣東。最爲暢銷。其餘香港、南洋各處。行消亦多。一時需要過於供給。漳人反多致向隅之憾。

福建四時花卉不斷。其種類除普通植物及各種香木外。如樟、荔枝、龍眼、香檳(卽佛手)、水仙、蘭、茶花、茉莉等。既屬特產。價均廉宜。曾聞上府尤溪一帶之蘭。偏山皆。是僅費勞力移植之。便供清賞。又茉莉盛開時。一錢可購得盈掬。誠香艷國也。

德化磁器質地潔白。色澤光潤。其磁土不似景德鎮之。近似淡白色者。聞附近寄食於斯業者。約有四千人。以每年出品共約值銀三四十萬元。惟因交通不便。製品未能輸出。殊屬憾事。

永春州之紙識畫亦福建特產物之一。無論山水花卉。

對聯皆可編織。其經則以原物之畫或字。緯則用白料紙。編成後甚爲玲瓏。遠視之尤佳。惟製造者祇李桂亭一家。聞氏嚴持獨藝主義。不肯傳人云。

福州廈門所用之銀元。俗呼之曰亂板。蓋通用之銀元。凡經一錢鋪。卽蓋一鋼印。（榨之極深）鋼印愈多。則愈表示其錢之真實。然貨幣之形態既變。銀色之損失復多。最甚者則成橢弧形。花紋字樣均不見矣。此亦人民之信用薄弱。經濟之思想幼稚之一證。

福州人口號稱百萬。省城戲園共兩處。（卽南台之瀛州城內之商場）尙非日日開演。酒樓之大者。以聚春園三山座別有天爲最。洋食惟順記一所耳。廈門則有天仙羣仙中華三園。其內容與福州等。酒樓則漢光樓東園爲最。其他如旅館樂戶等。凡近似公共休息或娛樂之機關。類皆使人却步。此就廈門一隅而言。省城則自新道路開通後。已大改其舊觀矣。

廈門普通請客。多用燕菜席。查燕窩多由南洋輸入。價

頗適宜。品位約分三等。上貢頂庄每斤三十六元。中庄每斤（暹燕）三十二元。下庄每斤（白燕）分十八元。十二元兩種。最低之價。每斤僅十元之譜云。

福建鑛產極夥。如煤、鐵、鉬、（福建之特產）金、銀、銅、鉛、鋅、錳、水晶、磁土、滑石、螢石、石灰等皆有。而猶以煤、鐵、鉬三種爲最多。惜目下全部窟藏地中。已開採者僅十數處。多用土法。雖有十數之鑛產公司。然皆係小規模之組織耳。

壽山距城七十里。多美石。瑩潔如玉。其品以田坑爲上。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其種類及名稱亦極夥。如田黃、牛角凍、艾綠腦、凍白芙蓉、杜陵坑、月尾紫、竹頭青、白高山等。近來凡遊此地者。多爭購之。以爲好古家絕妙之寶品。加以產額有限。以致其價格較往時增加數倍云。距福州城東約三十里。有鼓山。屹立江濱。高十五里許。廣袤數十里。頂上有大頂峯。常帶雲雨之氣。登高一望。附近形勢。瞭然在目。山中景色。尤美不勝述。如神泉、忘

歸巖、石鼓巖、雙髻石、湧泉寺、靈雲洞、將軍石、仙蹟石、蹠鰲橋、龍頭巖、水雲亭、獅子峯、香爐峯、乘雲嶺、鳳池山、白雲洞等。皆鼓山著名之勝景也。

福州城內有三山。其一曰屏山。一名越王山。在城北。周圍數里。其東麓名冶山。有歐冶池。一名劍池。昔越王允常聘歐冶子造名劍於此。故有此名。西麓烏牧山。南麓有越王之飲馬池、琴石、金鷄井等。山嶺有環峯亭。勝會亭。城跨山而過。築有樣樓。卽今之鎮海樓是也。宋李觀有詩曰。

臘後梅花破碎香。望中情地轉淒涼。遊山唯道尋高處。高處何曾見故鄉。

其二曰烏石山。在城之西南隅。唐天寶八年勅名開山。宋時改稱道山。山上有三十六奇。卽陀塔、放鶴亭、觀稼亭、坐禪石、天台橋、仙井、宿猿洞、金剛石、般若台、初陽頂、百道階、躡浴池、道山亭、華嚴巖等。其三曰九仙山。一名于山。在城東南隅。與烏石山對峙。漢時何氏兄弟九人。

仙居於此。因以命名。又越王每於九日則集宴於此。亦名九日山。山上有二十四奇。如平遠台、野意亭、鰲頂峯、煉丹井、浴鴉池、磊老巖、躍馬巖、喜雨台、九日台、仙人牀、龍舌泉、龜池、集仙巖、金積園、然台、琴台、青年洞、醉鄉石、金粟台等。此三山皆爲省垣名勝之區。足以俯瞰全城。西門外有西湖。名勝地也。今已改爲西湖公園。山光靈奧。風景宜人。明徐燧題有西湖八景曰：「仙橋柳色」、「大夢松聲」、「古堞斜陽」、「水晶初月」、「荷亭晚唱」、「西禪曉鐘」、「湖心春雨」、「澄爛曙鶯」。後復增修西湖八景曰：「湖天競渡」、「龍舌品泉」、「昇山古剎」、「飛來奇峯」、「怡山啖荔」、「樣樓望海」、「湖亭修禊」、「洪橋夜泊」。福州東門外一帶多溫泉。浴之頗宜心神。如萬安泉、六一泉、聚仙泉、三山泉、仙沂泉等。不下數十處。泉既溫美。附近景色亦佳。如能以新式方法經營之。誠佳境也。廈門風光幽雅。奇山崢嶸。嵯峨怪狀百出。附近形勢。尤堪賞愛。其名勝有醉仙巖（有鄭成功讀書處）、萬石巖。



太平巖、碧山巖、壽山巖、白鶴巖、觀日台（廈門最高之處頂上有石坊一其聯云「眼通勝谷扶桑外」心逐微垣建極邊」月寒洞、白鹿洞、望高山、鳳凰山、南普陀寺等。附近島嶼極夥。如鼓浪嶼、寶珠嶼、嵩嶼等爲其大者（尚有十二嶼卽以十二象命名）鼓浪嶼名勝亦頗多。如鷄冠石、鹿耳礁、劍石（昔鄭成功負隅於此）印石（卽日光巖）等。印石原名晃巖。後鄭氏東渡至日本。登日光山。見其風物之佳。歸而改稱日光巖云。

廈門有八景。曰「鼓浪洞天」。曰「萬壽松聲」。曰「虎溪夜月」。曰「鴻山織雨」。曰「龍湫塗橋」。曰「金鷄曉唱」。曰「白鹿含烟」。曰「萬笏朝天」。



# 新遊記彙刊卷之二十三

## 浙江遊記

### 武林十日遊記

### 金山高燮

余抱山水癖。曩嘗四至武林。均以為時息促。不及暢遊。憶乙巳四月第一次往遊。留六日而返。餘則俱因他事。不過一二日耳。自別西湖於今六載。波光山色。夢寐難忘。況邇年以來。鐵軌交通。數時可達。光復以後。遊觀名蹟。一一廻殊。西子西裝。益饒風味矣。書生所志。幸已得償。而平昔癖好之區。歷久未至。則此遊也。安可不盡情暢適。一豁我襟抱哉。中華民國四年乙卯三月二十五日晨起。由家坐小舟至張堰。與姚甥石子偕。其夫人榮君同趁快船至松江。卽日午後。再由松乘火車往滬上。因明日南社雅集。石子曾與柳君亞子有成約也。二十

妻兒同爲武林之遊。令其是日坐船至涑涇。與姪倩林君蕙南伉儷。山楓涇乘火車往。余則與石子榮君。再偕亞子及其夫人佩宜。於二十七日由滬往。午後登車。車仍經松江。抵楓涇。則見內子幼芙。兒子君介。林君蕙南亦携眷並子女二人皆已至。卽邀同上車。自是而余等杭遊之伴。遂及十一人。是日天雨。抵杭後。有南社社友陳君越流。迎於車站。冒雨導至舊旗營新闢馬路湖山新旅社。已上燈矣。即夜。陳君招飲。且邀往新舞臺觀駕春航演劇。春航者。向在滬上。以旦角著色。藝冠一時。貞靜幽閒。尤長京劇。久爲亞子所傾倒。二年前有春航集之編。而越流與亞子有同嗜。曾推許春航爲伶聖者。亞子與越流。曩未識面。今者以春航之故。一見相得。宜也。二十八日清晨初起。晴曦滿窗。心神頓曠。自旅社出。不數武。卽至湖濱。同人共攝一影。以留紀念。遂喚舟至平湖秋月。登岸走孤山麓。相與謁和靖祠。弔小青墓。渺然遐思。啜茗小憩。坐巢居之閣。待鶴未歸。振空谷之音。傳

馨互答。余成小詩一首。口示石子。是日余等同遊者九人。亞子伉儷。則與陳君越流。及陳君之兄慮尊。又馮春航等數人。另坐一舫。先後至孤山。慮尊爲春航題名小青幕上。倚少年遊一閱。囑和。余亦和焉。由孤山出。至樓外樓午餐。小飲微醺。灑然甚樂。湖山景色。舉目便是。魚嫩蓴肥。誠不陋故鄉滋味也。出至浙軍昭忠祠及公園。浙江圖書館各處。爲當日聖因寺行宮等所改。規模宏大。氣象一新。有石柱巍峨。矗立於昭忠祠之前者。則浙軍紀功之華表也。此尤足榮已。又西行至風雨亭秋墓。秋祠秋社各處。即鑑湖女俠秋瑾埋骨地。秋以徐錫麟案。被滿人貴福所殺。其後吳芝瑛徐自華兩女士。爲擇地葬於此。既又爲清吏所惡。嗾其族人請遷之去。而此土遂變爲平地。此余昔年贈天梅石子遊武林詩。所謂「新家西冷不可求」者是也。民國建立。復迎之來。仍葬舊所。都督朱公爲銘其墓。大書深刻。字字如拳。概益崇闕焉。風雨亭之旁。有土一坏。相傳爲武松墳。然不見於

志書。亦無阡碣可考。余姑爲作詩表之。時天已薄暮。乃泛泛容輿而回。余謂是日已略領湖中之勝。明日當改爲遊山。衆從之。二十九日早。僱畢隨命肩輿。由南山路沿南屏山。過淨慈寺。經雷峯塔下。至法相寺憩焉。寺在穎秀塢。徑頗幽絕。春間以牡丹名。時花已開罷。且種亦不甚多。余三至杭州。此地尙未印屐齒。致西湖小記。法相寺所供。爲唐時長耳僧者。其徒所漆之遺蛻。視之果然。乃寺壁聯額。則以爲定光佛。不知當時另有一定光庵。在法相寺之西。今誤二爲一耳。徘徊久之。成詩一首。而出。走風篁嶺。入龍井寺。杭州以茶名。而杭州之茶。尤以龍井名。井在寺旁。本名龍泓。一名龍泉。在宋元豐間最盛。秦觀曾爲作記。米芾書之。蘇子瞻子由趙閣道楊無爲黃山谷諸人。皆常往來於此。然觀其所作詩文。但賞山泉之美。而未嘗一及於茶。蓋龍井茶之名。僅發明於近數百年耳。龔定菴會稽茶詩。有「不使風篁負重名」。則其時固已知名矣。余昔遊龍井。嘗飲茶而甘之。

所以有「願采嫩芽盈一掬。西湖吸盡澹忘歸」之句也。今重遊至此。第一事。便向僧買茶。乃僧將茶出。百般居奇。錙銖計較。其語惡濁。尤不可耐。以如此名區。而容此俗僧。山靈減色矣。記鄭海藏金山詩有云。「敗意俗僧過俗子。」誠痛乎其言之。余乃語同遊者曰。茶性善感。此地之茶。所以負重名者。當亦因其得氣清耳。今此茶與此僧相感受。其有失真味可知。同人相與鼓掌稱善。遂各不買一茶。出上煙霞嶺。至煙霞寺。寺以煙霞洞得名。洞作丹玄五彩色。洞口有千官塔。深廣虛敞。其洞之妙。不待言也。而全嶺石色皆玲瓏嵌空。別具妙致。內子曰。此西子骨也。其語絕雋。副是品評矣。洞口向刻財神。後丁修甫先生。以其不類。議改爲東坡像。而其友陳監淵。楊雪漁兩先生。亟助成之。丁先生小槐移吟稿中。曾有詩紀事。真快舉也。余遊武林。凡兩至此。今遊實爲第三次。皆愛而不厭。不能去云。煙霞僧善烹調。因在寺午餐。而出。夾道叢林。陂陀兩面。冷風一起。大雨驟來。行正

在途。不可止息。同遊者頗致悔意。余方肩輿行。吟飽看雨。中山色。而一詩已成。不覺衣袖之皆濕也。行至理安寺。避雨小憩。理安多竹。曲澗千林。層嵐古寺。真覺儻然。有出塵之想。法雨泉即在寺庭左。法雨巖下。其泉甘冽。自石脈中滴瀝而下。吳之鯨澹社序。謂出虎跑之上。不虛也。其茶色香尤佳。余曩嘗一遊。住持定能爲余言。感誇此間茶品。嘗之不謬。故當時亦曾作詩美之。然震於龍井之名。未敢過爲軒輊。今重試之。乃知果爲異品。龍井即無俗僧。其茶味亦常在理安下。實非出於好惡之私也。杭州泉水之夙著虎跑。其茶則稱龍井。而茲山所有。兩美畢具。而又皆超過之。可知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而天下至高之品。則往往寂寞無聞。賞鑒者反不多耳。少頃出。新雨初霽。肩輿行山坳中。爽氣撲人。濕翠欲滴。鳥清脆若送客。然當此之時。覺詩情歷歷。耳目口鼻間。充塞殆滿。以貪看峯嵐。稍縱即失。忽行抵江干。而越山重疊。指點可數。此時胸次。又爲一變。復以目送太忙。不

暇手寫。夫游山玩水。而至於處處可以入詩樂矣。乃有時爲詩之所難盡。而一一爲耳目口鼻吸收以去。不亦樂之又樂乎。行數里。上月輪山。入開化寺。登六和塔。因夕陽將落。天又雨。力亦疲矣。是塔也。余當時曾兩登之。今遂不果造其巔。即下肩輿返寓所。是日同遊者十人。亞子以怯於登山。不與。黃昏各清談一時而睡。三十日仍肩輿遊山。同遊者如昨。亞子仍不與。始出至岳廟。廟左即爲岳墳。肅容瞻拜。慨然想見其爲人。考王初被誣死。潛瘞九曲叢祠。孝宗雪其冤。賜諡忠烈。改葬今所棲霞嶺下寶慶間。改諡忠武。嘉定間。追封鄂王。明正德間。指揮李隆鑄奸檜夫婦。及万俟卨三鐵像。作反接狀。跪於墓前。萬歷間。范涑復增以張俊。至今人之來遊此地者。每批其額。或洩焉。此亦垂戒之至重也已。余既呼兒子爲歷述之。乃出至紫雲洞。洞聳峭而深。色若暮雲凝紫。紫雲之名。其以此歟。棲霞凡洞五。余昔年都一一遊。遍定以紫雲爲最奇。當時以同遊瑟縮。不敢深入。曾作

記以誌憾。然十年夢想。無日不繫於穹窿幽壑間也。今重遊此。乃決意窮探。余首先從洞口下。屨級二十餘。石苔濡滑。陰寒之氣逼人。直下斜轉。疑不可通。忽得小門。僕俯乃可進。蝙蝠掠肩而過。啾啾作鬼嘯。愈行愈暗。至摸索不能視。兩壁倏見日光。從石壁下射。豁然明敞。寬廣逾一室。余至此大呼妙妙。招同遊者。謂不可不來。同人乃尾而入。則見洞之上裂處。石勢自地拔起。雜樹交縈。微風吹之。爽挹眉宇。有泉可漱。厥名七寶。適當壁根。眞異境也。出洞後。飲茶僧舍。乃行至玉泉池。池大可數畝。中畜五色大魚數百頭。澄澈見底。憑欄觀之。飼以餅餌。則羣集而爭噉之。吾非魚而能知魚之樂焉。由玉泉池至下竺法鏡寺。一覽而出。至上竺法喜寺。若中竺法淨寺。則過而未入。自靈鷲至天門。周圍數十里。兩山相夾。巒岫重裹。杭州人統號曰天竺山。其天竺山三寺。規模形勢。皆極莊嚴宏闊。而尤以上竺爲最勝。攷武林舊事。謂林壑之美。實聚於下竺寺。寺後諸巖洞。皆瑩滑青

潤。層花疊浪。不可名狀。又攷天竺山石奇俊。白樂天去杭時。嘗攜兩石。歸置里第池上。集中嘗有取天竺奇石受代攜歸詩。蘇子瞻去杭時。下竺僧惠淨。以醜石贈行。亦有詩紀事。由此觀之。則此間巖洞之美。山石之奇。固不容草草放過。然自佞佛之風日盛。每時當春季。集四方之庸夫俗子。進香於杭州天竺。趾日相接也。而所謂「竺國雲深僧寂寞」者。今則雲深之處。盡屬紅塵。寂寞之僧。變爲熱客矣。此我之所以不能不望而卻步也。其尤可惱者。從天竺出數里間。民居門首。無不以矮桌供泥塑之小佛。用以作乞憐之具。佛而有靈。當痛哭矣。其民家兒女。及七八歲。即令其效爲乞丐。俟肩輿過。則呼號而乞錢焉。是以行此途中。眼中所見。無非泥塑之小佛。耳中所聞。無非乞丐之呼聲。我謂杭州山水鄉。處處皆善。而此地則佛界之黑暗地獄哉。余在肩輿中。至此不復可忍。則強作老僧參禪狀。閉目塞耳。成詩一章。以刺之。而肩輿已進紫竹林。但見扶疏大樹。迎面而來。水

聲潺潺。盈於兩耳間。冷泉也。又進過春淙亭。又進即冷泉亭。再進至壑雷亭。則冷泉最急處也。其聲如驟雨。如奔霆。而鏘鏘激石。又如琴筑之交奏。飛來峯即在其旁。峯高不踰數十丈。而怪石駢列。如蟠龍。如伏虎。縱橫偃仰。奇詭萬態。俯仰百狀。通天射旭。諸洞皆在峯下。回旋曲折。八面玲瓏。內一小石。旁署玉乳。旭光一線。上透極頂。即所稱一線天者。余曩年遊此。曾作長歌紀之。稱爲「咀嚼千年有餘味」者也。又進即靈隱寺。徑寺之右。旁而上。爲韜光逕。肩輿行約二三里。山形聳拔。竹陰茂密。清泉從修篁中宛轉而下。漸行漸高。上巢柯塢。至與人肩不能勝。乃各出而散步。又良久。始至韜光庵。庵爲宋長慶間詩僧韜光卓錫地。世遂以僧號名之。庵中有金蓮池。爲韜光引水種蓮處。再上登鍊丹臺。相傳爲呂洞賓鍊丹之所。錢江適當其衝。江盡處即海。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者。至此乃一覽在目矣。登眺良久。他人均已勞瘁。不願再行。余及越南石子三人。仍鼓

勇而前。出豁光庵。步走上北高峯。峯高九百二十丈。石磴數千級。曲折三十六灣。山路峻削。肩輿不得行。尙未至頂。而諸山歷歷已盡在脚下。隔岸會稽諸峯。亦一一可數。武林儼若彈丸。江海不啻一勺。誠壯觀也。惜其時蒼然暮色。已滿天中。勢不能再上。遂折回。然峯頂一廟。已望見之矣。回至豁光。即偕同人出。飛行而下。仍過靈隱。入寺少憩。即出。急返寓所。是夜亞子招同顧曲。亦一往觀。然亦少倦矣。四月初一日晨起。略晏。覓炊既畢。和與信步湖濱。是日將赴亞子約杏花村飲酒。因爲時尙早。乃喚小舟。中流泛蕩。片刻。從後湖一帶。先至楊莊。一遊。密樹回廊。結構亦尙樸雅。出逕至杏花村。時客已齊集。日卓午。馬座中自同遊諸人外。又有林秋葉王清夫陳慮尊。越流丁善之。宣之等十餘人。而馮春航龍小雲陶天演皆在焉。亞子固有春航癖者。故雖不善飲。而此日以春航在坐。連舉數觴。豪興頓作。林君亦酒酣起舞。茗椀皆飛。亞子則挽林君之手而哭。淚痕酒痕。狼藉滿

地。旣乃牽率登舟。相將罷飲。哀吟大叫。聲滿西湖。忽復愁來無端。傷心獨抱。則更欲奮身向湖中躍入。幸爲兩丁君及春航竭力阻之。乃已。此亦武林一段佳話也。未幾。移舟至西泠印社。合攝一影。余名之爲西泠扶醉之圖。乃出。同歸寓所。時已落日銜山矣。初二日。余等旣盥櫛。而女伴晨粧未罷。乃偕石子。憇南三人。驅車往晤丁善之。宣之。昆仲。丁氏居頭髮巷。爲武林名族。以藏書著稱於時。其家刻書籍尤富。有風木齋。昔爲其祖竹舟叔祖松生兩先生廬墓之所。其圖徵顯遍海內。兩君因捧以見示。並出素紙索題焉。旣返寓。遂偕同人人城。至各肆肆購物。余不耐瑣瑣。則更獨身向書肆。翻閱舊籍。買數種以歸。寓尙有餘晷。則相與煮水晶茶。兒子出前。日謁唐王墳。詩兩絕。求改。余觀其氣概尙勝。而意甚平庸。因爲手削一通。以示之。鵠是夕。仍與亞子等觀劇。至深夜而睡。初三日。陳君光甫。丁君善之。宣之。以亞子及余與石子。同時遊杭。開南社臨時雅集於西泠印社。以表

歡迎之意。余愧甚。乃偕同人往。與會者三十餘人。多爲平昔所神交而未獲相見者。當午宴於栢堂竹閣。開樽一笑。歡若平生。酒既數巡。十觴未醉。飲罷。李君叔同邱君梅白張君心蕪各以紙扇索書。爲各寫遊什。草草應之。愧未能工。聊誌鴻爪云耳。印社爲兩丁君之兄竹孫輔之及其同志葉葉舟吳遜庵王福庵等所創。中有仰賢亭。奉浙派印學鼻祖丁龍泓先生石刻之像。亭後有印泉。泉左有徑曰鴻雪。緣坡而上。豁然開朗。有四照閣。登閣而望。全湖在目。洵孤山絕勝之區。余以詩紀之。是日同人又合攝一影而出。至宋莊及劉莊兩地。宋莊以精潔勝。劉莊以富麗勝。惟劉莊今沒人官家。其貴重之品多封閉不得見耳。出仍泛舟回寓所。時天已晚。舟未抵岸。而電光燈火已盪漾於樓臺倒影中矣。初四日。憩南伉儷等先返里。而同遊之伴乃少四人。余等仍呼小艇遊湖。亞子亦往。至白雲庵。僧舍寂寞。遊蹤甚稀。亞子急扣扉。有犬迎吠而出。狀頗猙獰。佩宜粲君。即狂奔反

走。余大笑止之。適僧出。喝犬使退。乃邀客入。亞子詢以任君百一葬所。僧爲前導而指示焉。任君者蜀人。曩主新中華報筆政。以言論觸政府忌。政府陰購之。走西湖。蹈烟霞山井中死。其友爲覓地葬於白雲菴側。章太炎爲之傳刻於墓。旣披棘而撫視之。仍回庵小坐。庵故有月老祠。余昔年與內子同遊至此。內子曾製一詞。頗見風致。今猶彷彿記之云。出乃移舟謁張蒼水墓。余於歲乙巳遊杭。至即問蒼水墓所在。人無有知者。旣乃得於南屏山麓之榛莽中。則泫然流涕。作詩以弔之。歲丁未復至杭。再往尋之。而此地之荒涼如故。頗怪此邦人士不能留心於閒冷之地。致故鄉有轟轟烈烈之奇男子。而乃并其人而不知也。於是又作一詞以寓慨。今日月重華。河山還我。崇祠墓道。煥然一新矣。此誠不特可以慰忠魂。而亦我漢族之光也。余旣瞻拜其祠。視其神位。仍書皇清賜諡忠烈前明某官某某。余曰。此必非公志。神不享矣。是則亟宜更易。而不容稍緩者。公墓旁又有



一墳。體製尤鉅。爲明昌化伯邵林之墓。即所謂邵皇親也。其夫人楊氏。乃孝惠太后之母。初厝青芝塢。繼改葬於此。人因呼之爲皇墳。墳左側地產蠶豆。杭人向有皇墳豆之稱。我友黃君晦聞於戊申年游杭。知余數年前曾尋得蒼水墓所在。亦往憑弔。作詩有「認取王墳尙識名」句。自註傍墓居人稱其地爲王墳。前詢之守墓者。謂公名煌言。故稱王墳。乃誤煌爲王。不知僅得其名之一字云云。其實守墓之言。但妄稱以應。王墳前者實爲皇墳前。而皇墳者。又實爲邵皇親墳。而非即公墳。蓋光復以前。人多不知有蒼水墓。故但總號此地爲皇墳前耳。守墓之言固誤。而晦聞之詩亦誤。或曰。當公之初瘞於此也。其時法網甚密。因私號王先生墳。是則以公墳爲王墳。亦未始不可。此又一說也。出移舟至高莊。憩息清游。啜茗午饌。又呼照相者。各攝影多種而出。至三潭印月。在九曲橋邊。卍字亭外。於湖水中又攝一影。計此遊所攝各影。余爲一一名之。在滬南社之舉。曰愚園。

雅集圖。初至杭時所攝。曰武林同遊圖。杏花村譙飲之日。即爲西冷扶醉圖。印社臨時之會。則曰明湖雅集圖。而此則曰三潭泛舟圖。而其他零星所攝者。不與焉。此亦勝遊之一樂也。攝影既畢。出至小萬柳堂。爲廉惠卿先生及其賢儷吳芝瑛女士之別墅。女士以書名海內。壁間陳設。皆爲女士手寫之品。室僅數楹。而結構頗雅。內子及佩宜察君坐憩於此。余等則走謁于忠肅墓。墓側是爲于廟。中有王文成一聯曰。「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從何處哭英雄。」真大手筆也。返仍至小萬柳堂。偕諸人出。移舟一遊唐莊。及浙江先烈祠。因爲時已晚。息息即回寓所。初五日。本擬與石子伉儷。即日言旋。歸裝已部署矣。適王君漱巖來。王君亦南社社友。工於詩。爲余夙昔所欽慕者。一見即娓娓談。移時不倦。遂被堅留不得行。乃相與走湖濱。至西園午膳。遂偕同人及平君復蘇王君更函。招沈君半峯同往遊寶石山。沈君亦久負詩名。年近六十。腰脚尚

健。先呼小艇泊昭慶寺旁。登岸至山麓。有門顏曰頓開。嶺。由此遞迤而上。浙江陸軍病院。即爲當時某西人所居之址。余曩年亦嘗至此。作詩有「如此名山竟棄捐」句。今聞已用重值。向之贖回矣。再上爲保叔塔。塔前有來風亭。以此山山形如鳳塔。居其上。宛如鳳喙。故名。行至此。披襟縱覽。全湖歷歷在目。之江風颿。近若可接。據江湖之勝。而仍兼山石之奇。實武林他處所不及也。亭之外。有石橫互數十丈。巉巖錯落。意若爲山之窮盡處。漱巖謂余曰。此去尚有佳境。余欣然遂請爲前導。余等隨之。以手捫石而下。峯迴路轉。復螺旋上。愈旋而徑愈隘。至僅可容身。自此而上。又有石室。有曲橋。皆非意想所可測。造其巔。尙有奇岩矗立。翼然如軒亭。余乃解衣磅礴。攀而升之。左右四顧。冷然不知此身之飛向何處矣。既復援樹而下。緩步出一遊陸軍病院。與院長厲君綏之。坐對河山。略談即出。適丁君善之。宣之等尋縱而至。遂各泛舟。偕至寓所。是夜。與王漱巖沈半峯平復。

蘇丁善之。宣之。陳慮尊。越流柳。亞子。姚石子等十人。同飲於湖上之酒樓。銜杯促膝。分韻賦詩。如此清遊。餘興亦復不淺。既而更請兩丁君導遊西溪。兩丁君諾之。余大喜。蓋西溪地極僻遠。已隣餘杭境。武林遊覽各書記載甚鮮。故逕路尤莫能辨。余思之。且十年。迄末一至。及讀畏廬集中西溪一記。而益神往。第苦無導之者。今知丁氏風木齋。即在西溪神仙宮山。而南潭湖有交蘆庵者。亦爲丁氏所重葺。余因料兩丁君之必爲熟遊地也。遂約於明晨。由兩君來寓同往。初六日。余等甫起。而兩君已至。即命肩輿偕行。由寶石山麓折而入曠野。遠望秦亭山。聳然起於前。漸行漸近。繞山而過。石平如砥。爲南宋時輦道。自此而往。則大樹夾途。濃陰蔽日。皆爲西溪路矣。入風木齋。而兩丁君已先至。主人情重。招待倍殷。齋後有古松兩株。穿天拔地。色成龍文。乃元明間物也。齋本爲兩君先祖昆仲竹舟松生兩先生所築。燬於粵難。近又經其叔和甫先生略移舊址。重事營葺。齋之

後進爲松夢寮。右偏爲友梅軒。種竹栽花。樸雅無匹。左旁隙地。種植茶樹。立碑品茶。亦饒佳趣。壁間張畫四幅。詢知爲兩姑母希周月如及叔母王韻樓妹澹軒所繪。工緻蒼秀。各擅其妙。余謂似此名手。直當向古人中求之。近世殊不易覩。今乃山水鍾毓。出於一門。同人皆相與驚歎不已。兩君復導至靈前。爲言其先尊修甫先生詩塚。築於梅花泉上。去此僅里許。指點七十二賢峯。環圍拱列。如孝子之奉慈親。則又令人生鮮民欲養之痛矣。出仍肩輿。行抵留下。午餐畢。將往交蘆庵。而路更旋折。林樹茂密。不能步行。乃易輿而楫。行約四五里。汊港交出。絕類吾鄉。經數十曲。始至庵。此地多蘆。庵構蘆中。以蘆花得名。董其昌題曰交蘆。借佛經義也。清同治初。丁松生先生爲之修治。復以名人手卷珍藏其中。既至。兩丁君即命庵僧。一一出而觀之。如新羅山人之西溪築居圖。奚鐵生之西溪泛雨圖。程松門錢叔蓋之西溪卜居雨圖。高邁菴之西溪秋泛圖。如冠九之交蘆秋影

圖。陳藍洲之西溪始泛圖。戴用伯諸遲菊之溪樓延月補圖。展覽之餘。古香觸鼻。惜爲時恩促。未能細審。然眼福已不淺矣。兩丁君爲余言。當時尙有戴文節一圖。尤稱精品。爲庵僧私行售去。誠可恨也。庵旁有水閣一所。設厲樊榭及杭厘浦栗主其中。而樊榭及姬人月上之墓在王家塢。厘浦之墓在大馬山。亦去此不遠。閣後臨水。洒掃之職久缺。故殘蘆飛絮。及今猶滿地也。亦可以想見秋時蘆花之盛矣。秋雪庵在蒹葭深處。聞彼處風景尤勝。而天已薄暮。遂不得留俟後遊耳。余綜西溪之勝。大抵與西湖異。窅然塵壒之表。宛在樊圃之間。一入其中。便覺毛骨爲清。心脾俱冷。昔人比之苧蘿美人。未進吳宮。澹冶幽嫻。自然絕世。又若天生此一片土。專以供人之棲遯者。觀其小築古龕。周流錯雜。皆在長松翠竹間。而習靜安禪者。往往出焉。吾因以知蕭閒復絕之中。始足以見眞行。而顯宇高門。琳宮巨剎。必無雅士名僧託迹地也。自交蘆庵出。仍坐舟。少頃復登岸。肩輿

已待之矣。遂紆道返。經蕭山陳氏墓道。陳亦爾丁君姑氏。規模宏闊。建築方新。復經伴鳳居。爲陸氏別業。即其姑氏希周之能畫者也。皆進內一觀而出。遂急回寓所。丁君又言。交蘆庵地處深僻。遊蹤不易。即其平生。僅曾三至。其一乃侍其兩姑母往。其一則與繆筱珊先生。其一則此遊也。初七日。余與石子等將束裝返松江。亞子爲待觀馮春航演血淚碑及馮小青兩劇。尙留滯不肯去。而演期未定。余等乃決意趁快車先行。是日午刻。陳君慮尊祖餞於城站之酒樓。因即往赴。而王君漱巖來。遂與偕往。少頃。爾丁君亦至。舉杯清談。不覺移晷。席間王君漱巖作詩贈行。甫脫稿。相授余。未及賦答。而汽笛已鳴。鳴作響。乃各握手。恩恩上車。而陳慮尊越流丁善之。宣之。王漱巖。柳亞子。鄭佩宜等七人。皆登車相送。有離別可憐之色。及汽笛再鳴。始悵然分袂。抵松後。余與石子又分別。各至親戚家下榻。初罷登臨。神意懶散。余作答王漱巖詩一首。覺頹然一夢。猶彷彿在明湖蕩槳。

時也。初八日午後。由松雇划船歸家。細雨冷風。甚無聊賴。聞石子伉儷。是日亦已回張。因屈指來時同遊之伴。十一人。今一一星散而去。只留亞子佩宜兩人在杭。相與念之不置。又數日。得亞子佩宜信。知別後又他領西湖之勝。春航兩劇。亦次第得觀。今已如願償返矣。

### 遊杭記

李廷翰

甲辰之秋。偕鏡芙游於杭。應蠶學館之招考也。自投考至入館。凡越兩月餘。客居無事。日駕小舟泛西湖。湖畔名勝。強半爲足跡所經。入館五旬而病。病且劇。屢瀕於危。長館事者促余母至。五夕而少瘳。扶病回滬。半歲始復健。年來鐵路通。交通便。思續前遊。卒卒久不暇。甲寅冬。鏡芙自京來。以縣知事分發浙江。將赴杭。余亦值陽歷元旦之假。乃偕之往。距甲辰之游。蓋十載矣。同行者仍二人。余固未出教育界。而鏡芙官矣。十一月十二日午一時。乘車抵滬車站。二時車啟行。三時過松江。四時半抵楓涇。自龍垂至楓涇。爲江蘇境。自

楓涇而南。至於杭州。爲浙江境。浙之田低於蘇。田低則水無從洩。稻既收。植以蔬。植蔬以冬。而水猶爲患。農乃掘左右之泥。堆於中。形如山脊。脊之廣不半尺。高亦如之。而左右之水深已寸矣。故方丈之田。脊已數十溝。且倍之地。介湖海之交。低窪出於天然。浙之講求水利。當尤急於蘇矣。

地低。掘尺餘。卽見水。墳墓之制。於是異於蘇。蘇之葬也。掘土成穴。棺下埋焉。浙之葬也。置棺地上。土四覆焉。土覆成墓。前高而後下。如箕之俯。墓前砌以磚。磚露泥外。外飾以玄白之塗。墓上及稍高之田。莫不樹桑。冬日乘溫。杭車過浙境。畎畝之間。高者桑而低者蔬。無他物也。浙境之站。莫不有雅趣。站之月臺。多以文本爲疎欄。綠樹掩映其間。如入畫裏。月臺之基。以亂石砌之。石隙飾以墨線。線紋斑駁。如古瓷焉。站名標於小木牌上。書法樸古。無市俗氣。浙人以文勝。可於此見之。峽石之站。建於山麓。山林蒼翠。撲人。秀色可挹。站旁有屋。曰紫微山。

莊逸趣橫生。居其中者。殆有神仙之樂。余戲謂鏡芙。君爲官。曷不求陽朔令。君來浙。曷不爲峽石站長。余苟可離教育界。則當乞爲峽石站長。挈妻孥而居於紫微山莊。余願足矣。

抵杭已六時餘。由城站下車。余徒手。而鏡芙攜一藤籃。警士搜查之。以白粉作一記號於籃面。揮其手曰。站外之人。見此記號。不復查矣。癸丑之變。朱將軍坐鎮兩浙。滬杭賴以安。黨人以爲浙不舉。蘇事乃敗。乃思所以損將軍者。將軍聞之。嚴戒備。杭垣搜查之令。於是密矣。歐戰方面。世事不可知。吾國欲於瀕危之際。求一線生機。舍團合全國之力。同心以謀自固。外無他法也。奈何魚蝦呈於俎上。猶籛嚙其同羣。燕雀巢於枯枝。猶啄毀其窠。士以待庖人之操刀。弋人之張網乎。嗚呼。愚矣。嗚呼。危矣。

下車擬宿於城站旅館。城站旅館。距站不二十步。樓凡三層。頂有廣場。所謂樓外樓者是也。升降有電梯。澡沐

有浴室。取暖有薰爐。飲食有餐館。杭垣旅館之新且潔者。莫城站若也。余至時。電燈燦爛如白晝。將入館。鏡笑之友朱王二君來迎。謂城站固美。而於全城交通。則僻處一隅。不如住湧金旅館便。乃喚代步。有車至。橡皮其輪。卽上海俗謂黃包車者。登而行。鈴聲大作。諦視之。車夫之手。莫不有鈴焉。鈴持於右手。右手亦挽車。一手司二事。勞可知矣。鈴動則行人讓步。聲如簷前鐵馬。迎風而鳴。久居滬上之人。聞之。如有異趣。迴憶十二年前。自燕入晉。過南天門時。雪花如掌。駝鐸駒鈴。遙相應和。視爲山行之至樂。今杭車之鈴聲。彷彿如之。而太行之峯。不可見矣。

城站四周。道路平而闊。類如滬之南京路。行人則寥落可數。劇場名第一臺。酒樓名半齋。名小有天。名別有天。莫不仿滬市。而市況不如滬遠甚。上海當長江之尾閭。海岸之中央。沿海七省。江支幹所經者。十二省。貨物船舶。莫不會於此。加以鐵路之往來。黃浦之輸運。交通之

便。冠全國矣。其成爲繁盛之市場者。地理使然。非全由人力也。杭州既不瀕海。內地交通。亦不如漢皋之便。錢塘八月。西湖六橋。可以召游人。不可以集商賈。乃事師法上海。且求有以勝之。其熱心毅力。良可敬矣。但工商之業不振。游觀之具。終難持久。形式具而實不至。吾爲浙人懼焉。浙人其於實業上加之意哉。

且市場繁盛之區。大抵限於一隅。上海號稱國中第一商港。而除南京福州路附近。車馬之絡繹如梭。織者不可視焉。洋涇浜以南。市場久不振。南市更無論矣。杭州之繁華。向推拱宸橋。然開埠二十年。商輟其肆。工罷其器。衰象日增。不復可救。城站闢。拱宸橋之勢益分。而城站之繁華。亦不過分拱宸橋之一部。求如拱宸橋之昔日。且不可得。況旂營之開闢。不日竣工。杭垣之市場。鼎足而三。此盛則彼衰。勢所必至。或且奄奄無生氣。三者同歸於失敗。未可知也。

抵湧金旅館。住二號房。房有鐵牀二。牀有被褥各二。九

桌略具。中置電燈。全館房屋頗曲折。類巨室之居。庭前花木掩映。疊石爲洞。苟不聞人語之喧闐。疑居古寺中矣。館役伺應。敬而和。周而不亂。晨聞履聲。進盥器。夜聞下帳。息電燈。客至。茶水畢具。整理牀褥枕衾。惟恐不潔。以視上海之棧役。面赳赳有盜氣。客十呼而不一應者。如霄壤矣。住三夕。宿費只二圓。昇館役以半圓。館役謝不置。王君且謂過豐矣。

朱王二君約鏡芙沽飲於市。余隨之往。朱君問余量。余曰。一斗可作十年飲。猶虞醉焉。朱君曰。奇矣。而團團者鮮不能飲。余曰。余可謂虛有其表。大笑而罷。席間談宦況。相顧歎息。浙省人浮於事。聽鼓者率年不得一差。得之則省差。每日俸一圓。道且半之。查荒差每月八十圓。非常吏可得。則同僚羨不置。視如登仙。差難錢隨之。窘於是。午茶一壺。夕酒三盞。同盟而加以限制。亦可閔矣。夫官所以理事者也。亦以理事爲生活者也。既爲官。屢年不得事。事無可理。生活不能適。終日以茶酒爲消。

遣體懈骨弛。精神日就委靡。閒久則厭煩苦。一旦有事。可理而精神久不振矣。假手隸役。思臥治焉。治民之官。終以禍民耳。生活久不能適。得有可適之機會。不敢稍縱。事前之逋負。思攫財以彌補之。事後之澆褻。思攫財以貯備之。地方之財。乃悉入官囊。人各謀其生活。官之貪墨。亦猶是耳。吾思之。竟夕不能寐。十三日晨起。往中華書局。訪戴君偉才。戴君他出。晤馮君。因與談杭垣之市況。馮君言。辛亥癸丑之變。浙垣未大亂。故秩序較蘇滬爲佳。市況尙不甚惡。但居民少於前耳。一爲杭垣富戶。當時避亂至滬。受塵租界。視爲桃源。此間樂不思故鄉矣。一爲前清候補之官。光復後頭銜消滅。無事可圖。乃挈眷他去。故杭垣現多空屋。賃以居者。價倍廉於前。且家用器物。悉可供賃居者之用。若商肆之賃價。則與前無異。並言旂營城站工事大興。貧民咸執斧斤以謀食。不復思爲竊盜。杭垣之秩序。賴以久安。游人之無告者。公家爲建屋百楹。令聚居。不取值。

焉。自旂營開闢垣毀。西湖宛在城中。杭諺有云。大變情。形。西湖入城。今乃驗矣。余笑語馮君。杭垣居民。勢且復。衆。富翁居滬租界。租界之盜賊。厲於內地。清代之官去。民國之官。視浙爲沃土。紛至沓來。空屋縱多。不日且患。人滿。談次。戴君至。挽之。導余游。戴君問先生將何之。余。曰。先旂營。步而往。旂營至矣。余未知也。余十年前來此。自拱宸橋入城。肩輿過旂營。衢廣不五步。牆亦及肩耳。今則陋巷悉爲康莊。矮屋易以廣廈。我又安得而識之。杭州將軍署。今建興武之牙。舊署之廣六畝。今則五倍。之。可容勁旅萬。周繚以垣。垣外悉爲廣衢。衢之左或右。必爲軍署之垣。占其一市。肆悉聚於單面。稍殺其繁盛。之。況焉。署尚未竣工。將軍今猶居舊勸業道署。路旁佳木葱鬱。悉百年前物。旂人閒居無事。植木於戶。庭。以爲點綴。關市場者。誓不伐一木。使山色湖光。損其。逸趣。故夾道垂楊。綠陰猶昔。卽樹之直立衢中者。亦勿。加翦伐。浙人知寶其樹矣。營有河。淤而穢。今已加以疎。

濬。兩岸分砌石堤。阻泥之下瀉。竊謂水之於地。猶血之。於人也。歐洲各強國。於境內諸大川間。多開運河以聯。絡之。密如蛛網。其故可思矣。吾國東南諸省。汶港紛錯。交通賴以便。而兩岸居民。不知公德。穢棄之物。悉傾諸。河。積久而河淤。濬之而民傾物如故。河復淤。屢濬而屢。淤。乃不復濬。水不流則腐。疫病以生。繁盛之市。爲一勞。永逸之謀。實土於河。埋瓦洞以通水。河成康莊矣。而河。之。容水量。瓦洞或不足以代之。則非所計。是猶人血不。潔。不思所以潔之。徒遏塞血管。使消失循環之常例。吾。未見其當也。旂營之河。浙人不之塞。而加以疎鑿。知治。水之道矣。

道旁有古井。爲唐刺史李泌所鑿。久沒於地下。近始發。見。杭人圍以欄。欄以色磚成之。形六角。好事者爲文記。其事。勒諸石。石砌於欄。

品茗於西園。西園湖上之茶肆也。巍樓三層。危峙湖上。憑欄一望。全湖在目。其地點之優勝於藕香居諸肆矣。



是日曉霧至時。湖山爲薄霧所蒙。如美人曉妝。周圍籠以輕縠。日暖霧漸散。輕縠半捲。而日漸露。至午而天朗氣清。聖湖豁現。西子冉冉以出。神情如故。裝束全非。六橋三竺。浸染歐風。實西子而作西裝矣。瀕午鏡芙來。戴君辭去。午膳畢。乃放棹游湖。湖艇式如舊。而中設藤椅二方。几一。椅可坐二人。几置棋枰。供客之奕。上張方布。幔空其四面。日光烈時。幔失其用。風迅則幔重而艇側矣。余意几椅實便客。幔則可去之。

至公園登岸。公園清之行宮也。「萬福來朝」之額。易以「光華復旦」。「垣之黃者黑之。黑色剝落。黃者復隱。約可辨。園左有圖書館。屋皆歐式。園後依山建屋。間設茶座。以休客。自下而上。路曲折如蚓。石勒「尋詩路」三字。浙軍凱旋碑。聳立其旁。高丈餘。辛亥之役。他省多反覆。所謂偉人者。昧於時勢。類爲罪囚。偉人之建設。亦加以毀滅。故光復之紀念。存者無多。朱將軍崛起兩浙。攻寧之役。戰功尤著。歸而勒碑刻銘。冀傳諸永久。癸丑亂作。浙

江安如磐石。將軍之勳望尤宏。將軍不去。將軍之建築。物當然保存。此杭垣之光復紀念。所以獨多於他省也。浙江將士祠。在公園之旁。華表突兀。金碧輝煌。上勒陣亡將士之名。約數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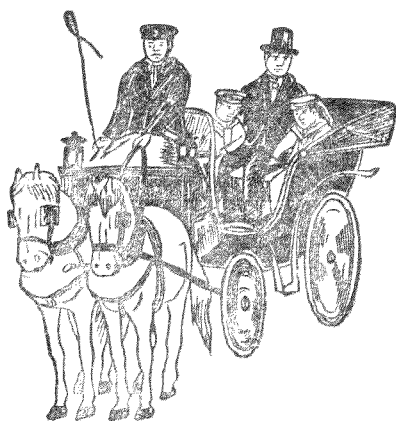
西冷橋畔。塚壘壘。蘇小之墓最古。其他如秋瑾墓。陶煥卿。沈由智。楊哲商墓。徐錫麟墓。鄭淑嫻墓。某僧墓。皆名傳志乘。各占湖山一角。與蘇白兩堤。同千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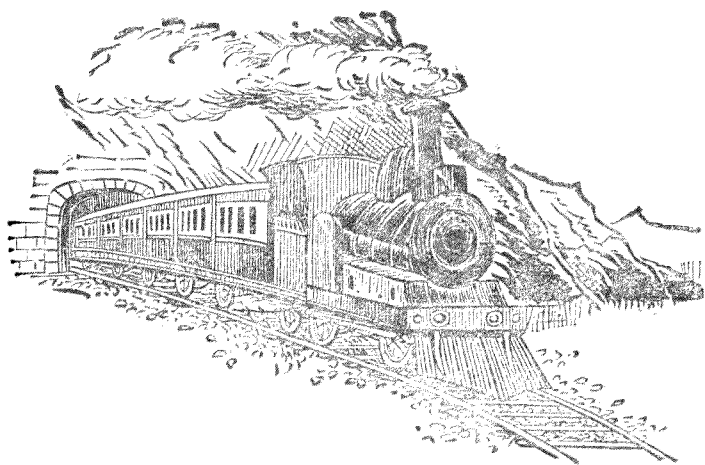
至蠶學館訪樓君辛。壺不晤。館已改爲甲種實業學校。分爲兩部。校長朱君籍處州。余同學也。前館正沈先生。現爲仁和場長。先生待余厚。余病時。爲延中西醫診。別後賜書。屢加勗勉。以不知其住址。未往謁也。樓君性亢直。長書畫。鑄章尤古樸可愛。與余同入館。一見如故。余病爲調湯藥。食不甘味。夜不安席。醫至。君口問病狀。目灼灼視余。余母至。君送余湖濱。淚涔涔下。余稱爲患難交。別六年。君任杭校事。復通信。今夏來上海。息息行色。談未畢而友至。留書而去。今爲館中教員。以年假離

樓門者告余住址。謂樓君挈眷居火藥街。已有年矣。十四日晨起。樓君來。偕出購物。先至恆豐購縐紗。店夥告余。滬之縐紗。杭人呼爲湖縐。縐紗乃女巾之名。非衣料也。復略購丸藥茶葉。而顧樓君之居。杭垣銀幣之價。小銀圓值大圓十之九。不隨時變更。較便於滬市。余十三年前居太原。太原之市。以錢八當十文。物值五錢。付以四。每八十錢當一百。百錢易小銀圓一大圓。一值小銀圓十。故一圓卽一千。一千只實錢八百耳。其錢法之簡單。尤便於杭。以視滬之所謂貼水。日數易而里不同者。不可同日語。錢幣之價。不能均一。全國財政。所以日趨於紊亂也。

樓君有子三。賃以居。屋主有女二。方肄業女師範校。脂粉濃施。君告余。杭俗非整婦女。以脂粉終其身。婦女屏脂粉者。家人視爲不祥。而學校禁之。於是在校。則面目一新。居家則裝飾頓變。學生左右爲難。苦心可諒。噫。學校家庭。無聯絡之方。教育之進步。所以難言也。樓君導

余參觀第一高等小學及豐啞學校。別有記。午後品茗於迎駟迎駟站之茶肆也。夏琅雲帥來師。方自浦江回。將返滬。約明晨同乘早車而別。同寓料理歸裝。我記於是終矣。





# 新遊記彙刊卷之二十四

## 西泠遊記

陳儀蘭女士

余生小不出妝閣。雖梧崗松嶺。近在咫尺。從未一涉足。及後稍稍讀游記。存神默想。山川之奇偉。江海之壯闊。必有可觀者。苦又無緣得至。世局遞變。乃得求學四方。心思既廣。而好游之念益切。竊謂增長智識。輔益學問。無過於游歷。太史公之文章千古。謂非涉足名山大川之所致耶。近之東西人士。不憚困難。探幽索險。入吾內地。則又不僅爲游歷計也。載筆繪圖。有若列眉。最近如東人之分道出發。貫穿十數行省。嗚呼。是何心也。宜其一有違言。戰端既開。吾人所能辨之途徑。而外人履若戶庭。然則游歷之功。學術云乎哉。於國家且有直接之關係。諸姑姊妹。其亦知所切要耶。

武林去滬三四百里而遙。費時不足四鐘。可謂至便。思之二年。未得一往。半苦人事。無可如何。適逸叔來滬。余

亦得三日閒。乃約儀蕙姊妹。葦弟結伴一往。於是得償所願焉。此二年間。詢之儕輩。於湖山路徑。一切費用。已得大概。茲益從精密之計畫。頗不欲多事浪費。以耗經濟。後之來者。或取鑒於是。爲遨遊之準則可也。當即舉定逸叔爲團長。葦弟司會計。而推余爲書記。以余之不能。何敢任。又苦不獲辭。蕙姊笑曰。妹妹勿過謙。鄭之辭。令必更四賢之手。余爲東里子產可也。余曰。西泠一隅。近之記載屢矣。何須再費筆墨。且吾人志在游覽名勝。略無國防險扼之可言。以視東西人士之留心。塞要有愧色。何彼爲。或告前人詳於游覽。而略於歷史。吾茲遂重之。補缺拾遺。話興亡於滄桑。稽沿革於風土。庶幾其得十一也。

約計此次赴杭八日。往來川資約十四元。住寓之費約十元。乘輿之費約十元。湖船三日之費約二元。零用飲食之費約十一元。約略所費得四十八元。人之所費僅十二元而已。乘輿而往。盡輿而歸矣。蓋游歷之費。僅乘

輿入山較昂。余等僅游一日。游湖兼游山者三日。一葉扁舟。上有布棚。中有小桌。上下有籐椅。四人對坐。頗舒徐。盡一日之力。費止六角。以至八角。湖上午飯。如一醋魚一繩菜。再一素蔬。亦僅費一元有零。此外之所費。則每至一處。休息時。有以煙茶相款者。給以二角。二人則一角已足。且殷殷指導。竭其所知。以告。猶記至岳墳時。舟子謂載碑之水族。卽秦檜化身。津津樂道。旁及武穆忠蹟。鬚眉畢張。忠孝二字。實吾人立國之根性。讀法懸書。豈及此赫赫人物。足以起頑立懦哉。

余等侍逸叔。於三月晦日。乘二時之特別車行。沿途所經。爲嘉善松江嘉興諸城田禾茂美。望而知爲殷實之區。惟每經一處。必有七級浮屠。矗立城闌。可知南人之好佛。六朝以來。習慣已久。五時三十分抵杭。由清泰門下車。偃輿西行。假寓湖濱之旅館。水光山色。撲人眉宇。已極可樂。逸叔年六十有。雖鬚髮皓然。而精神矍鑠。壯年曾遍遊京洛湘鄂兩粵諸省。愛好山水。其天性也。

旅中又攜有田叔禾之西湖遊覽志。一邱一壑。足資稽攷。逸叔更出其遺聞軼事。以餉吾輩。彼此印證。興趣盎然。不至如盲目臨池。則皆逸叔之賜。聞湖上最盛時。寺院實四百有零。一說不足三百。古蹟四百有零。浮屠九橋梁及祠宇各九十有零。以此例之。千餘年中。成敗興廢之故。不知幾更。湖山猶是也。後之覽者。徒增無限感喟而已。

近今最大變更。則爲旗營。此亦興亡之跡。旗營舊址。向時占有西北一隅。全城勝地也。光復時改爲公有。從湧金門至錢塘門三里間。城堞平毀。改築馬路。氣象空闊。豁然一新。沿湖取名湧金路。再進之平行線爲延齡路。又南北之兩橫路。一名平海。一名迎紫。馬路寬廣。較之舊路狹隘。迥不相侔。沿湖又平鋪草地。內置木椅。隨時可以休息。全湖風景。都在目前。竟如上海江干之公園。有其修濶。無其塵囂。此大可樂。荒地尙多。將來似不難建築一新。已成之屋宇。價亦頗廉。如滬上之所謂三樓。

三尺者。月僅十元。空氣之佳。殆無以過。惟有一事。恐遭失敗。不免爲市面危。卽茶肆林立。而生意極淡。百坐之上。並不見有客四五。可知中人之營業。多數不揣本末。西湖雖爲遊人衆多之區。究與商埠不同。左右之居戶。現尙寥寥。孰能日舍其業。而朝夕趨於茶肆。彼徒見一肆之生意茂也。於是相繼而起。終至軒窗四開。無人入坐。而相繼以敗。區區眼光。猶不能及遠。奈何。

次日晨光甫露。卽各梳洗畢。從事遊計。七時半僱艇一。解纜而西。放乎中流。早煙未散。羣山蒼黛。籠照於濃霧中。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冥。變化無窮。不可方物。首至三潭印月。去岸約五里。余旣敘述此次之遊覽。於湖之興廢。亦不可不略補記。以見大凡。西湖之名。一最古。則稱明聖。周繞三十里。三面皆山湖也。殆無異衆山間之一大壑。山水縷注。其下復有澗泉百道。遂瀦而爲湖。聞某橋之下。其深不能見底。此卽泉源之一云。以其負郭而西。遂以西湖著稱。諸山之脈。皆宗天目。蜿蜒

東來。抵於錢塘。於是天竺。龍井。火慈。玉岑等。凌深峭拔。各逞奇觀。大爲錢塘生色。屏障三面。崢嶸迴繞。謂非妙境得乎。六朝已前。史籍無稽。至唐之中葉。經營漸著。時李鄴侯刺史杭州。苦民飲之鹵惡也。乃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而灌注之。民始大樂。余過平海路時。見大道之旁。有若井欄。高起地面。趨而視之。內牀嵌有橫石。題曰西井。蓋鄴侯六井之一。故跡久湮。興築馬路時。於其下忽得石板。掀而去之。乃見井。井爲六角式。對徑當在二丈外。可謂鉅矣。淳水澄清。猶可飲也。供一方之取汲。其面積之大固宜。可知古人興利。必求永之百年。非浪得大名也。余又於此間聞之父老云。湖最忌葑。湖之或塞也。多由於葑之盛。而葑之所以盛。又在鴨之遺矢。湖中養鴨。懸爲厲禁。稍稍疎防。則遺害無窮。至白樂天。又復函寬以蓄洩湖水。內灌沿河之田千餘頃。遂無凶年。吳越王時。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芟草濬泉。而湖大治。入宋。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祝延聖壽。禁民採捕。

湖葑益塞。庸妄小人之舉動。無往不爲民害。元祐五年。東坡二次守杭。乃大加濬治。爲功甚鉅。其扼要謂杭之有西湖。如人之眉目。昔熙寧中。到杭。葑合纔十之二三。今則塞其半。更二十年。恐無西湖之可言。蓋其葑田已占二十五萬餘丈。力請濬治。朝議可之。於是動工。十萬取葑泥。積湖中。成直徑十餘里。爲長堤。以通行人。自是西湖大展。元徽宋轍而不治。任民占竊。盡爲桑田。縈流若帶。曾不容刀。吾人沿南山下行。頗多田園。豈皆昔日之所占耶。至明正德年間。郡守孟瑛。力排衆議。動工六百七十萬。稍復唐宋舊規。計毀田蕩三四千畝。入清時。加濬治西湖。而日因之。至今猶存。吾人此時之得。以一葉扁舟。容與中流。神怡心曠。未始非前賢之所賜也。

三潭印月。爲湖中最勝地。宛在水中。垂柳扶疏。四圍環植。占地當得四五畝。水潔花香。氣象幽肅。亭館窈窕。麗若畫圖。其北爲彭雪芹退省也。後卽爲其祠宇。國變以

後。乃去其位。而祀黃梨洲呂留良杭世駿三先生。皆浙之先哲。夫以黃之學問超潔。呂以文字受禍之慘。杭之聰明絕俗。玩物遺世。痛心明社。則一祀之宜也。新有一聯云。「古義士誓不與仇共天。乃有今日。」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其在斯人。」此中如靜涼軒。迎翠軒。開網亭。諸處均極雅潔。然亦頗欠修理。曲折而西。有橋九曲。蜿蜒水中。當日工程之鉅。可想。橋之中間。以亭。隨時可憩。兩旁圍以荷田。設想盛夏。綠陰爲蓋。芙蕖盛開。清馥滿室。殆無異入天香國也。至西方盡處。則有亭屋一間。臨水濱。對面三潭鼎峙。所謂三潭者。石製若鼓。又如廟宇之頂。圓可合抱。安置水中。中空。八月於其間燃燈。舟過其下。可以玩月。沈闓峴有聯云。「記故鄉亦有仙潭。看一樣湖光。添得石橋長九曲。」至此地宜邀明月。問誰家秋思。吹殘玉笛到三更。」曲園書也。向以退省老人題聯爲最多。已多半不存矣。吾獨愛其一聯云。「楓葉蘆花秋瑟瑟。」開雲潭水日悠悠。」又如「浮生若夢

誰非寄。到處能安卽是家。皆能超脫於畦町之外。不經人道。剛直功成身退。笑傲湖山。固已高人一等。吾茲尙有一事。頗覺骨鯁在喉。不吐不能。夫以粵寇之亂。無論有種族之思想與否。蹂躪至十餘省。淫戮慘殺。全無人道。江浙名區。瓦礫之場。至今猶累累。有此變故。元氣遂不可復。卽以內部論。洪秀全之昏庸。楊秀清之貪惡。亦略無紀綱法律之可言。設非曾左諸公。削平禍亂。苟延一夕之安。吾人尙有瞧類乎。乃以一偏之見。必欲全數推倒。適見謬妄而已。凡一代之興也。非甚奸慝者。從未聞於勝朝祠宇。必在沒收之例。湖上左蔣諸祠。水木明瑟。極可遊覽。今且去其位而收其產矣。然修理之財力又乏。年深日久。漸卽荒頽。近且剝蝕矣。爲其子孫者。將何以爲情也。有清六臣祠。並移於平湖秋月之東。一小室。吾曾尋覓未之見。舉措之無當於理。此類是也。吾固不能因有觸忌諱而不言。逸叔笑謂吾曰。汝設易髻而冠。可謂頑鋼之尤。

湖上園林寺宇。結構都有可觀。不僅因山而勝。湖水與泉源之功爲足多也。所以腴潤而不枯寂。不然齊魯間之山多矣。何以略無生色。無水則枯耳。茲近於湖濱。港溪縈繞。隨時可以引濬。若某園某園。一葉扁舟。都可直達軒窗之下。

其實三潭印月。舊不在此。另有說附後。山此至劉莊。此爲近今最有名之山莊。建築者爲香山劉問芻。林亭幽雅。開傍湖濱。珠樓畫閣。虛堂廣廈。五步十步。應接不暇。奇葩美木。爭効於前。清流秀石。拱揖於外。以商業失敗。暫入之官。亭館多半塵封。不可進。曾幾何時。零落至此。使人不勝滄桑之感。器用精美。陳設華麗。固不待言。中有數處。尙可啟鑰而視。須略給以資。另一廳未封。可飲茶。中有磁屏石根。又有木根。而雕琢成秋菴形。栩栩生動。乾隆窰五彩磁缸。口徑在一尺外。均可珍也。劉君曾遊東瀛。日皇所給之瑞寶章。尙高懸其間。接連北面。另有一院落。則劉君之墳墓在也。文石砌製。精固絕倫。其



前面則八妾橫列之。葬地復有自撰之生壙誌。嵌於壁間。視其工程。殆尙未竣。死生存沒。與湖山爲緣。豈不自豪。抑知轉瞬間。竟不可保。松楸搖落。無聲。風雨淒其。如

訴爲之三歎。其望山樓一聯云。「論古今興廢。百感蒼茫。登樓望松嶺。鳳凰何處。故宮禾黍。」從山林幽深。數

椽卜築。此地有桑麻雞犬。自成塵世桃源。」吾於斯園

也亦云。向南出其表門。詢之人。謂去高莊不遠。日光正

烈。頗苦。萱弟欲回船。逸叔止之曰。吾向在粵西。登九蓮

峯。拾危磴。百仞一休息。數十休息。乃能至巔。其困可想

此坦途也。何懼爲。於是吾等氣爲之旺。過廉莊。略一留

覽。卽小萬柳堂也。至高莊。屋雖不多。幽邃可愛。以其靜

也。藤蘿四壁。煩澗頓消。壘石爲山。重巒窈窕。有亭翼然

其上。頗具深致。主人自號爲豁廬。楹有一聯云。「山外

斜陽湖外雪。」窗前流水枕前書。」又曲園先生一聯

云。「選勝到裏湖。過蘇堤第二橋。距花港不數步。」維

舟登小榭。有奇峯四五。又老樹兩三行。」可想見其

結構矣。所謂花港觀魚。亦十景之一。向時爲宋內侍盧元升小墅。文石甃砌成池。水洌而深。異魚羣集。今則池塘猶是。並不見有錦鱗遊泳矣。

循故道返劉莊。登舟而北。至左公祠。今則易爲先烈祠。若大饗堂。中供紅牌一。殊覺不稱其位。左公祠者。亦因竹素軒之故址。中有桃谿深處。水月亭。聚景樓。諸亭臺

點綴脫俗。觀瀑亭有陳璠一聯云。「源頭清接金沙澗。」波面平添玉帶橋。」其左卽湖山春社。有學校。未可

入聞有舊聯。頗別緻。後經曲園補書。聯云。「翠翠紅紅處處鶯鶯燕燕。」風風雨雨年年暮暮朝朝。」湖山春

社四字。描寫涵概。不可思議。將至岳墳行禮。雷聲隆隆。頗有雨勢。廟前甬道甚長。正殿塑王像。以其子雲雷震

霖。靈附焉。後作燕寢。壁間嵌有武穆之石刻詩詞。出正殿外。向右入一門。武穆之墓在焉。其子雲附於昭位。按

王旣被害於風波亭。獄卒隗順。負王遺骸。鬻葬之。以玉環雙橋識焉。私題買宜人墳。今之城內九曲叢祠。亦稱

環雙橋識焉。私題買宜人墳。今之城內九曲叢祠。亦稱

岳墳者以此題曰「鄂岳王父子初葬處」至孝宗昭雪後遂改葬於棲霞嶺下而築建祠故九曲叢祠有胡想堂一聯云「尙有精誠留瓦卷更移忠骨鎮棲霞」以武穆之氣奮風雲大節昭著固無可議矣蓋高宗慮欽宗之迫而攘己也陽獎而陰憾之宜檜言之易入主持於秦檜下石於何鑄羅汝楫構成於張俊而大獄以成長城墮地中原淪亡千古傷心事有逾此獄者乎思之猶令人神寒墳在墓園之上以磚製巍然有堅固不拔之象雲墳稍小墓道之木皆南向蓋英靈之感云翁仲華表分列道旁至此者固無不肅然起敬也秦檜王氏万俟卨張俊四像則反按跪露臺上然臭而不可近溺爲之也聞其初尙爲銅製後則不知何時易爲鐵某女士一聯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立義嚴矣墓門外對面壁上有「精忠報國」四大字每字方五尺餘墓前開有分屍檜明馬偉鋸而植之也以示磔屍狀其存否惜未留神此等舉動惡之雖嚴究

嫌牽強耳

出廟門而南至曲院荷風然頗荒穢至秋瑾墓並及其祠祠聯甚多其遺像爲和裝墓爲新製石工甚鉅恐非一二十金不能辦也以女士之死固亦極可冤至鳳林寺俗呼喜鵲寺建自唐長慶年亦頗古也寺中僧衆憧憧往來正於殿上誦佛其時風勢頗急雨將至不敢久留卽登舟向圖書館取券並不索資逕可入內閱書藏書室爲西式建築頗宏闊司事爲紹興人樓上所藏概木版舊刻精槧間亦有之樓下所藏皆文淵閣之舊藏部分爲四木櫃黑漆上刻金字題曰恭藏四庫全書某部計樹一百有零計書若干卷皆粉紙抄本某君特開一櫥示吾等以通鑑初學記等書以藍布爲篋藍絹爲書面黃絹包角字跡雖不十分秀美工整絕倫無一筆訛誤誠哉中國之至寶永樂大典之後此其嗣響後日恐絕無此心力財力矣永樂大典今且零落殆盡按江浙三閣之建設見於乾隆四十七年之上諭其時海內

殷富可知。文匯文宗。今已不存。當紅羊亂時。僅缺數百本。而未全遭秦火。誠大幸事。惟四壁閉塞。陰霾之氣。恐於書有損也。又於客室見一人。借抄漢魏叢書。閱書者則無一人。又按四庫全書告成時。特建文淵。文溯。文源。文津。四閣庋藏。費時且將十年。至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鎮江金山寺之文宗。杭州聖因寺之文瀾。全書三分。爲另繕也。非優遊暇日。能爲此耶。到閣時。雷雨暴注。逸叔瀏覽書籍。津彙詢問。樂此不疲。余等急至表門。坐觀湖景。此亦難得之機會也。煙雲迷漫。山峯縹渺。放眼平湖。萬珠齊落。水光接天。長堤如帶。惜無丹青手。寫此一幅。湖上遇雨圖。稍霽至公園。卽舊日之行宮。與聖因寺相合。乾隆帝南巡。駐蹕於此。石磴整齊。四圍宏敞。內有亭泉。雲岫閣。澄觀齋。諸勝。入坐飲茶。又各噉藕粉。拾級上升。登其最高處。順山而東。上有小亭。峙立。多爲近今補造者。略取洋式。較之舊製之堅固。不可同年而語。數年之後。必頹廢矣。又復拾級而下。至涵清居。俯而視之。若

在壑底。左方卽聖因寺。聞其後樓。尙存。御用各物。惜未之見。全園之勝。則在登高四望。氣象空闊。有一聯云。蒼鶴望中收。四面湖光依几席。薰風行樂徧。六橋花柳間桑麻。最新建築物。則爲六角大理石之紀念碑。巍然高聳。上鐫銘詞。下鐫起事之人名。遊覽旣倦。浮雲四散。夕陽返照。清風徐來。遂一棹東歸。次日卽四月一日。早七時半。乘輿而出。專遊內山。首至清蓮寺。玉泉觀魚。玉泉舊名淨空院。南齊建元中。有僧曇超。曾說法於此。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龍王祠。云祠前有池。畝許。清澈可鑑。魚之大者約二尺許。五色斑斕。遊泳如畫。是亦奇矣。正殿有額。題曰魚樂園。魚不畏人。投以餅屑。萬頭接喙。其顏色之不同。殆爲光線關係耳。其旁尙有一小池。水翠綠。雖以白粉投之。亦成綠色。以急於至靈隱也。沿途略不耽擱。取道九里松徑。九里松者。爲唐刺史所植。從小行春橋。以達靈竺。凡九里。左

右各三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道。今已不存矣。惟深篁

建。隱約濃樹中。未之上。

密樹間。山溪縱橫。流水潺潺。俯而聽之。自有滌俗澄慮之妙。此可意會。不可言傳者也。過迴龍橋。至靈隱寺。有飛來峯者。界乎靈隱天竺之間。高不逾數十丈。怪石森立。青蒼玉削。有如駭豹蹲獅。筆卓劍植。其下巖石窈窕。屈曲通明。壁間布滿佛像。皆元僧楊璉真伽所爲。云。近於鑿矣。所謂一線天者。洞頂有裂隙。七修類彙曾有一聯云。「飛峯一動不如一靜。」念佛求人。莫如求己。」

山下有冷泉亭。爲唐刺史元黃所建。舊在水中。今則依澗而立。冷泉二字。爲白樂天所書。云。水成方池。澄靜無波。誠哉冷雋。白太傅有記云。「夏之日。風冷泉涼。可以蠲煩析醒。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可濯足於牀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斯盡之矣。舊聯如「泉自幾時冷起。」峯從何處飛來。」爲董香光撰。又如「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皆極佳妙。山上有翠微亭。韓蘄王旣忤秦檜。解樞柄後之所

與冷泉並列。尙有壑雷亭。適與冷泉相反。水聲淙淙。三疊而下。無一息之停。故查亮采有一聯云。「飛瀑欲凌空。遠度峯頭作霖雨。」出山能澤物。先從壑底起風雷。」吾書至此。猶憶在玉泉。尙有一聯之佳者。「此卽濠間。非我非魚皆樂境。」恰來海上。在山在水有遺音。」茲補錄之。亭之對面。山壁小洞。吹之可作海螺聲。余越溪。伏而鼓力。得音甚微。轉不若輿夫之宏亮。其東卽靈隱寺。此爲晉之高僧慧理所建。山門扁曰絕勝覺場。壯闊之寺院也。舊有百尺彌勒閣。正殿毀於火。近由武進盛杏蓀獨力創建。工程甫竣。聞費至十數萬金。可謂鉅矣。其中柱兩人略可合抱。數丈金身。殆若無物。殿之雄闊可想。中有拜石長丈餘。有花卉鱗甲之文。惜亦未留神。此役也。盛氏願力。可謂宏矣。全寺飲料。取之山泉。而以竹管聯絡。布滿各處。此則天然之自來水也。妙矣。正殿之右。尙有羅漢殿。同於蘇州之戒幢寺。計五百廿有

五尊云。詢之何故。則謂大羅漢一尊。又小羅漢十八尊。此外清初諸帝。亦由羅漢轉劫者。則有特別之華蓋帳。輟以裝飾之。專制之。世帝王至尊無上。特幻一說。爲羅漢之轉身。示死有所歸。可謂佛門中迎合旨之上乘。韜光觀海。由此可去。以時間促。不能至。遂至迴龍橋午飯。逸叔告吾等。韜光有佳聯二。一爲「松聲竹聲鐘磬聲。聲聲自在。」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一爲「到此已超諸色界。」來時可作小遊仙。」又靈隱一聯云。「峯從西竺來。雲根無住。」泉自上方出。月印常圓。」於山門前購得宋幣一種。一面爲內府進用。一面爲準錢二百文。

龍泓洞亦近靈隱。俗傳其底可通浙東。採乳石者入之。聞江濤浪浪然。櫓聲聒耳。此則恐爲故神其說也。又有靈隱詩蹟之說。謂駱賓王曾隱於此。削髮爲僧。後宋之問至寺中。見老衲相與唱和。知爲非常人。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云云。聲

調雄渾。自是名宿。然遊覽志絕未言及此事。詩則指爲宋作。賓王八十餘。坐化寺中。然通州狼山之麓。亦有駱墓。直無從考核矣。午後至下天竺。茲已易名爲法鏡禪寺。以吾人眼光觀之。則亦香火院耳。惟沿途翠竹千竿。水流亂石間。此真山林之逸趣。寺則坐靈鷲山麓。亦晉僧慧理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寺後有三生石。亦神異之古蹟也。唐時有李源者。京洛人。父死安史之難。源悲憤不仕。居惠林寺中。與僧圓澤友善。相約遊蛾眉。道出荊州。忽見一婦人。錦襦負瓮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數也。無可逃。訂約十三年後。中秋月夜。相見於杭州天竺寺。源悲憤不及。蓋圓澤初意。本不欲由此西上。爲具沐浴。至暮澤亡。而婦果生。後十三年。源應約赴杭。於葛洪井畔。有牧童菱髻騎牛。譌竹枝。隔水呼源。視之。乃圓澤也。曰。李公眞信士。俗緣未盡。慎勿相迫。願勤修之。遂拂袖入烟霞而去。此種因果意義。頗耐人尋味。中天竺名法淨寺。在稽留峯北。隋時

建有僧寶掌者。以唐顯慶二年化去。自稱度世一千七十二年。故山中有千歲巖之稱。白詩有竹寺過微雨。石徑無纖塵。想尙不似今日香烟之盛也。

上天竺去中天竺較遠。正坐白雲峯下。以形勢論。亦殊佳。一說晉時有僧人道翊結菴山中。一夕見瑞光發於前澗。就視之。得奇木。刻畫觀音大士像。金人犯順。掠之而北。寺內有白雲堂。兩峯堂等。產頗富。寺門之外有香肆。上書白雲第幾房字樣。計二十四房。云每歲六月十九爲最盛時代。數十里中。香客絡繹。不絕於道。金吾不禁。可想見其概。正殿之右一小院落。有夢泉。涓涓之水。出自龍口。宋時浙西大旱。寺中廚水不給。主僧玉法師。夢泉發於西坡。鑿之。果得。遂名夢泉。正殿後之樓。殆大悲樓也。以大悲心陀羅尼中一句爲一佛。約百尊。以余所知。大悲咒有三本。梵本有註。如南無喝囉囉。怛娜哆囉。夜邪。爲觀音大士本身。南無阿唎囉。爲如意輪菩薩本身。如穆帝噉。則爲諸佛合掌聽誦真言。娑囉娑囉。則爲

五濁惡世。而亦並以菩薩稱之。殊不可解。

三竺之勝。實不在寺宇。而在四圍之山。周圍數十里。巖壑幽秀。巒嶂錯峙。峯洞玲瓏。瑩拔清朗。層花累翠。皴澱疊浪。妍態怪狀。不可縷陳。吾人僅僅於寺宇求之。亦已誤矣。聞上天竺之地位。其初崗嶺四合。後乃開鑿東方一面。而建寺焉。故立於上天竺之高處。即覺三面擁抱。其最傷風雅者。爲沿途乞丐之小屋。櫛比而居。頗形污穢。此則與香市相因而至。亟宜設法安置之。山途乃得清淨。由上天竺回轉。過大小麥嶺。至葦盤山。峻吸盤旋。上登甚不易。深壑冷泠。巖石齒齒。舍輿而步。前後牽挽。方敢舉足。苦無芒鞋竹杖也。直至其巔。路乃平坦。上方石。舊傳丹砂爲局。子分黑白。今已漶漫。江湖之勝。皆可環眺。某洋行之洋人。踞其上。爲消夏地。有重樓十數。間詢之。何時建築。亦殊茫然。夫以寶石山之案。費數年交涉。用款七萬餘元。僅乃贖回。先是寶石山者。不知何時爲洋人所據。當道以湖山勝地。不可爲外人侵佔。礙

議至再於是收回。自謂年邁。須盡其一世。痲瘋院仍月貼百金爲膏火云。此真所謂中國之交涉。茲則近在咫尺。當道竟不知之。亦不知建築何時妙矣。由此而南。乃至烟霞洞。在半山之上。初有僧人彌洪者。結菴洞口。遇神人云。山後有勝蹟。何不顯之。尋覓果見洞內有羅漢六尊。於石壁上。若鐫刻而成。及吳越王時。補刻十二尊。此必附會無疑。以其洞之幽邃。其初或佳。今自人工穿鑿。已失天然之趣。洞頂有鐘乳舊痕。根徑一尺有零。可惜不存。入其內。兩壁乳汁。猶外浸。惟洞口外就壁所鐫之二石觀音。則精工絕倫。美術品也。燃火入內。兩壁之石。極品瑩可愛。余就地取一石。殊覺頑鈍不若。又洞口舊有石刻財神。則真不類。茲已易名蘇龕。可謂善於應用。某君有一聯云。錢如真可通神。此坐巍然。何不與烟霞終古。石亦有時變相。長公仙矣。莫非是因果前緣。入其內。卷宇亦頗修潔。新建有陟屺亭。爲上海金女士所築。僧爲嘉善人。自謂負債甚鉅。然頗興土木。又

得之某公云。曾在渠處一素餐。費至六七十番。蓋其素齋爲最有名。當其缺處。左江右湖。縈青繚白的。爲勝地。南高峯亦近在几案。稍憩。乃往龍井。越數山而後。至寺以產茶爲最著。茶味淵永。自是不同。有老僧頗健談。謂寺建於唐之乾祐二年。初名報國看經院。宋則改名廣福院。元豐間。辨才師自天竺歸老於此。不復出。與蘇東坡趙閱道友善。築室造廬。而名益著。有過溪亭。潮音堂。翠峯閣。諸勝。蓋南山下。舊有兩龍井。一泓寒碧。清冽異常。產茶遂爲兩山絕品。老龍井幽僻清奧。香出塵寰。混叢薄間。蓋已無可尋求矣。新龍井本名龍泓。葛稚川曾煉丹於此。林樾幽古。石鑑平開。寒翠甘澄。深不可測。龍井茶產地。周圍不及十里。老僧云。自給之不暇。外間實少真者。然寺內古蹟。頽廢已多。現正逐漸修理。如一片雲。神運石。振鷺。止見石額。橫臥於地而已。過溪亭者。辨才師建。東坡訪辨才龍井。遂至風篁嶺上。左右驚曰。送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與子成二志。來往亦風流。遂

建過溪亭。風篁嶺簷簷簾箔。風韻淒清。初則叢薄荒密。亦辨才治之。三笑亭之故實。亦類是。唐蝸寄有聯云。「橋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語。」蓮開僧舍。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龍井遊覽既竣。乃至石屋洞。日色暮矣。不能久留。以余視之。幽勝殆不減飛來峯。寺敗矣。洞亦與之寥落。洞內高廠虛朗。衍迤近三丈。石壁上。下鑄有羅漢五百十六身。接連爲蝙蝠洞。上有裂隙。無殊一線天。蝙蝠則未之見。洞之中另有一洞。下隘。石上鑄「滄海浮螺」四字。真如螺壳之下。旃妙極。天之造物。無奇不可。時已六鐘半。急急回轉。于忠肅墓。去此不遠。苦不能至。聞有一聯云。「賴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竭股肱之力。死以繼之。」夫以有明土木之變。其不爲南宋幾希。忠肅之功。關於明室甚鉅。被禍而死。可勝慨歎。過張蒼水墓。及南屏山下。均不及留覽。沿清波門湧金門而歸。薄寒襲人。晚間則已倦甚。

均勃勃。九時後。復買棹遊湖。在南山下登陸。至淨慈禪寺。周顯德年間。錢武肅王建也。初名慧日永明院。歷代屢易名稱。流丹映地。飛翠侵霄。闕勝甲於湖山。其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爲南北兩山之最。粵匪後。正殿毀於火。至今未能修復。石礎猶存。圓徑在二尺外。可想見當時之莊嚴。向西之羣房曲折。頗不落沒。鸞翎雁齒。尙有昔日之規模。寺中頗有濟顛僧異跡。殿前有井。云爲濟顛僧取水處。後殿亦供有濟顛僧像。南屏山卽在寺後。峯巒聳秀。怪石玲瓏。若屏幃凌空。故以得名。遙而視之。蓋憚於跋涉也。寺門之對面卽雷峯。南屏之支脈也。穹窿迴映。舊名中峯。或云有雷就居之。故以名。塔則爲吳越王妃建。止五級。純爲磚製。迴視一周。工程至堅。兵燹後。礎木全毀。敗磚頽瓦。堆積滿地。然其層累而上。離奇變幻。亦極建造之能事矣。塔之左右。頗有平陽。必爲寺觀之遺址。至俗傳則謂湖中有白蛇青魚兩怪。以塔鎮之。云。返舟過蘇堤。略一平眺。碧草蒙茸。頗覺荒落。長



堤十餘里。自南新路屬之北新路橫截湖中。自是湖分爲二。西曰裏湖。東曰外湖。夾植花柳。中有六橋。以亭覆之。今止見小屋數間。在第四橋前。石刻「蘇堤春曉」四字而已。南渡後。堤橋成市。歌舞叢叢。走馬遊船。達旦不息。及後不治。湖濤復日淫囓。堤漸坍削。至嘉靖間。王錢

爲令。犯小罪者。得雜植桃柳以贖罪。紅翠爛盈。爍如錦帶。茲復桃柳稀落。堤亦就圯。堤南第一橋曰映波。由此而北曰鎖瀾。曰望山。曰壓堤。曰東浦。曰跨虹。舊時每一橋。或有亭閣。如種德堂。先賢堂。可知堤之左右。尙多隙地。今則無矣。

白堤。蘇堤。爲人所豔稱。其實裏湖西岸。尙有楊堤。明太守楊孟瑛。旣濬湖築堤。增建三橋。並宋時舊有者。則爲六橋。惟其名久不立。無以匹配蘇堤。及田叔禾始擬名曰環壁。曰流金。曰臥龍。曰隱秀。曰景行。曰濬源。遊此者。止知蘇堤六橋。而此無稱焉。蓋亦有幸有不幸也。過蘇堤後。至高莊午飯。飯後復過蘇堤。向孤山進覽。孤山在

昔白堤未築時。巋然湖中。碧波環遶。樓閣參差。西南諸峯。疊翠如畫屏。列於几下。誠哉。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登高四顧。水天一色。全湖勝境也。以時已三時。僅能遊覽數處。

至西泠印社。內有數峯閣。柏堂。竹閣。四照亭。其右則與蔣公祠相通。柏堂者。陳天嘉二年。有植兩檜於孤山寺中。至宋猶存其一。號陳朝檜。有僧志銓作堂其側。曰柏堂。與竹閣相連。竹閣則爲白樂天所建。向時亦在孤山寺中。杭人因貌公像祀之。今則寺址旣移。無論陳檜矣。幸堂與閣猶是也。數峯閣。則祀有明鄉先達之神位。忤魏璫而就義者。取江上數峯青之意。而以名閣。吳梅村一聯云。「赤虹劍血埋燕市。」白馬銀河走越州。」又一聯云。「抗璫就義。殉國成仁。大節本無殊。積血尙留燕市碧。」竹閣同登。柏堂小憩。忠魂應未遠。數峯重見越江青。」四照亭尙在山上。舊存新補築者。有鄭孝胥題額。西泠印社。本以鐫刻著稱。內有印譜若干種。石刻若

千種有御賢亭。祀丁敬身先生。金石家也。泓龍遺像。亦在壁間。金鑿一聯云。「先生扇蓮社清風。刻畫六書負鴻博。」勝地是桃溪深處。淵源一脈溯龍泓。」又張景星一聯云。「商彝周鼎。漢印唐碑。上下數千年。公自有情天得度。」酒膽詩腸。文心畫手。後先廿八子。我於無佛處稱觴。」復遊三忠祠。三賢合祠。照膽臺。卽祠關聖帝者。有一聯云。「假月鋼刀千古銳。」守更銀燭萬年紅。」或謂爲聖帝自書云。又岳墳之左關廟中。亦有一聯云。「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忠能擇主。鼎足定漢室君臣。」妙在與重切合。爲繆昌期題也。徐烈士祠。浙軍江寧陣亡將士祠。亦略一遊覽。將士祠。卽爲祀王壯愍張文節趙恭毅之全浙昭忠祠也。又過陸宣公祠。祠爲中書舍人洪澄別墅。吞吐湖山。林樾臺榭。爲一時冠。今稍替矣。然尙整潔。至平湖秋月。放舟而東。平湖秋月。在昔亦極名勝。迴廊曲折。恰鄰湖濱。秋高月明。平湖不啻明鏡之可鑑也。彭雪芹一聯。逸韻蒼涼。洵不

可及。聯云。「憑欄看雲影波光。最好是紅蓼花疎。白蘋秋老。」把酒對瓊樓玉宇。莫孤負天心月到。水面風來。」又一集句聯云。「欲把西湖比西子。」更邀明月說明年。」凡此每讀一過。都覺心意清曠。次日以連朝倦乏。決意休息。午後至城市購物數件。至城隍山時。已日暮。阮公祠江蘇會館。止能略一周覽而歸。

次日卽四月六日。早晨又爲遊湖之計。扁舟一棹。向南至錢王廟。卽表忠觀也。觀本妙因院舊址。武肅子文穆王元灌有表忠觀。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武肅饒有智略。壯而微。販鹽自活。後入軍。歷破羣盜。進至蘇杭。觀察使。夫當五代干戈擾攘之際。而漸喬跡一隅。保有兩浙。鎮撫疆域。休養生息。孕育黎庶。謂非賢豪可乎。捍築海塘。除葑濬湖。百世利賴。廟貌巍然。宜其與湖山並古。廟之正殿塑武肅王像。其旁自文穆以下四像。表門內兩側有亭。東坡所書表忠觀碑。

在焉。字方四寸許。英華挺勁。躍躍有生氣。表彰賢豪之意。至矣。碑有二。一四幅。一八幅。後者恐爲重摹。上石。此外尚有劉石菴勒石一聯云。「啓匣尙有歸國詔。」解甓時拂射潮弓。」又正殿金安清一聯云。「十四州一劍霜寒。關門天下。閣門節使。」三五夜羣斐玉豔。陌上花開。江上潮來。」楊叔樸一聯云。「捍海築金隄。鯨浪長恬。累世共欽明德遠。」射潮驅鐵弩。鳥號宛在。餘風猶想大王雄。」武肅年至八十三而卒。亦極人生之富貴壽考矣。

由此至湖心亭。鶴立湖中。三塔鼎峙。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所謂三潭印月是也。言其歷史。昔日全湖之盛。無以過之。玳瑁金椽。琉璃玉照。風響簷鈴。月移花影。可想見其勝概。其廢也。則以明陰子叔爲諸生時。入寺。廢得衆僧之姦。後貴立燬之。併去其塔。今之三潭。已非其舊矣。且荒蕪已甚。清喜閣猶存。舊有一聯云。「四季笙歌。尙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渾無隙地種桑麻。

「此實寓有無限感慨。亦盛衰之原也。現止一僧爲京口人。由此過西泠橋。至孤山訪林和靖墓。蘇小小墓。卽在橋西。瓦礫堆積。不解何說。現則由西湖工程處修理。所謂金粉六朝。香車何在。才華一代。青塚猶存。如是而已。」

西泠橋。一名西林橋。從此而東。卽孤山之陰。紅藕花深。鷓鴣飛鳴。輕舟蕩入。別一世界。可惜不當盛夏。耳。孤山對面有楊莊。亭宇亦頗整肅。闕若無人。未免孤負湖山矣。移舟至林逋墓。逋常有宋全盛時。隱居孤山。徵辟不就。胸襟固自有在。構巢居閣以自棲。又植梅若干本。徜徉湖山。或連宵不返。客至則童子放鶴報之。栩栩然謂非仙人可乎。眞宗賜號曰和靖先生。後賈似道爲題墓石焉。清節介礪。雖權奸亦知尊敬也。胡僧楊璉真伽曾發其墓。惟端硯一枚。玉簪一枝云。獨怪胡僧專喜發掘古墓。是何肺腸。逋學問甚高。教其姪以成名。已則終其身不娶。是真能絕俗者。比其卒也。四壁蕭條。其遺詩云。

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且喜曾無封禪書。

其高逸之懷可想。放鶴亭卽在巢居閣左。爲王錢補構者。向在山巔。先是余謙旣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郡人洪安。以先生妻梅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可謂好事也矣。閣中兩壁石刻遺像猶存。吳棣華一聯極佳。「華表千年遺蛻可聞元鶴語。」孤山一角暗香先返玉梅魂。」墓之左近。復有林少尉墓。林迪有太守墓。馮小青墓。皆可謂不落莫也。林少尉則爲粵匪亂時合家殉難者。所得卹典亦殊微。彭雪琴有一聯云。「勁節冷梅花。叢祠坏土足千古。」芳鄰結孤嶼。處士忠臣是一家。」九原有知。應亦欣然。復出西泠橋。至樓外樓。午飯。飯後過俞樓。入門卽現一種寥落之象。俞樓下尙供曲園先生小像。目光奕奕。鬚眉浩然。有老婦八人圍坐一桌而諷經焉。不見一男子。有小蓬萊靈松閣。至左松右鶴之軒而止。屋宇迴廊。無不欹側。勢將顛覆。

曾幾何時。寥落至此。隙地不滿一畝。隨意點綴。層出不窮。固非胸中有物不及此。爲之後者。任其頽唐。竟忽然耶。樓下楹聯尙多。似以沈燦一聯爲佳。以其切合得體也。「舊學鄭康成。書帶叢生。掩映湖堤添草色。」前身陶勾曲。角巾高隱。徘徊樓上聽松聲。」右台仙館則未之見。聞張善繼有一聯云。「自築行窩傍生墟。」常留書塚在名山。」至俞樓頽廢之故。建築時本由門人劇資而成。略仿洋式。而木石均不堅固。宜其傾敗之易。恐不數年。都成瓦礫場矣。

至廣化寺。卽孤山寺之舊址。寺內有六一泉。清水一泓。照人鬚眉。尹仲西湖記遊會有一聯云。「湖南孤三。此處有泉可嗽也。」天一地六。先生自號無說乎。」按文忠將老。自號六一居士。東坡有銘。謂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泉之得名也。去公之卒十有八年。蓋當東坡來杭時。臨別文忠曰。西湖僧惠勤甚文。長於詩文。故東坡因文忠而與勤善。此邦之人。以不得公一來爲恨。及後惠

勤與公先後卒。弟子二仲。乃畫二像祀之。泉遂以六一名。甚與泉之幸也。歲寒巖亦在孤山。東坡書尙隱約留崖壁云。「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住崆峒萬八千年。」二十字也。蘇文公祠有阮文達一聯。亦極雋逸。「欲共水仙薦秋菊。」長留學士住西湖。」可謂恰如其人品。

復改道向西。停舟湖山春社鼓勇徒步。纔岳墳之後。上棲霞嶺。欲尋棲霞紫雲金鼓三洞也。聞春和景明。嶺上桃花爛燦。色如凝霞。茲又非其時也。是日天氣甚熱。行行重行行。汗如瀉。但見樹木森陰。林密處有牧童放謔。此外則無所見。余與蕙姊相持而上。萱弟則與逸叔相持上。既達其頂。始遇一人。詢以洞之所在。其人亦甚殷勤。特苦不能確指其處。又越山而北。至山之陰。乃得之。杳然深黑。榛莽荒穢。其內有水不可探也。據其人云。深至七八里而遙。上山頗想至棲霞寺一叩究竟。閉門不納。犬吠猿啼。拂拭石磴。坐而小憩。按棲霞洞在妙智菴

左地多怪石。隱翳榛莽中。賈似道望而異之。命施菴。而倏見奇邃。乃抉藏剔幽。竟得一洞。空然如夏屋。豁然而出。寒骨淒神。圓徑丈許。有水。洞深不可測。以此印證。殆棲霞洞無疑。後惡僧以遊人之多。塞穴。垢徑僅餘丈尺。既廢不可復矣。紫雲洞在嶺巔。去妙智菴數百步。懸倚如空。深涼徹骨。亦以門閉未入也。稍憩復努力下山。行至山半之小亭。乃見羣人聚賭。大小銀幣散布滿地。無怪西人之言中國爲賭國也。回舟後遊宋莊。係一婦人所建築。殊少雅致。由此復遊唐莊。是亦某公之祠宇。乃從一小港。曲折入內。異常靜僻。屋宇深邃。面臨荷池。當盛夏時。蒨葦萬朶。開軒納爽。登樓賞月。竊以此爲最佳。遊興既倦。登舟放棹。至葛嶺之下。一尋仙蹟。葛仙翁廟深藏於山腹。稚川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好神仙導引之術。結廬西湖。修真著書。故湖上頗多其異蹟。踏磴雖極平坦。連升至數百級。亦至倦乏。中過瑪瑙坡。對面半壁若削。晶黃而蒼。純似瑪瑙。蒼天造物之奇。入其廟。殆已

六時殿中塑有葛仙翁像。至葛翁井一視。千餘年來。其井尚存。亦殊可貴。上方下圓。相傳爲葛稚川投丹之所。井中曾有匣出現。匣出水遂污惡不可食。匣中有丸。獨施漁翁食一枚。壽至百六十。匣仍投之井中。水之澄清如故。初陽臺卽仙翁煉丹處。聞上山尙半里有遙。不能至也。

下山登舟而東。至寶石山。擬登保叔塔一望。兩路皆歧。時已昏黑。不果。卽至亦不可登。聞其初爲九級。咸平中僧永保以目眚募緣十年。復其舊。目光如故。保有戒行。故人稱爲保叔塔。本名保所塔也。旣歸。揖別西湖矣。四月八爲浴佛日。聞湖上頗鬧熱。放生及進香者。實繁有徒。本擬待至九日成行。適是日雨。轉而思之。此特一種風俗之習慣。僅僅紅男綠女之衆多。他亦無可觀也。決意於午後二時回滬。草草成此。固未盡十之二三。七日午後。逸叔與萱弟。猶至白雲菴與虎跑寺。畢竟較勝吾人一籌。例當附錄。白雲菴有金日修最佳之一聯。

云「石墨一枝春。問山僧。梅子熟未。」梵鐘幾杵晚。曉世人塵夢醒來。」虎跑寺卽定慧禪寺。有性空大師來。茲山以無水將他適。忽有二虎跑山出泉。甘冽異常。逸叔亦謂異於常品。言其境界。亦極幽勝。所謂山鈔北連三竺。去泉聲西自五雲來也。

又七日之下午。余與蕙姊步行至錢塘門外。遊梅麗公園。乘輿至斷橋。斷橋殘雪。亦十景之一也。本名寶祐橋。或曰段橋。殆昔日孤山之路。至此而斷。故名斷橋。此說似爲近理。茲已僅存石碑一座。苔侵草蔓。他無可觀。張祐詩「斷橋荒蘚合」風景則無殊當年。裨官中有斷橋清品一說。則以元世有文世高其人者。隱於西湖。而與劉萬戶之女秀英結再世緣。此中情節亦頗離奇。至湖上祠堂。以錢塘門外之張勤果祠爲最佳。未至也。





# 新遊記彙刊卷之二十五

## 旅行杭縣西湖記

方紹翥

武陵自古稱湖山勝處。乃吾有生十八年來。不獲一至其地。甚爲憾事。猶憶髫齡時。聞人談西湖景色。心羨欲往。而不能得。腦海中輒幻現無數佳山水。形諸夢寐者屢矣。丁巳秋。吾校三四年級。倡議旅杭。初以經費踴躍不果。行繼議由同學分擔半費。遂定十月廿八日爲出發期。先期公布旅中一切規程。及須注意事項。并由校醫檢驗體格。病者留焉。及期天高日晶。十一時。各攜小皮篋。一魚貫出校。抵車站。約憩十餘分。時登車聽雲板聲。三響。車輓輓徐動。漸行漸遠。極目平原。青林紅樹。一片秋光。兩點一刻。抵滬站。烟突如林。樓台詭麗。車水馬龍。紛馳雜沓。望而知其爲繁華熱鬧都會也。遂換車南駛。至嘉興站。時已薄暮。烟光瀾漫。樹色迷離。雲山莫辨矣。遂閉窗默坐。覺車行撼動殊甚。頭目欲眩。足徵滬杭

軌道。尚遜滬寧一籌也。偶自櫺隙外睇。則夜色模糊。唯漁火幾點。隱現林際。少焉鼓掌雷動。皆欣然喜曰。至矣。至矣。舉目外矚。則電光燦爛。樓閣輝煌。車馬如織。憧憧往來。杭城繁華氣象。破題兒第一遭見也。抵站下車。鐵柵門前。警卒森立。稽查行李甚嚴。數十人。捱次翻箱倒篋。攪亂殆徧。蓋適逢軍警戒嚴期也。馬路之寬闊整潔。方之上海。且疑過之。行約二里許。至延齡路。投寓清泰第二旅社。館宇宏敞。如在月夜。登樓遠眺。可望見全湖景色也。飲食起居。較在校爲安適。茶房招待。亦頗周到。地處軟紅塵中。略無市聲之喧囂。而得湖山之勝。則斯館之特色也已。晚餐訖。就燈下作書。致念萱妹。略述旅中所見。聞窗外雨聲蕭颯。意殊悒悒。無歡。遂與姚君抵足臥。一榻黃梁。不覺東方既白。振衣起。外望晴光愉人。晨鐘八紀。朝餐訖。結隊向南山路行。過湧金門。沿城牆而南。淤潦滿途。馬糞狼藉。殊殺風景。想杭城頗講路政。當不難修理之也。過柳浪聞鶯。未及稍留。逕西南往。北



望雉堞。遡迤隨山。陂陁石側。畦間姹紫嫣紅。皆野草山花。多不識其名。古塚三五。起伏道旁。足令游者心目中。增多少悽惻。忽聞疏鐘一杵。響遏行雲。尋聲往赴。碧殿當前。則淨慈寺也。寺內衆僧皆拱手和南。環行蓮座間。殿東角巨鐘一架。擊之餘響。繞梁。卽所謂南屏晚鐘也。左折行至運木古井。相傳有僧名濟顛者。修道於此。建寺苦乏木材。禱於佛。木遂由井中層出不窮。適供所需。今尙有巨木。臍留井中。寺僧爲燃燭繫繩。端絕下視之。果然。出寺南行。登雷峯之顛。有孤標矗立者。所謂雷峯塔也。塔下牆垣欲歛。瓦礫礙趾。荆棘牽衣。廢然遂返。還過寺前。繞馬家灣。走蘇隄。隄兩旁皆桑杞。而向日之裊裊楊柳。殆不一見。蓋前於粵亂之際。已爲官軍砍伐都盡矣。度定香橋。至花港觀魚。荒蕪滿目。唯留殘碑一座。兀立於叢荆蔓草之間。所謂花港者。多是殘荷敗葉。飄零水面。第見木籠一具。浮置塘中。揚鱗振鰓。尙有遊魚。差堪娛目耳。由此赴小萬柳堂。會不數武。堂爲錫山廉

泉。桐城吳芝瑛伉儷別墅。室中陳飾精雅。鏡聯堂額。皆爲芝瑛女士一人之手筆。書法秀逸。居留是堂者。爲錫邑陸君。陸君與吾校職員。多舊相識。因於此略進茶點。堂之西側有亭。臨於湖上。署曰夕照亭。側花木續紛。杉竹葱蒨。與吳先生及王君陸君等攝影於此。留約半時。許。遂由陸君爲入山導。先至高莊樓閣參差。垣牆周折。建築獨具匠心。張蒼水公祠在焉。旣出。復過定香橋。廻步南行。盡蘇隄。循山麓而西。石途坦平。少頃。路忽傾斜。頗艱跋涉。道旁洛陽野菊。諸花甚覺可愛。因探數枝。以行。極目遠景。山陂之間。蒼茸葱鬱。中有老紅樹三五株。殷然如血。點綴萬綠叢中。所謂霜葉紅於二月花也。俄登石屋嶺。廻望全湖景色。一覽無餘。奇巒聳碧。弱浪拖藍。若珠簾初捲。美人曉粧。雲鬢霧鬢。掩映於明鏡之中也。復半里許。抵石屋洞。內可容數百人。洞壁鑄羅漢像數十座。位置錯落。喜怒各異。其容侈口凸腹。裂眦低眉。無不神氣奕奕。雕築甚佳。洞之盡處。酷肖螺殼形。故題

曰「滄海浮螺」左折而上。有乾坤洞。相傳宋高宗曾小坐於此。青龍洞卽在其右側。幽然深黑。探之莫可窮。余與數同學攜手而入。行未及丈。乃黯黑如漆。摸索之。茫無所觸。不敢復進。旋步出。南往烟霞嶺。入烟霞洞。洞口鑿有蘇公像。曰蘇龕。洞壁鐫觀音彌勒。及大小佛像。凡二十餘尊。其幽邃渺闊。非石屋所可次。比有閣新建於其上。余陟而登焉。俯視四圍林樹。皆環拱升降。阡谷窪隆。若井窻巖齧之狀。廻巧獻技。以效茲閣之下。石柱新聯。皆鄭孝胥手筆。閣後有師復墓。殆西國傳教士之客死我邦。而卜葬於此者。墓側石碑全係蟹行橫文。余已習英文五六載。而讀之茫然不得其解。滋可愧矣。與馮君郭君孫君等三四人。繞嶺西行。見徑旁二井。駢列。童子汲水其上。水澄碧可鏡眉宇。掬而飲之。味鹹漬舌。余曰。所謂鹽井者。此殆似之矣。將之龍井。乃若隊大谷。巒嶂四繞。獨缺其東面一隅。湖適當之。光明如大圓鏡。喜極而呼。谷應山鳴。旣抵龍井寺。徧覓所謂龍井者。輒

無得。寺內陳設亦雅潔。有康南海所書聯語。及湯壽潛肖像。由此西北行。登棋盤山。茶田縱橫。菜畦排比。山行殊苦。歷半時許。乃達其巔。入祥泰別墅。登閣而望。見西子湖卽在足底。蘇白二隄如龍蛇之蟄伏其中。丹宮碧殿。點綴參差。林縈石絡。水曲山隈。東望錢塘江。洶湧浩淼。橫貫天末。恣覽之頃。逸興遙飛。令人作真人天際想矣。循故道返。過龍井寺前。望里許外。黑影憧憧。皆我校同學。往婁莊行也。因與郭君等疾追尾之。時秋風慄慄。落葉紛飛。自顧衣冠眉髮。颯颯然皆生寒氣。及抵莊前。景物乃更幽靜。有小潭焉。漣波滄滄。有短隄焉。叢陰交覆。步長橋。窮繡榻。觀池魚之戲躍。聽林鳥之啁啾。登其堂。則喬皇富麗。窮極奢靡。瓷瓶石几。皆精巧有古致。有烏木圓桌。一面上嵌以五彩蝸殼。燦爛莊嚴。洵爲珍物。旣謁于忠肅墓。再至廉莊（卽小萬柳堂）數十人分乘小艇數十餘。葉穿波逐浪而過。遙見水際飛閣流丹。中流鐵塔鼎峙。所謂三潭印月處也。櫂舟上登。履石橋。凡

九曲。五步一亭。十步一閣。湖上風光之奇。此其極矣。盡橋繞過浙之先賢祠後。有高坊屏立。題曰「小瀛洲」。時已暮色冥迷。冷氣瑟瑟。小立此間。竟體欲顫矣。已而皓魄當空。浮光澹蕩。復登舟泛湖。畫漿碎月。引吭高歌。歌聲與欸乃聲相爲節拍。隔岸則萬燈齊放。倒光入水。成金碧世界。乃各奮力撥漿。與他舟相競。爲賽船之戲。及抵湖干。踏岸回寓。時鐘七動矣。晚餐後。覺腿足疲甚。解衣高臥。夢中亦得佳趣。及醒起。紅曦映窗矣。盥洗訖。卽朝餐。鳴鐘七紀。各攜麪包五六枚。列隊出。沿馬路北。行過錢塘門。徑西赴抵斷橋。橋側並無軒亭可憩。然景色殊佳。人皆謂十景中。惟斷橋最不足稱。余獨怪俗眼不識清景。今者秋晚至此。觀落葉飛空。征鴻掠過。已覺得少佳趣。固不必待嚴冬雪後。跨蹇來此。聽寒鴉之噫。啞。看梅花片片。始得謂景色之佳也。度岸走白公隄。而西立錦帶橋頭。廻首北望。保俶塔矗立山陂。沿麓西式屋宇。鱗排櫺比。更前數十武。抵平湖秋月。繡閣一方。下

臨無地。閣之側有魚梁。通左右廊。俯視微風弱浪。以疾。以徐。胸臆爲之暢然。尋出。繞走金陵陣亡諸烈士墓。過林太守墳墓前。北折至放鶴亭。於此小憩。略進茗菓。亭之北。明女士馮小青。及宋女士鞠香之墓在焉。有吳江柳亞子爲馮伶春航所題片碣。立馮墓右側。林和靖墓則在亭之西。林墓側有土坯然。署曰鶴塚。由此登孤山之巔。望徐烈士墓前。石像巍然兀立。既謁蘇公祠。繞徐墓西行。至關帝廟。有照膽台在焉。余戲立台前。披胸對之。曰。頗見吾膽大如斗矣。西往公園。園初爲清帝南巡行宮。背山面湖。風致天然。余與顧君學江。循左徑而上。造其絕頂。全湖在目。遙望湖心亭。傾欹幾欲墮水。四圍臺榭。半就湮蕪。阮墩則更無軒宇可息。維有垂楊三數株。嬈嬈隨風舞耳。覽湖之勝。此稱奇絕焉。廻視叢樹間。紅樓一角。趨往登之。鬱林翳目。茫無所覩。降步而下。有潭澄然。石梁跨之。潭之周。假山嶙峋。有谷窪然。有穴窈然。結構殊精。此出數十武。東折入一園。有石池。方數丈。

怪石巉然中峙。如巨人抱嬰兒狀。特兀崢嶸。高出檐上。池之前後均爲庭。左右連以廊榭。庭畔假山嵯峨。花木參差。亦一勝處也。浙江圖書館。卽近在公園右側。益壯瞻觀。入左蔣二公祠。謁二公遺像。左公狀貌魁梧。蔣公少年英俊。皆神氣奕然。由此達西泠印社。社藏古字畫碑帖及泉刀式蝌蚪文聯條。池台之建築。則次於公園。益西行不數十步。有殿巍然。廣化寺也。佛號鐘聲悠悠入耳。而寺門緊閉。欲入無從。行盡隄。則西泠橋穹然前橫。與顧君踳踳其上。稍事休息。時日輪當頭。卽將亭午。極目東眺。水郭山村。皆炊烟縷縷。黃粱就熟矣。飢腸轆轤。乃取巾裹中麪包恣食之。顧君并分贈牛肉啖余。歡然一飽。跨橋將南行。乃見孤墳一坏。傍水兀立橋之左畔。則蘇小墓也。過其前不禁爲之慄然。既去猶屢屢回首望也。南行抵秋社。社祀秋瑾女士。瑾在清宣統間。以徐錫麟案株連而死者。謁其遺像。和服手刃而立。有孫中山祭文一首額其上。英俠之氣。尙凜然現於眉目間。

也。嗚呼！一女子耳。乃有大志。死不顧身。與徐烈士並垂千古。使四方之流。不遠千里而來。扼腕贊歎。男兒生不能成名。對此巾幗英魂。能無愧哉！將往岳廟。過曲院風荷。景物已就彫零。抵岳廟。時適正午。入門。見殿前大樹二株。左右立。枝葉蕭蕭。可合抱。樹之四側。各立精忠柏石四圍。以鐵柵防人擊也。其徑約六七寸。高皆不逾尺。尙有年輪痕扣之。砢然相傳。謂鄂王臨獄時。抱樹痛泣。精忠所感。乃化爲石。斯真得英豪之靈氣。遂結爲奇珍。使後人來此。摩挲其上。忠義奮發。慨然與其景慕之。思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攝齊上升。臨其殿。鞠躬者三色。勃如也。仰瞻廟貌堂皇。神容赫奕。威靈儼在也。既退。沒階右趨。則岳父子墓隆然並峙。硯池前橫。碧水澄然。入墓門。石人石馬左右駢列立。秦檜夫婦及万俟卨張俊四鐵像跪露台前。溺便淋漓。穢臭乃不可近。嗚呼！流芳遺臭。千載萬年。其榮辱之相判。有如是者。士君子立身處世。可不慎歟。造登墓側。憑弔唏噓。低徊流連。輒不忍。

去。就近碑帖鋪內購岳王像一懸墓上。再與呂君徐君並列行三鞠躬禮始出。至廟側茶居啜茗。約遲一時許。同遊者數十人。均陸續相會於此。時夕陽匿影。暮雨欲來。乃與張君儲君等六七人扁舟一葉。泛蕩湖中。至湖心亭。坐須臾。購藕粉數盒。遂撥漿而東。雨絲風片。著意弄人。未果他往。卽回旅寓。心尚怏怏也。夜寢後聽檐漏。浙瀝作響。乃轉側不安。翌晨起視。仍是風雨滿天。殊悶人也。無已。朝餐後。各攜麪包數枚。著屐撐傘。過錢塘門。沿湖濱行至寶石山麓。衣帽鞋襪。徧被雨溼透矣。臨其巔。有西式樓宇。凡十數楹。軒昂敞豁。則肺病之調治院也。此間空氣清新。並得湖氣之涵濡。乃更爽適。在此療養。肺疾極宜。有浮屠七級。轟然於其西者。卽昨日立錦帶橋頭所見之保俶塔也。塔下石礫均作紅色。精瑩斑駁。所謂瑪瑙石是。余亦拾數枚置袋中。視爲奇物云。塔之西巖石巉峭。行其上。稍不慎。卽易失足顛仆。兩巨石間相夾成窄巷。行其中。仰首上視。天光一線。初疑所謂

一線天者卽此也。沿湖而西。重過西泠橋邊。繞秋祠後。再行岳廟前。復入內稍憩。心愛精忠柏。未敢遽擊。自念岳鄂王亦小子模範人物之一。平日景仰之思。無時或忘。今至此。乃不得一紀念物以歸。將何以自慰。卽凝想久之。輓轡不寧。時同遊者均已他往。惟留余與向君周君二人。心焦灼甚。情急不自主。急援登鐵柵內。拾石力擊精忠柏。火心點點飛撲入眼。淚爲涔涔下。並汗珠滿額。和雨滴緣頰下注。幸借向君鐵鑿。得取一小塊。喜乃無狀。私自忖曰。歸宜供置座右。朝夕當佛膜拜之也。欣然而出。出已不復知所向。適遇荷擔者自西來。問所遇有學生隊前去否。答多在玉泉觀魚。遂循徑往焉。泥濘滿途。水潦沒髀。而大雨猶傾盆下。水絲乃由傘蓋滲入。衣旣盡濕。而冷鷗習習。峭寒襲衣袖。旣抵玉泉。憑欄臨池而坐。方五六丈。水澄潔可鑑底。遊鱗數十尾。五色斑斕。大者長三五尺。小者亦尺許。揚鱗撥尾。上下往來。余等投以麪屑。則聚吻爭吞。陳子戲以麪包一塊繫線端。

線之他端。更繫長竹片一枚。擲池中。魚果來嚙。線端乃隨餌咽下。直哽喉際。欲吐不出。竹片亦隨魚東西左右。飄泊浮沉無定。視之不覺大笑。繼又憫其貪餌。乃不顧人之欺己也。坐有頃。覺寒氣濕透相衣矣。西行入靈隱寺。夾道古木蒼鬱。枝條上蔽。在晝猶昏。雨瀟瀟風颯颯。落葉撼撼。一時天籟並作。使非雨中來遊。何由得此佳趣。進數武。有亭翼然。春淙亭也。亭之前有塔。聳然。理公塔也。有峯峭然。飛來峯也。飛峯之下。有洞穹然。龍泓洞也。洞之內敞然如夏屋。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四壁亦刻有巨佛像三五。爲風日之侵蝕。眉目已模糊不分矣。右折入玉乳洞。洞頂有石隙作長方形。雨點從中滴瀝下。仰首視天。小不盈掌。卽俗所謂一線天。是。余獨怪其名不稱。當移之保俶塔西。卽所謂兩巨石相夾成狹巷者。庶幾得之矣。飛來峯北有亭曰壑雷。其旁清泉潺潺。瀉出兩峯間。水石相激。鏘鳴可聽。北折過雲林殿前。由殿之西側。拾級登山。行萬竹叢中。聽泉聲。

之泠泠。寒盪之啾啾。疑此身不在塵寰間也。至韜光寺。同學多已力倦。輿盡而返。余復隨吳師上行。山道迂迴。約五六里許。猶不能達其巔。余力竭欲返。吳師以毅勇相勉。卒抵嶺巔。舉目四矚。一片迷茫。層巒疊障。皆烟雲繚繞。霧氣瀾漫。縣緜縉縉。此身不啻如仙子駕雲。翱翔乎九霄之上也。俯視黑影二三。如飛鴉度柯葉上。吳師鳴以角。招以手。近視之。則孫君呂君三數人也。相將入清順廟茗飲。僧云。此地爲湖濱極高之峯。距地面凡千二百丈。約半時始返。回至靈隱門前。而數十人相待。余等久矣。列隊冒雨沿白沙隄歸。已萬家燈火時矣。歸而喜曰。今日北山嶺上之雨中奇景。獨吾數十人能領略到耳。彼半途卽返者。能無悵然於懷耶。求學亦如是。余當以是遊勉余學也。到館中。急將濕衣襪易去。迨晚餐後。至延齡路一行。望楹對宇。多是旅館茶居書肆酒樓。他商鋪則絕無而僅有焉。北往南來。惟是黃包車幾輛。顧無馬蕭車麟之盛。而路之寬廣。乃至四五丈。清道。

夫掃除極淨。略無纖芥垃圾。路政之完善。遠非蘇錫等地。比過碑帖鋪前。停趾流覽。迄無當意者。唯購得精巧西湖寫真圖二幅。爲作此遊之紀念品耳。歸寓爲時尚早。因作家書一通。稟述旅中概況。書就乃寢。翌日擬分二隊往遊吳山江干兩路。以天雨止。不克盡遊之樂。甚悵悵也。乃沿馬路往清和坊大街購辦天竹篋龍井茶等。備回校後分送未來杭之同鄉諸同學也。而茶尤以方正大所售者爲最佳。該號亦兼售藕粉。質既純良。價亦低廉。曾購自旅館中及湖心亭三潭印月等處者。至此悔受其欺矣。刀剪則以張小全爲素著名。然冒牌者甚多。要以白水泉近記爲真。此亦初度遊杭者所須先知也。將午乃回。午後猶淋浪不止。半數人往參觀第一師範及鐵工廠。如余等不願往者。仍留寓中。徙椅樓頭。剖梨剝菓。笑語熙熙。湖山之間。第見雲籠山頭。烟瀾水面。雨絲濛濛而已。迨其愁霖圍霧。淡日斜西。四照蕭爽。一水澄鮮。亦旅中之勝槩也。夜來寒益甚。將行具略一

整理。備明日早車回也。餐後擁被卽眠。夢中趣正濃。被人喚醒。急起盥漱。迨用膳畢。纔見曙色之熹微耳。列隊至火車站。忽促登車。輿致無聊。閉目假眠。神志恍惚間。依稀猶聞雨點之敲窗也。午正抵滬。換車。殊形擁擠。四時至錫。抵校時已鶉聲唱晚。日云暮矣。是行也。以一星期之久。賞玩錦繡之湖山。一紓侘傺之懷。至足樂也。顧吾猶有慨焉。湖之勝若花港觀魚。柳浪聞鶯。皆素所噴噴。人口稱羨。不置者。而今乃荒蕪滿目。非復舊觀。向之所謂錦繡牙橋。香車寶馬。紫簫公子。紅粉佳人。均歸烏有。不知化爲何物矣。所見不逮所聞。返校後爲之怏怏。累日。此如巫峽夢回。馬嵬魂斷。而余亦如杜牧尋春。恨不相逢於未嫁時也。同游諸子。亦與余有同慨者乎。

登葛嶺初陽臺記

諤聲

天高氣爽。秋陽當空。適值假期。友人鈕子季農。謂不如登葛嶺。潘子湘泉亦以爲然。迺同行。由菜市橋直街經衆安橋畔。橋一名施全橋。爲施全刺秦檜處。至今行是

橋上猶想見當時慷慨激昂爲國除奸之氣橋旁有岳廟。廟有岳墓。或曰此忠武埋骨處。西湖岳墓則殉其衣冠者。未知信否。經孝泉亭。檢察廳。審判廳。警政廳。模範監獄。忠武殉國。卽在此獄中。今門前石橋。猶存風波之名焉。出錢塘門。經響水閘。但聞流水潺潺。季農曰。此閘與海寧之田畝關係甚大。塞則爲旱災。決則成澤國。故西湖錢糧。山海甯完納者。卽由此也。余漫應之。行寶石山麓。寶石山有保俶塔。因俶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後誤爲保叔。謂嫂造此塔。祈冥福以庇其叔。好事之徒。附會其說。今塔旁樓臺亭閣。修葺一新。布置極佳。余欲一登臨。湘泉云。山上主權已非我屬。恐不能任爾出入也。余聞言悵然。山麓有「節用愛人」

則院中當面有石鑄成如頭及肩形者。因知所謂大佛者卽在此也。佛頭之旁。並無碑記。惟室中壁上。拓有乾隆御題大佛頭詩。第一首云。

昔圖黃龍佛。已謂大無比。今遊石佛山。大佛實在是一面露堂堂。滿月光如洗。我聞蘇子微。須彌納其裏。熾然無今昔。咄哉那彼此。遊大佛寺作。乙酉春閏月上澣御題。

第二首云。

昔龍洞及此。皆鑄石佛像。彼乃慧開修。此實思淨創。言蹟固已古。面相直逾丈。在此不在彼。大佛斯非爽。雖然語有云。色見聲見枉。則我茲所咏。去道遠霄壤。庚子暮春月上澣御題。

第三首云。

須彌弗爲大。蘇子弗爲小。此語實佛語。其徒應俱曉。此何以大稱。鑿像山骨竅。始自宋思淨。六百年名表。曰是已涉非。謂器斯遠道。隱若調微言。頓置



斯不少。甲辰季春月中瀚御題。

原碑不知在何處。僅存其詩。考西湖志云。石佛山卽秦始皇纜船石。相傳始皇東遊。纜舟於此。俗呼西石頭。後北關僧思淨刻大石佛。因名。舊傳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向南一岸。蓋皆大江也。故始皇纜舟於此。張輿有秦始皇纜船石詩曰。「葛仙嶺西大石頭。祖龍東來曾繫舟。不聞登舟入蓬島。徒見作佛如嘉州。地湧半身雲水遶。山開一面金碧浮。幾度劫灰燒不盡。空對湖山飛白鷗。」或卽此歟。因憶昔有酒樓名天然居者。或作句曰。「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徵求對聯。迄無應者。後人過大佛寺。恍然悟曰。「人過大佛寺。寺佛大過人。」遂稱絕對云。出大佛寺沿湖邊行。經智果禪寺。至葛嶺山門。門旁石柱楹聯云。「點綴名山有勾漏丹砂著色。」「登臨絕頂看扶桑旭日來朝。」乃泉唐王家治二南撰句並書。又聯云。「初陽臺由此上達。」抱朴廬亦可旁通。」爲陳尙禮題句。杭縣周天鵬書。山門陰面題有

「黃庭內景」四大字。爲楊學洛書。由門而入。曲折登石級。上行里許。爲一石亭。額曰「覽燦亭」。署名朱瑞。非眞筆也。石柱四面皆刻聯語。錄之如下。「有幾兩阮公當著。」作一半白傅句留。」爲乙卯仲冬朱錫榮撰書。時年七十有七。「江痕斜界東西浙。」山色都收裏外湖。」爲柯怡陶翁撰書。「孤隱對遼林處士。」半閒坐論宋平章。」爲乙卯來裕惇撰句。高邕邕之書。亭斜對孤山故云。「藍橋咫尺神仙路。」丹訣流傳道士家。」爲楊學洛題。「臺上露擎仙掌白。」塔西雨過佛頭青。」爲乙卯冬蕭山來裕惇撰并書。「明月倒涵魚港棹。」曉霜背聽鳳林鐘。」爲來裕惇撰句。何維樸書。亭旁工人十餘。方在修葺。並添建茅亭以點綴之。由亭再上。中爲古葛嶺院。祀葛僊翁。旁爲抱朴廬。有題額。樓閣聿新。油漆未乾。惟一切建築。似近俚俗。鈕子詢守寺人。自此至初陽臺。尙有若干路程。聞守者言。可半里許。時余等足疲已極。爲之氣餒。第念今日此來。爲登初陽臺也。勢不

能中途而返。不得已。強自振作。連袂上行。而體弱弗勝。已如強弩之末。三人喘汗相顧。期必造巔。久之始至。爲一小石室。室門有一聯云。「居中看旭日始昇。無異登泰山之頂。而今輪奐聿新。光照丹砂呈點綴。」此地爲葛僊所駐。幾類若圓嶠當陽。從茲陂臺顯著。景冠西冷。足勾留。」聯旁小註云。民國四年秋。吳縣楊世偉君集同志重建是臺。落成書聯以記。爲泉唐陳謀元撰句。越人枚臣周天鵬書。室中供石像。無題額。以意度之。必僊翁也。室內休息久之。轉至室後。沿石級而上。俯首南望。爲裏湖。白隄橫前。外爲外湖。如三潭印月。如湖心亭。如阮公墩。如雷峯塔。皆在咫尺。歷歷如繪。西湖若硯湖而外之。江似帶。對岸山色。隱約可辨。保俶塔在其東。臺之高度。乃在塔尖而上。塔旁一山。其頂有石。踞伏如蝦蟆狀。季農曰。此殆所謂蝦蟆石矣。杭城在東南。祠宇瓦屋。若魚鱗然。西顧則衆山連繞。蜿蜒相斷續。北向則阡陌溝洫。如蛛絲。如棋盤。引吭長嘯。飄然出塵。杜工部望嶽

詩云。「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不覺同此景象。蓋西湖附近諸山。此其最高點也。中有碑。上覆以亭。文曰「初陽臺」。爲四年十月吉日。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補題。碑陰有葛嶺重建初陽臺碑記。贅老所撰也。老西湖志云。初陽臺據葛嶺之頂。平衍可數畝。舊志稱十月之朔。海日初出。爛然可觀。蓋地勢既高。直望東北海際。當日輪乍起。微露一痕。瞬息間。霞光萬道。天半俱赤。紅若琥珀。大如銅盤。光景離奇。倏忽變幻。不可端倪。故有海東朝暎之目。但山峯高處。皆可觀日出。秦岱日觀峯。其最著者也。近如靈隱之韜光。亦可見。而葛嶺獨以初陽名者。蓋惟十月朔日。日行之道。恰當臺之正面。是以可觀。或云。日將起時。四山皆晦。惟臺上獨明。山鳥羣起。遙望霞氣中。時有海風。蕩瀟水面。更有一影。互相照耀。傳謂日月並升。詢之故老。皆云然。其說雖未可信。要之一歲之中。惟此一日。倘稍陰翳。卽不可見。故見者殊少。舊志所稱。或非無據也。台又有葛仙翁煉丹處。俗稱煉丹

台梁允植登葛嶺詩中有「何地訪丹砂」之句。卽詠此也。憑眺久之。足力稍舒。復下台。台後有木架高樹。近而視之。則陸軍測量學校測量時之三角點也。余復憶葛嶺有葛翁井。爲抱朴子投丹之所。井上方下圓。中產無底螺。尋訪久之。不得其處。出嶺門西行。經瑪瑙寺。梁山舟學士墓。至葛蔭山莊。莊額爲陸潤庠題。鈕子言莊內亭榭樓閣。建築甚優。因欲入內稍憩。一飽眼福。惜門鍵不得入。復行經孫圃（卽惠中旅館）楊莊。洪忠宣公祠。蘇小墓。渡西泠橋。聞鳳林鐘聲。泠泠穆然。動遐思。過盛公祠。僦樓蔣左二公祠。西泠印社。廣化寺。西湖圖書館。至公園。品茗。約半時。出雇小舟。放棹中流。覺湖光山色。如入畫圖。胸襟爲之大暢。鈕子且高吟淺唱。樂可知矣。登陸已晚。二子皆返寓。余亦言歸。因記其事云。

### 記浙江大潮

#### 柳堂

浙潮。天下之大觀也。東塘又浙潮之大觀也。故觀潮者。趨寧而不赴杭。良以潮至寧。正如挾泰山以超北海。至

杭已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浙潮最盛之期。爲陰歷八月十八日。滬杭鐵路。特備專車。以送遊客。柳堂生長浙水之涯。朝潮夕汐。備覽之矣。知之既稔。言之較詳。因追憶而筆記之。以爲觀潮者之一助。

浙江一名之江。義取象形。有二源。北源曰新安江。源出安徽歙縣之黃山。故亦名徽港。東南流由街口鎮入浙江省境。經遂安淳安等縣。至建德城東南。與南源會。南源有二源。一曰衢港。一曰婺港。衢港又二源。甲出開化縣北之馬金嶺。乙出江南之仙霞嶺。合於衢縣城西之雙溪口。東流至蘭溪。與婺港會。婺港發源東陽縣南之大盆山。經金華至蘭溪也。二港既會。曰東陽江。北流至建德。與北源新安江會。又北流至桐廬縣東北。有發源於天目山之桐溪。經於潛昌化等縣來會。又東北經富陽城南。至蕭山縣西。合浦陽江。（源出於浦江縣南之馬陵嶺）折而東北。經杭縣城南。始稱錢塘江。遂由海寧入海。（杭縣以錢塘稱。見於漢書。至清末始廢。故江

流至此卽以其名名之。猶江至富陽而稱富春江。乃後人拘疑字義。以故事附會其說。而求其命名之義。不亦僨乎。故特附註於此。此浙江流域之大概也。

浙潮之成爲大觀。舊時記載。以爲受赭竈二山之激挫。使然。現時各種圖籍。沿用此說。仍不少衰。而其實滄海桑田。情形竟大有不然者。按昔日赭竈二山。分列於江之左右。竈山在蕭山縣東北。赭山在海寧縣之西南。二山之間。則有文堂河。莊葛嶼。岩門諸山。分錢江水道爲三。卽南北中三疊。總稱爲鼈子疊也。嗣後江流受潮流之影響。愈趨於北。竈赭諸山之間。日漸淤塞。成爲平壤。故今日諸山。盡在蕭山縣境。江流入海。均由北大疊。且浙潮不待至鼈子疊而始發聲。蓋錢江口受烈潮之衝激。成爲海臂。口張而內促。潮自東海來。進口後愈內愈窄。諸潮被束。勢遂洶湧。進而至於海鹽縣之澉浦。以入於海寧縣東境。潮流至此。爲石塘古錐大小尖山所阻。迴旋而南。又爲來潮所驅。迫而使上。諸潮幾經盤旋。

倏發而怒肆。乃結合若雪練。橫江而西。發聲若雷。疾馳如電。奔騰砰湃。不可一世矣。自進尖山口。經舊倉新倉。以至海寧城南。自北而西。以迄杭縣。潮頭參差不齊。其洶湧之勢。已不若初之猛厲無前。潮過海寧南門盤頭之後。漸無參差。故觀潮宜寧而不宜杭。以及潮之發聲。不在鼈子疊而在尖山口。亦可知已。

至於在海寧觀潮之地點。則在南門者。不若在大東門。在大東門。不若在小普陀。寺名西距大東門里許。蓋小普陀前有盤頭。登盤頭而東西望。來往畢見。且潮至盤頭被擊。浪花紛飛。盆湧直起。尤足使觀者驚心動魄。歎爲奇致。大東門外有觀潮亭。可以登臨憑觀。惟潮至春秋二季。每多大潮。波及塘面。觀潮者稍不慎。卽逐浪從波。臣遊。故又有戒備之道。一、潮湧至塘面。每在二潮。故頭潮去後。見江潮南來洶湧而前者。卽宜預爲之避。二、塘內有堤。堤植楊柳。所以因塘潮至時。擁抱楊柳。免爲所引。三、如再不及。則橫臥地下。蓋江潮上塘勢甚。

。猛旋即退。去人若直立。力不足以敵潮。必爲所牽引。而  
去。橫臥則不易爲動。此法江邊人多行之者。所以防不  
測也。

其外海甯之名勝甚多。海神廟在大東門內。建築仿大  
內保和殿式。爲清高宗所敕建。體制之崇。非尋常寺宇  
可擬。左右建白石坊。坊由甬道至正殿階。階柱石皆爲  
白石。中祀潮神而不名。左右配爲錢武肅王鏐及伍子  
胥。東西兩廡。列祀諸有功於海塘者。左爲天后宮。右爲  
雷雨風神殿。海甯縣立圖書館。卽附設於內。天后宮現  
借爲乙種實業學校校舍。

隅園爲陳相國世倌別墅。清高宗南巡駐蹕於此。賜名  
安瀾園。在海甯城西北隅。占地六十餘畝。自經太平軍  
之亂。蕩滅無存。然而邱陵無恙。池塘如故。遊覽者至此。  
猶可想像其髣髴。其南之囑園。卽昔日安瀾園之一隅  
也。

已頽圯。不能登臨矣。

安國寺爲唐宋以來舊刹。有金烏珠所題之額。登塘東  
眺。有山突出於江中者。尖山也。巔有大士廟。爲清高宗  
所建。山之西麓有塘。岔入江中。約三里許。名塔山塘。潮  
至此始發聲如雷。山距海甯城約四十五里。遊尖山可  
由甯雇棹至袁花鎮。由袁花至閘口登岸。

路程如由上海抵海甯。先搭火車至長安。再由上塘河  
雇船。至海甯北門登岸。越城而過。抵海塘約三里許。  
上塘河南起杭縣之良山門。東止海甯北門。

浙潮之爲害海甯甚烈。塘屢作而屢圯。居民咸有其魚  
之慮。國家歲費銀數十萬以修葺之。然而巨壑難填。善  
後無方。觀潮者能爲斯邑畫策。以籌其善後。庶幾於保  
存勝景。造福人民。兩有裨益也。

### 海甯觀潮記

蘇

八月十六日晴。晨起七時。自石塘灣乘早車赴滬。沿途

。鐘海塔在大東門外。登塔四眺。赭龕二山。如在目前。惜  
停歇。耗費時間不少。此則鄉居者不能不乘慢車之苦

也。抵滬已十一時三十分矣。午膳畢。乘人力車至南站。改乘滬杭火車。車中岑寂。無可紀述。有一事差足爲談助之資料。則對面坐一女郎。狀如女學生。自登車後。除竹籃所攜食物外。凡車中可以購食之物。無不備嘗其味。茶房見其性好揮霍。思冒收茶資。以爲嘗試之計。乃該女郎大發雌威。招覓管車員與之大開交涉。車中人之目光。咸注射於彼美之身。彼仍侃侃而談。毫無羞怯。旁觀有竊議者曰。此乃受文明教育之良好成績也。未幾汽笛一聲。武林已到。遠見電燈明亮。房屋巍峨。高可五六層者。城站旅館也。外觀既美。價值必昂。遂過門不入。寓羊市街迎賓旅館。

十七日天公作惡。細雨濛濛。偶聞人云。觀潮者第至江頭可矣。不必遠道至海甯。且明日爲潮神生日。人數異常擁擠。不如今日之清閒。余之此行。專爲觀潮而來。本擬至海甯以覘其勝。茲聞人言。不禁意爲之移。遂冒雨至城站。出小銀元三。購票登車。抵閘口後。由吳興人王

君芝鏗引導。詳言此地之風土人情。知市面雖不甚大。而地處江濱。甯紹之貨。必由是運杭。故商旅頗爲熱鬧。六和塔距此僅里許。若登塔觀潮。最爲上乘。惜路滑難行。未能如願。旋在江邊振新茶樓啜茗。樓對錢塘江。頗有山水之勝。四時後第見潮水盛漲。無甚大觀。余至此始悔立志之不堅。而海甯之行遂決。夜住江南旅館。招待頗周。

十八日晨起微雨。由閘口乘車至長安。車中得識海甯縣署科員陳君幼章。立談之頃。情投意洽。下車後天亦放晴。由陳君導余趁航船。每人出銅元六枚。銅元作八折算。僅四十八文而已。若另雇一船。非四五金不可。至海甯。水程約十八里。行甚遠。歷二時卽至進北門。在大勝館午膳。價廉物美。遠出閘口之上。飯後出南門。舉目一望。水天相接。行經海塘。塘鋪以柴。取其不易衝決。下則砌以木石。工程浩大。行里許。至大觀亭。亭爲前清各大員祭神之所。故觀潮者咸集於此。孫中山先生儕同

志數人亦同時蒞止。前有軍警防衛。二時後。遠見白光一道。霎時間驚濤駭浪。澎湃而來。鄉人爭以香燭擲之。示敬神之意。據陳君云。今年之潮汛。實較往年爲小。否則如萬馬奔騰。令人心悸。頭潮之後。尙有二潮。水勢泛濫。觀者偶一不慎。往往捲入潮流。隨伍大夫而去。亭旁有鎮海塔。修理甫竣。登高望之。最爲明瞭。惟以遊人太衆。恐有危險之虞。以署中出示禁止。其次西行二里許。有小普陀。亦爲觀潮之最佳處。是日以新雨初霽。不克達其目的。歸亦進大東門。經海神廟。中祀者不知爲何人。左爲錢鏐。右爲伍員。規模頗大。夜住迎賓旅館。以觀潮令節。房金較平時加至三倍有零。幸陳君熟悉本地之情形。不致被其敲詐。是行也。駕輕就熟。所至如歸。皆出自陳君之賜也。

### 浙江臨安縣遊記

#### 屠哲隱

今年夏。予以事赴臨安。得覘是縣之風土人情。并遊覽古跡勝區。聊誌之。以資考證。而備不忘焉。

臨安縣在浙江省西北。距省會百里。以地與安徽省接近。故有陸路相通。縣治舊址。自後漢以來。本在西市。離今臨安(舊東市)三里。明初以今臨安(在吳越時名衣錦郡)分十錦坊。蓋錢王歸故鄉時。兵馬悉衣錦。故云。爲錢武肅王發祥之地。東門內有錢武肅王故里碑。一又以龍脈自崑崙而黃山。而天目之趨勢。在安國山。乃移建縣署於東市。依山爲城。東西南三面築土爲城。垣高不過一丈。分錦東錦西錦南錦北四門。又小南門小東門各一。自東門至西門爲直道。長二里。尙寬潔。市在。西門外。雜商薈萃。城之北有苕溪。自天目發源。蜿蜒而來。下接餘杭。縣邑之外。分東南西北四鄉。阡陌相望。山嶺起伏。東鄉以青山鎮爲一小市。南則爲亭子頭。西爲青廩橋。北爲橫畝鎮。臨安山多田少。故農林蠶桑。爲實業之基本。以地處窮山僻壤間。僅有陸路。而無河道鐵路。故商業不盛。居民稀少。按臨安舊有高徐胡錢四大族。仕宦起家。財產既

富權勢亦盛。後值咸豐辛酉太平之亂。髮軍蟠據臨安。四年之久。上著人民。多慘亡流散。今所集者。係來自寧紹台徽等處。各有專業。并立會館。以連同鄉聲氣。昔之四族。今尚有遺民散居城鄉。惟以胡氏爲最富。居城內。夫臨安居民既難。已失特性。幸居民尙勤職事。無巨富亦鮮遊民。惜乎上自官吏兵警。下至紳士工商。多嗜賭博。又有一般惰逸婦女。好遊閒。廣交遊。且人民迷信甚篤。迎神演戲。公然舉行。值菩薩生辰。則燒香坐夜。無所顧忌。民風由是益頹。諒以縣署既乏治理之方。復因人民之愚蠻。致邪俗悉仍舊觀。惟聽其自然消長而已。地方亦幾無公益之事。稍有權勢者。則門戶之見頗深。此傾彼軋。惟利是圖。教育亦未見發達。雖有教育會勸學所。通俗演講所。公共閱報社及圖書社。然不過徒具雛形也。學校在城內者。有縣立高小一。男女國民各一。乙種農校一。私立國民一。其在鄉鎮者。尙有高小國民私塾共三十七八處。夫臨安教育之弱點。在各據一隅。無

聯絡之事業。且其辦法。好事文飾。敷衍塞責。有官場氣味。其原因則首在無人才。次則乏經費而已。再城內有耶穌教堂一。係杭州浸禮會所設。

臨安縣沿革既久。故多古跡。且有名山。茲分別誌之於後。

三大石橋。皆在城外。已有七十餘年之久。口新溪橋。在城西十里。口竹林橋。在城西三里。口長橋。在城東三里。三里之建法相同。各長約十丈。全以石疊成。橋之兩端立文武廟。計各費萬金。集自本地紳富及外來客商。以當時石塊甚賤。工價亦廉。不過三十文一日。故成之頗易也。

西市。出西門行三里。過竹林橋。再行半里。卽爲西市。有大道通徽州。後而依山。山坡有塔。巋然獨存。西市相傳爲北宋高懷德故里。高氏自成一大家族。羣居一處。世代仕宦。建有十八臺門。高廳大廈。鱗比而立。山下關一花園。山上則設書院。子弟乘馬往讀。外尙有龍亭一座。



築於平地。於四岔路則建一亭。今尚僅存。爲文官下轎武官下馬之處。當時高氏之威赫可知矣。高氏所據之西界。有一小溝。溝之上覆石版一塊。底面刊有乾隆御飭等字樣。過此界。係雜姓之家。亦興盛。後西市遭髮軍之亂。毀於兵燹。玉石不分。居民百人中僅存三四。亂平後。瘟疫盛行。居民幾無子遺。今所居者。僅高氏遺民一家。并其他數家。有西鄉鄧氏。以其某祖墳在高氏界內。墓道前有鄧姓牆界之碑。於是鄧氏乘機與高氏興訟。由縣而省而大理院。鄧氏竟勝。而高氏遺產。割讓之餘。存五十餘畝。仍任其荒蕪。過其地。不禁有滄桑之感。以所見者。僅古樹盤桓。蔓草團錯。及夫倒牆破門。碑坊旗石而已。

東天目山 東天目屬臨安。西天目屬於潛。相距二十餘里。兩峰之頂。各有一池。故名天目。相傳梁昭明太子分金剛經於東山。目瞽洗於池。明一目。復至西山。又洗之。目咸明。東天目在縣西五十里。北至孝豐六十里。西

至於潛五十里。南至新城八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圍八百里。爲三十六洞天之一。有古刹曰昭明禪院。建於梁大同間。初昭明於天臨二年立爲太子。被高臨之譖。不能自明。遂慚憤不見帝。遁東天目山修禪。於是名山之名。得永垂不朽。歷唐五代。宋元明清。屢受御賜。且有名人足跡。而禪院以歷朝興亡。年代湮遠。故其重建之次數。已不可考。民國成立。准予保護。蓋其院產之在浙省者。實不少也。夫東天目既爲浙省之最高峯。故山上之風景奇特。有八景稱最。曰仙峯遠眺。曰雲海奇觀。曰經臺秋風。曰平溪夜月。曰蓮花石座。曰玉劍飛橋。曰懸崖瀑布。曰古殿栖霞。山上有古木三株。一遭電擊。餘二株已枯。按東天目山多神話。荒謬不經。茲不贅及。

玲瓏山 離城西七里。上山二里。拾級而登。計九折。宋蘇東坡守杭州時。曾遊是山。有手筆刻岩石上。故山上有碑。刻蘇東坡先生遺像。及山谷老人佛印像。已重立。惜植立地上。受寒暑風雨之侵蝕。實難保永久也。左折

有平地一方。可以遠眺俯瞰。且有石佛三尊。憑依牆旁。歸原路。右爲禪院。頗清靜。院旁有泉。蓄金魚無數。出禪院左。上有某禪師之墓。建於小屋內。山上林木尙幼。產權則屬禪院。

九仙山。在玲瓏山附近。蘇東坡亦曾遊此。山上有懸崖。聳然突出。其下卽爲山麓。上面平滑。名棋盤石。相傳有八仙下棋於石上。有樵夫某卽其旁。置刀於地而坐。其上靜觀八仙之圍棋。久之始攜刀歸。見村落改相。家宅破壞。妻子亡失。問諸鄰居。咸不相識。某乃恍然悟。己在山已八十年矣。見己之鬚髮皆白。所佩樵刀亦已鏽腐。不得已仍赴山上。知向所見之八人係八仙也。急踵原處覓之。見八仙仍在。後樵夫亦未下山。或謂隨仙去矣。有此神話。故名是山爲九仙山云。今上有廟。爲鄉民進香處之一也。

華石山。在南門外五里。上有觀音殿。有大岩石。依山壁立。下有溪潭。水聲潺潺。故又名華石塊。以大石旁有

數石。自然疊成一穴。口小。內大而淺。中置觀音菩薩。進香者既至殿。亦有拾級而下。至是穴者。

石鏡山。在城南三里。有石壁立。平滑如鏡。相傳錢王幼時曾牧牛於是山。錢王立石鏡旁。照見自己頭上有冠冕儼然王者之象。遂回家告父。父初不之信。及偕兒往觀。果然。恐遭不測之禍。乃對石鏡默禱云。設吾兒將來果然爲王。願神靈勿再照見。禱畢。映像不見。後錢王歸故鄉時。封是山爲衣錦山。

功臣山。在城南二里。以山上有功臣塔。故名。塔建於南宋年間。作方形。各寬一丈。入其內。中空無梯。不可上。惟望其頂而已。以年代久遠。略毀圮。明初時。移縣治於今臨安。卽以此塔爲鎮縣塔。塔附近有大塊岩石。突然暴露。

安國山。卽縣邑所依據之山也。昔有錢王太廟。今由關帝廟改爲關岳廟。內有石室。係唐遺物。故又名太廟山。錢王僞墳在安國山下。墳土高聳。若小邱。朝南

正對功臣塔。墳前有碑。旁有石人石虎各一對。墳左右

又有二邱。大小與墳同。蓋東西龍印也。其神道有照牆。

稍進有石柱二。東西對峙。尚有倒破石人石馬石羊石

虎各一二對。大石龜一。古木尙存三株。其地本有錢王

祠。爲髮軍所毀。今已重建。內存錢王祠碑記一塊。及錢

王三十世孫泳所書之吳越衣錦軍碑一塊。按錢王真

墓實在縣堂二門左首之地下。明初移建縣署時。將墓

基改爲縣署。於乾隆年間。始發。覺爲錢王墓域。蓋人行

其上。石版空空有聲。且相傳一日有異鳥翔集。驗之果

墓域也。

天柱山 在城東二十里。大小共有七十二洞。惟山後

之仙人洞爲最著。冬暖夏涼。洞作螺形。口大內小而深。

有石鐘懸其中。石壁間刻有佛像。地上置有石凳石桌

等。洞不透光。故黑暗。非攜火不可入。山下有平地。唐時

有天柱觀。南宋高宗時有洞霄宮。爲偏安娛樂之所。今

已毀於髮軍。所遺者。毀圮之基石而已。

### 昌化見聞錄

### 雪庵

昌化縣列三等。距省百九十里。毗接皖省。緊隣甯國。浙之邊邑也。地瘠民貧。僻處萬山間。漢爲於潛縣地。至唐析置紫溪縣。後改爲唐山。故有唐山紫水之名稱。後梁稱之曰金昌。宋改昌化。自省城至餘杭五十里。便於水陸。以上百四十里。不通舟楫。厲處以青山景頭化龍巖。水於潛及下埠太陽鎮等爲可。野店山村。聊蔽風雨。若作二日程。以化龍爲適中地。惟餘杭至青山。路甚崎嶇。其間楊梅灣。爲盜賊出沒之所。旅行者宜於日中以上。平坦稍甯。至獺水繞山涉嶺。路亦險要。凡厲處伙食。每客七十。亦有不講客數者。被褥每床六十。輿例每乘每里約二十八文。行李每斤二十六文。伙食在內。如遇回輿。價減七折。銅元自餘杭起一枚作八文。水路自省江干乘汽船至桐廬。改搭民船。價稍廉。一葉扁舟。持撐於山溪間。經大瀝灘。險倍於陸。况際水涸之秋。程不計日。行路之難。有如此也。

昌邑城圯已久。今存東西兩門。爲杭徽要衝。城市之蕭條。戶口之稀微。共計祇百餘十家。公署舊址。背唐山。洪楊劫後。不利於職守者。遂廢。今假胡姓民房爲行政機關。南屏雙溪古塔。蕭寺憑欄在目。余居此寂然。河橋爲邑之首鎮。距縣南十五里。較城熱鬧。界划十二都。溯分於元朝。地氣寒濕。盛夏不袒衣。客此者宜多備生薑。田多苦旱。其所恃水利。惟塘與堰而已。然塘以潑水宜陵阜。堰以節流宜川澤。故西北近溪多堰。東南遠水多塘。勢使然也。年稅五六千。恰敷地方開支。郵局不通。匯划應用物件。須由脚擔轉購於省城。公處以嶽城隍兩廟爲可。今嶽廟已駐防營。惟城隍廟可爲新令尹下車時之駐節地。險阨爲昱嶺。距縣西七十里。古置關於此。當歛之要口也。

昌邑居民好訟嗜賭。盜風尙靖。惟不講衛生。女子紗貞節。男女私合。名曰燒全鍋。名義莫解。據此淫風。由山川形勢而使然。紳士亦鄙陋。少巨家。有富不滿萬。窮弗計。

飯之說。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此可謂均矣。所有菜蔬糧食。大都自種自食。客此者欲乞其鄰。則價昂甚。冬令無論老幼男婦。悉攜一火籠（以竹紮籠內置火鉢）以禦寒。陋俗如此。良可慨矣。

物產則有木炭皮紙白朮沙合桃等。而以火鍋鷄血石爲特著。火鍋起自湯家灣。距城十里。銅質堅而靈。價在三元左右。昌化石產於十二都山中。距城百餘里。然求石質明活而斑鮮若鷄血者。一方印章。價值數十金。亦尠不可得。據自紅羊劫後。曾有集資開山而未得佳者。故此舉再無提議。則石亦以少爲貴矣。

天目山爲世界名勝之一。道經所謂三十四洞。名之太微元蓋之天。在臨安於潛之間。距城七十餘里。惜未登覽。不知他日能償斯願否。龍塘山在縣西七十里。上有古剎龍洞。歲旱。鄉人禱雨其間。輒驗。十都中有地名囊干者。在城西四十里。據土人云。宋韓世忠梁紅玉墓在焉。白楊衰艸。荒涼無間。殘碑猶依稀可辨。真歎否歟。果

英雄不幸而湮沒於此地歟。

### 記莫干山

#### 靜眼

莫干山居浙武康縣境。高約二千餘尺。以干將莫邪鍊劍得名。山上昔有寺院。荒廢後無人顧問。人跡幾絕。今則巍巍高廈。矗立天際。入其間者。幾不知爲中國境內。蓋歐風普被。氣象一變。山中主權。盡入西人掌握中矣。避暑之客。歐美諸國之人。咸有。而以美國籍爲多。查其職業。多係牧師。蓋教會中人。生活較簡。暑中休憩之費。以該山爲廉。故西國大商巨富。都赴日本。而教會中人。居蘇滬杭甬者。咸至該山也。

山中新築之屋。約一百五十家。每家三四人。總計人數。不過五百餘人。居山又不過四閱月。而其共同計劃。自治規模。井然有序。儼然一小都落也。

其總機關。曰避暑會。會中分爲三部。一司交通。凡火車輪船之聯絡。郵政電報電話之設置。各處招待之派出。對外種種成屬之。二司衛生。如公共球場之整理。冷水

浴場之清潔。及驗看牛乳等食物成屬之。三司工程。如道路之修繕。水道之裝置。及公共屋宇之添修成屬之。自上海乘早車至杭。抵拱埠後。趁午後二時開之小輪。行一百四十里。約晚六時後。抵三橋埠。三橋埠爲一鄉鎮。亦頗繁盛。會中有招待處。雇肩輿上山。約二十五里。卽抵該山。爲時可三小時。夜未半也。自杭起程。午膳後。乘輪晚餐。卽在山中。較之前次在途時間。幾縮短至三分之一。可謂速矣。

山中有莊嚴之教堂。松柏森森。蓋距種植時約二十年矣。每值日曜日。山中男女咸來祈禱。是日除祈禱外。不作他事。蓋居客既係牧師。故嚴守教律如此。最高之峯曰塔山。舊有塔。今雖圯。猶仍其名。登峯而望。則諸峯環繞。如衆星之拱北辰。而平疇遠樹。長江大河。歷歷在目。誠壯觀也。登山之路。頗險巖。而西人愛自然之美。婦女亦樂躋其頂。本年新關一路。旋繞如螺。一以便婦孺之登臨焉。

山泉清冽而溫度極低。暑時以磁杯盛水。杯外濕氣接觸。立凝如露。山上多栽竹。泉水涓滴下漏。日光不能及。故寒冷如斯。取水之處。有啟閉之門戶。以保清潔。別引一支。以供冷水浴場之用。浴場面積約三十餘方丈。深約八尺。男女及小兒日浴兩次。旁有更衣室數間。平日有少量之水出入。日曜日則全行放去。另換清水。凡來浴之西人。年出洋一元。以供修理保管之用。中國人則無論何人。不得入浴。

西人居山中。除散步山岡。及以冷水浴鍛鍊身體之外。又於山坡之下。闢廣場八九處。以爲網球場。西面傍山。以蔽日光。東南圍以鐵絲之網。衛生部每日派人撒布石灰界線。修理極勤。而入場運動者。亦應接不暇。故年年增闢。此足徵西人之好運動。不以盛暑而改變也。莫干山爲完全中國人主權之所。而自西人經營開闢以來。權力日增。如臨時郵政電報之設置。及杭滬火車之改變時刻。均非中國富豪所能辦到。山上各事。多由

避暑會掌握之。而浴場均禁中國人加入焉。中國人在山中。除以苦力供奔走外。若郵電兩局。藉官營之力以托足。此外則零星小販而已。有兀峙山中。爲全體西人所倚賴。而不可一日離者。則甬人所開之源泰分號是也。凡西人食用之物。咸購自該肆。且不必以現銀交易。但向上海各銀行支割。即得。故西人便之。肆中辦事人爲王錦昌鄭達英等。年少幹練。雅爲居客所重。故生涯頗盛。該肆向租西人之屋。近聞有購地自建之議。異軍特起。足爲中國人吐氣矣。

山中屋宇多西人自建。中國人所有者。惟上海商務印書館總理夏印二家。而短期旅客。乃無從托足。遊覽苟有志者。至彼經營旅館。俾中國人亦得避暑其間。休養精神。則生涯亦爲不惡。估計資金。不過五千金耳。吾國資本家咸注目於都市。朝夕溷跡於紅塵之中。孰肯身入深山。謀此雅事。則吾願殆終不可達乎。

新遊記彙刊 卷之二十五 浙江 記莫干山

標商冊註

